

少年維持之煩惱

世界文學名著



上海
春明
書店
印行



黃魯不譯述

世界文學名著

少年維特之煩惱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二版

少年維特之煩惱

全書一冊

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
☆☆☆☆☆
☆☆☆☆☆
☆☆☆☆☆
☆☆☆☆☆
☆☆☆☆☆
☆☆☆☆☆
☆☆☆☆☆
☆☆☆☆☆
☆☆☆☆☆
☆☆☆☆☆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德國哥德

譯述者 黃魯不

發行人 陳兆椿

印行者 春明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中
書錦里口
春明書店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哥德略傳

哥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午刻生於馬茵河畔

的佛郎甫德 (Frankfort-on-the-Maine) 幼承庭訓，十五歲已通幾國的語言文字。

他家庭教育很好，他母親常替他講希臘的神話；因此他小時即陶醉在文學的園地裏。十六歲入萊比錫 Leipzig 大學法科，他還常常聽哲學或史學，又好繪畫和音樂，尤愛讀聖經，仰慕舊約時代的遊牧生活和戀愛生活。早年愛一女子名格麗倩 Kathchen Schonkopf 旋因出了事故斷絕了往來，二十歲因病輟學，二十二歲改入斯託拉斯堡 Strassburg 大學法科，但仍研究化學，文學，考古學，解剖學。是時他交結大詩家河圖 Herder 便開始涉獵我相，荷馬，莎士比亞的文學。

一七七一年卒業，得博士學位，回法郎甫特充律師。這時狂風暴雨 Sturm Und

Drang 運動勃興他便成爲代表時代的德國詩人。他的著作自十八歲所寫的「情男的薄倖」 Die Laune des Verliebten 以後，時有驚人的詩篇。「少年維特之煩惱」

一書，在一七七四年三月出版，這是他二十三歲那年的作品。夏綠蒂 Charlotte Buff 是德意志武士院的管理員布胡的女兒，他的朋友克司妥納 Johann Christian Kestner 的妻子。他著此書的動機，是起於一七七二年耶魯塞冷 Carl Wilhelm Jerusalem 的自殺，耶魯塞冷 是他的相識，因失戀友人霍爾德 Herdt 之妻而自殺的。這書的內容，看來人物事實，顛倒錯亂，讀者不必指定其人其事，因為這是哥德寫他個人感想的著作，而且是哥德二十三歲的著作，所有他二十三年來
的思想，懷抱，感慨，都表現在這本書中。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一七七五年他碰着一個激發詩興的愛人麗麗 Lili Schonemann 當年夏季遊瑞士。秋季應魏馬公爵奧古斯特 August 的聘請，任政治顧問。一七八八年秋遊意大利後，便擺脫政務，回歸鄉里，和美貌的村女克利斯汀 Christian Vulpius 同居，次年即生子，一八〇六年補行結婚禮。名著「浮士德」第一部就是在年完
成。一八一六年不幸妻死，一八三〇年子亦夭亡，同時友朋星散，逝世者不少，乃成浮士德第二部。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去世，時八十有三。

少年維特之煩惱目錄

歌德略傳

第一篇……………一

第二篇……………八六

篇後

註解……………二〇二

編者致告讀者……………二〇六

少年維特之煩惱

第一編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自從分別以後，我是何等的愉快呀！好友。人心究竟是費解的呢！我和你從來形影不離，那樣相親相愛，可是離開了你，我偏知道你可宥我。以往的別的交契，不都是被命運搬弄了來專門擾亂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嗎？可憐的麗諾拉姑娘呀！可是我是不能担這個錯的。她妹有這樣特異的媚力，使我生出一種樂意的慰藉，同時她那可憐的心靈上，偏會對我發生着一種情愛；這也能算我的罪過嗎？然而我就會辭是答的嗎？我不也曾助長過她的感情？我不也曾被那種天真爛漫的表示，所陶醉的嗎？——在實際上雖然是無足笑，但常常使我們發笑生趣我不也曾……？可是，啊，自己埋怨一番，又有什麼呢？好友，我要和

你相約，我願從今改進自己，我願不再和從前那樣的脾氣，老想着命運是能搬弄人的。我要快活地享樂，現在既往的種種，在我譬如昨日死去了，好友，不錯，你的話一點兒也不錯，假如人們要不這樣努力地苦思力索，追憶往者，祇是沉着安靜地忍受所謂命運的，擺佈人類中的苦痛定會減去不少，——然而他們為何要造成這樣？祇有上帝知道。

請你費神報告我的母親，說她的事務，我就盡力去辦，不久就會給她消息。我已見過我的叔母了，我看她並不像我們朋友間所說那樣不近人情的一個人。她是個好心腸兒，又是活潑愉快的一個女人。我對她說明了我的母親對於遺產久不分配所受的損失。她也和我說出了她自己的根據，以及理由和條件，在這種條件之下，她準能放棄一切，並願做到比我們所要求的更多一些。不過我現在還不能怎樣儘量寫出；但是請你告訴我母親放心，一切都可如意進行的。並且，我友，我在這一件區區小事之中，又觀感到，世界上誤會和漫不經心，較之詐欺和陰險。要誤事得多。無論如何，後兩者總比較的少一些吧。

至於別的，我在此地是很安好，而又欣悅此處。樂園般的境地，心靈之動我心靈，正是一劑道地的良藥，際此初春季節，春之神帶來了仁慈的恩賜，我那時感不安的心倍受着溫慰。無論一樹一木，一花一草，都成了花園錦簇，但願此身得能化為蝴蝶，在這馨郁馨香的海洋中徜徉着，盡量吸取他全部的養料。

城市自身是並無可取的，但是四郊的一切，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自然之美，這種美的景象能為已故M伯爵所動心，建築花園於小丘之上，則羣峯簇擁，相互交錯，那明媚輝映，而所構成之溪谷，亦甚秀麗可愛。這座花園，結構非常單純，你一入園門，便可見到這樣的佈置，非有科學思想的園藝家所策劃，乃出諸於慧心人之手，無非欲在此尋求樂趣而已。在這現已成了荒墟的夏屋中，我為着追念故主，已揮了不少的熱淚。他那舊日所愛好的庭榭，今則已歸我有了！不久我將做此園的主人。我到此雖纔幾天，園丁已甚和我相得，從此，他將不致感到無歸宿之苦了。

五月十日

那種靜寂的慰藉，已佔着我全部的心靈，好像滿心陶醉着甜美的春日之晨一樣，我幸福極了，我獨自在此領略着為我的心靈所造下的一種美地了。好友，我是何等的愉快，我已專一於幽居的美妙情趣之中，而忽視了我的藝術之用了。我現在竟不能繪畫，甚至一筆也不能畫，然而我覺得我以往的藝術家生活，絕沒有比現在更偉大了。當那個可愛而秀美的山谷籠罩着雲烟，在我的周圍昇騰，那中午的太陽照耀在濃蔭幕集的樹葉上，只有一二閒散的光線偷入樹蔭的裏面，我便假寐在涓涓的小溪旁邊的深草之中；把我惺忪的睡眠，迫近地面的時候，更有千萬種嫩綠的細草呈現入我的眼簾，我聽着那草中小世界的嗡嗡之聲，會心地感着這無盡數的不可名狀的種類不一的昆蟲蚊蚋，我便感覺我們是漂浮在幸福的無窮之中，這全是覆載我們的大自然的仁愛的呼息所造成的；福底無窮之中；朋友喲！我的眼睛被黑暗障蔽着時候，宇宙的一切髮髻在我的心靈之中，滿佔着牠的力量，我便不由得想念道：啊！我心中，如此的豐

滿是這樣的熱情；願你能形容出這些意念，願你能活躍在紙上，使我的靈魂像永遠之神的明鏡，願你能如我的靈魂之明鏡一般，啊！朋友喲，——然而我是不會成功的——我懾服在這些景物的大威嚴之下罷了。

五月十二日

我不知道有些感人的精靈時常在此出沒，這，或者是熱烈的超凡的幻想在我的腦海中環繞，致我的周圍髣髴像一座樂園。在這所房屋的前面，有一泓淵泉，——有一種魔力，這淵泉，我竟被他束縛着，好像梅露新拉（註）和她的姊妹一樣了。下了平坡，便到一拱道之前，從這裏大約再走二十步，便有清潔似水晶的水，自大理石岩中，迸流出來，這上面有短垣圍抱，四周有高樹環繞，加之地又幽靜，——在在使人生出一種愉悅的超凡的感想。我沒有一天不在此消磨一小時的。市中許多年輕的姑娘，常常走來汲水，——這種日常而又必要的事務，便是從前皇家的女兒們也曾經作過。我一在那兒休息，那古代宗法社會生活的觀念，便又徘徊在我的四周。好像看見古人們，都在這泉水之旁，他

們在互相交誼，他們在締結盟約；又感覺到這泉源流溪的周遭，像有慈祥愷悌的精靈在拱衛動盪，對於這些感想有不了解的人們，在炎夏困人的苦行之後，必定從不曾得在泉水之旁真正地領略過清涼的休憩和泉水的浙瀝。

五月十三日

此地的一般人已經認識我，愛我，尤其是那些孩子們。我起初，和他們交結的時候，用一種友誼的態度誠摯地他們問長道短，有些人以為我有意嘲笑他們，便很不高興地離開了我；我却并不因此而自尋煩惱，我只感覺着我以往所見到過的一切，那些自命有門第的人們，對於一般平民往往取冷淡疎遠的態度，好像一和他們接近，便會失掉了尊貴的身分似的，於是一般輕浮子弟和無聊浪人，以及卑鄙的自命者，假意地紆降他們的階級，而使得平民們愈益感覺着他們的傲慢的真切。

我很明白我們不是平等，并且不能平等的；但是依我看來，凡是因為要取得人們的尊敬，便自視和一般平民，有遠避之必要的人，是和畏懼敵人而臨陣

脫逃的人一樣可恥。

前天，我到泉水邊去，見着一個年青的侍女，她把她的水甕放在最下的階石上面，向四面看看，有她的夥伴們來幫她把水甕頂在頭上沒有，我跑下去看着她。「我可以幫助你麼？年輕的姑娘！」我說。她臉紅了，十分含羞似地。「啊，不，先生！」她急喊了一聲。「別客氣！」我又答她。她便好好的立着，我就幫助了她。她謝了我，走上去了。

五月十七日

我已經認識了許多人，但還沒有一個交游過；我不知道，我究竟有什麼令人青眼的地方，他們許多人都歡喜我，肯來和我親近；我所感慨的，我們同一路途，只有短短的一截吧了。如若你問我此地的人究竟怎樣，我一定答道，「和到處的人一樣！」人類原是機械的東西。大多數的人，他們大部分的時間，辛勞在生活問題上，而其餘小部分的閒暇，又是這樣地使他們煩惱，終於用種種方法消磨掉了。啊，人們的命運哪！

然而他們實在是善良之類！假使我忘懷自己，時常同在那田野中享受天真樂趣，以自尋快活，素蒙真誠地圍敍在一起共席談心，於良日佳晨或相約郊游相約跳舞等等，這樣，對於我的身心大有裨益；然而我不能忘掉了沉靜在心中的那些別樣的氣質，而無用地消磨，所以我又不得不仔細地蘊藏起來。唉！這樣的的思想，竟戰慄地震動了我的神魂！——但是被人誤解，原是我們一般人的命運。

可憐！我那青年時代的情侶，據說永逝了！啊！和她是熱戀過的，我可說，「我是在作夢呢，我在追尋着這世界所找不着的！」但是她曾經屬於我的。我曾占有她的心靈，她那高貴的偉大的精神，我在她的面前，覺得自己更增高了許多，因為我已做到我所希冀的一切了。啊！天呀！當那時候我的心力可有一點兒沒有使盡的嗎？在她的面前，可曾將我心中所囊括宇宙的那種不可思議的情感，沒有全部施展嗎？我們的締結，不是互由無上的情感和明敏的智慧所交織而成的嗎？那種種的情感智慧，以至牠們的僻謔，不是都帶着天才的

印跡嗎？如今呢！啊！她年齡只比我稍長得幾歲，她却竟先我而到墳墓裏去了，我簡直不能忘掉她，絕不會忘掉她那堅強的理智和她持久崇高的耐性。

幾天前我遇着一位少年Y君，一個坦白無私的少年，帶着一付極和藹的面孔。他剛離開大學。他並不自傲，但確信他的學問比別人多些。我從許多方面看來，他是曾經用過功的人，簡單的說，他有着相當豐富的學識。當他聽得我會畫畫，又能希臘文，（在此地的兩件奇異事）他便來見我，並且表顯他許多的智識出來，從巴杜（註）到烏特（註）從戴畢爾（註）到溫克門；（註）並且，說，他曾讀過蘇爾植（註）的學說第一部，他還有海因（註）古典研究的圖籍原稿。是我讓他一一的說了。

我還結識了一位很好的人，是這地方的法官，一個胸無城府的坦白人。有人說，看在他的兒女圍繞看見他時，是一種極感樂趣的事，他共有九個兒女。他的長女極爲人所稱道。他要我去看他，我想馬上有一有機會就去訪他。他住在貴族的獵莊裏，離此地有一點半鐘的路程，那是自他妻子去世以後，得許可遷

來住的，因為留在城內法院裏的住宅中，會使他傷悼的。

此外還遇着些一種令人莫明其妙的人，也覺得他們無論在那方面，都是毫無意義，尤其在他們交游的舉動表示之中，更為俗不可耐。再會！這封信你許會歡喜；這都是歷史的。

五月二十二日

人生若夢，大多數人均有此感，近來這種感想，也到處縈繞着我。我想到我們的活動力和探討力的能力，常為一種狹隘的範圍所被束縛，——我又想到我們種種的心力所耗，僅足維持些許的生活所需，除延長可憐的生存而外，毫無較大的慾望，——而在探求相當的事物上，所生的滿足，其結果無非是一種夢境的慰藉，一無善狀可得。猶如牢獄的四牆上修飾着美觀的圖畫，明媚的風景一樣，——我每想到這一切，維廉呀，我是沉默了。我曾考察過我自己的_家人生，便尋求着一種世界來，但這種世界，不在表現明確的和生動之力中，而在理想的和暗昧之慾裏面，於是一切的種種，在我觀感之前浮動了；而我更迷

夢地徘徊在這世界中微笑着。

小孩子們的不知道自己為何欲求？這是一切的飽學碩士和校長教授們所共認的；但是成年的人們，却和小孩子們一樣，要在這世界上熙熙攘攘，同樣地不知道他們從何處而來，或向何處而去，同樣地沒有一定的目的在工作着，同樣爲了（指小孩子們）被餅乾糖果以及呵責訓誡，所羈圍着——這雖沒有一個人肯承認的事實，然而我想起來，則易爲明顯了。

我知道你將在復信上有所說，我是知道的，最幸福的是像小孩子一樣過活的人，頑頑他們的玩具，替他們脫下了一件又穿上了一件衣裳，並且會心地瞅着那媽媽曾鎖着她的糖食杯櫥的，等到他們攫得了所欲的甜美的零嘴兒，慢慢地吃了，又哭起來伸着手想再要一些，這些人固然是幸福的了；但是另有一班人，高貴着他們無價值纖微的建樹，甚至把他們感情用事的地方，也熱狂地加上一些徽號，自頌爲是人類社會謀福利和光榮的無上的事業。像這能夠自慰的，我希望上帝保佑他。但又有人能謙遜地承認這一切的虛榮；觀微得有資產

的富人，能歡欣地把他小小的園圃改造成一座天堂，也有可憐的不幸的人如何地忍耐着他，那重負向他厭倦的途程，邁進及更有人怎樣願望平等地享受着較長時間的陽光；——這樣的人，真能鎮靜，并能自己造成他獨有的宇宙；這也是很幸福的，因為他是一個人。那麼，他的環境無論如何不良，他的胸中仍然保存着自由的美感，並且他知道他的願望，能夠隨時跳出他的樊籠。

五月二十五日

你問我要否給我一些書信。我的好友，我央求你，——爲了上帝的愛，解脫了我這樣的牢籠吧！我不需要什麼再來領導，激發，和鼓舞我了。我內心已自己充分地震動了。我需要的是甜歌來催眠我，我在我的荷馬集（註）裏找着很多了。我每每竭力鎮壓我熱血沸騰的高度，你從沒有見過這樣不安靜不平定像我的心靈一般的東西，但是我還用和你說這些嗎？我的好友，我看到你爲了我驟然地轉變，從苦悶而忽起激越，從幽鬱而忽成憤怒，你在時常擔着憂愁。我那可憐的心，只當和一個病篤的孩子一樣，任憑牠怎樣的幻想，不要再提這些

了，有人許會因此而責難我的。

五月二十六日

我的尋求樂趣的老法門兒；你是素來知道的。如何去選擇一處隱僻的地帶，建築一座小屋縱有什麼不方便，我也願棲遲在那裏。現在我已找着了這樣一個地方，那地有特異的美妙。我非常快意了。

離城約有三英里，這地方叫做瓦爾海牟。地很明媚，位在一座小山之旁，倘若沿着通達村莊的小道走去，就可看見全部山谷的風景。有一位賢淑的老婦住在那裏，開設一爿小酒店。她出賣酒，啤酒和咖啡，雖已上了年紀，仍然是活潑愉快。這裏最好的美妙點，是有兩棵菩提樹，枝繁葉茂，遮蔽了教堂前的小空地，周圍有農家的草屋，穀倉和住所，櫛比地環繞着。這一個地方，似此地幽靜，清閒，我不曾遇着過。所以我常把小酒店裏的桌子椅子攜帶到那裏，喝我的咖啡，讀我的荷馬集。有一個晴天的下午，信步走到這地方，我覺得這裏十分的幽寂。人都往田野中去了，只有一年約四歲的小孩坐在地下，他兩膝

的中間攜着一大約半歲的嬰兒；他把兩手緊抱着他，靠在他的懷裏，這樣他便成了安樂椅子一般，他那黑色的雙瞳中，雖然光芒四射生動活潑，他却也十分安靜坐着。這種景物引我入勝了。我便坐在一隻對面的犁鋤上，並且很高興地描畫。這兩小弟兄之愛的景象，我將這左近的籬棚，倉門，和些破壞的車輪，都添上了，恰如他們所在的位置；約一小時左右，我便得着我已做成的一幅切於實際而有興趣的畫圖，全沒有加入一些兒己見。這使我更加堅定了我的決定，將來的一切唯有依歸於自然。惟有自然是豐富而無窮盡的；並能造就最偉大的藝術家。有人主張執守成規自有不少理由可說，正如贊同社會法律的人，有許多陳說一般；藝術家而依守成法成就的，絕不會有十分惡劣或令人憎厭的出品，正如同了解法律迎合世俗的人，斷不至成爲一個市井無賴，或窮兇極惡的匪徒者一樣；然而說到成規法律，你又怎樣呢？牠破壞自然的純潔，又破壞自然的真實表示。這話未免又要說：「這太過火了，規律不過限制和剪除此枝蔓等等」罷了！我的好友，我可用一個譬喻解說這一點麼？這些事如同戀愛一般。

一個青年很熱烈地傾心於一個少女，他終日和她在一起，不惜犧牲他一切的能力，資產盡量消耗在她的身上，以表示他是整個地愛慕她。於是有一位熟悉世故的人，是一位負有社會聲譽的人，來向他如此說道：——「年青的好朋友，戀愛是人所常有的事，但你當不越於範圍之外。你得分配好你的時間，一部分用到工作上去，把休息的時間，來獻給你的戀人，計算你的資產，如有剩餘你拏來做戀人的餽贈倒也不妨，只是不要太過頻繁，遇着她的生日和時節送送罷了。」如果聽從了這種箴言，他或者可以成就個上有為的青年，我也很願向翁爺們進言，給他一個位置；然而他的戀愛，就從此消滅了，假使他是一藝術家，他的藝術也就從此消逝了，啊，朋友，那天才的潮流，為何這樣少有激發前進，這樣罕以湍作高潮，使你驚異的靈魂震撼而覆沒呢？朋友：在這潮流的兩岸的沉靜而道高的人們，早已置有家宅，並且他們掘有溝渠，築有及時的堤岸，以防他們的暑莊，花塢會遭遇着狂潮，逼近的危險呢。

五月二十七日

我覺得我墜入於狂歡冗談與比喻之中了，竟把那兩個孩子們的究竟怎樣和你細說。我深入於藝術的種種默想，這在昨天的信裏已約略向你說過的，我坐在那犁鋤上差不多有兩個鐘頭。傍晚，跑來了一個青年的婦人，在她的肩上，帶着一個籃子向那兩個一直沒有移動過的孩子。遠遠的叫道，「菲律薄司，你真是一個好小孩！」她向我招呼了；我便起身走近她去。我問她是不是這好頑的孩子們的母親？她說「是的；」說着，她便給了大孩子一片麵包，把那小的抱在懷中，帶着充分的慈母之愛吻他。她說：「我把小的留下讓菲律薄司看着，因為我和頂大的孩子上城去，買些麵色，糖，和一隻土罐。」我瞧見這些東西在籃子裏邊，籃蓋是已經落掉了。「今晚我要煮些粥給我的小翰司，（最小孩子的名子）吃；那個大的壞孩子，昨天和菲律薄司爭吃粥的殘餘，把土罐兒打碎了。」我問起那個大孩子，她說他在草地上趕着一對鵝兒回去了，說又未完他已跑來了，給菲律薄司一根榛樹的枝條。我和這少婦又談了一會兒，才知道她是此地的一位校長的女兒，她的丈夫為了一個親戚留給他一

筆錢財，往瑞士去了，她說：「別人要想欺騙他，不給他的回信，這才親自前去；要不遇着什麼意外，最好，因為從他動身以後，我還未得到他的消息哩！」我有些不願離開這位少婦，給她每個孩子一枚克羅，（註）我又另加了最小的一枚，等她下次上城去的時候，買些麥餅給頂小的拌粥吃，我們這樣便分別了。

我的好友，當我精神疲憊，意緒全陷入混亂的時候，見着像這一類的人兒，我便鎮靜了紛擾的心情，安定起來了。她生存在限定的環境之內，行動於幸福的不識不知之中；平定地一天一天生活過去；看到木凋落葉的時候，除了想着嚴冬的將要來臨外，她心頭別無其他的意念。

從那時起我便常去到這裏。孩子們已和我十分慣識了，我喝咖啡時，便給他們每人一塊糖，在傍晚，我還分牛乳麵包和牛油給他們吃。每逢禮拜我總給他們一個「克羅」；有時候我因晚禱而不去時，便叫這位婦人替我分給他們。

他們是和我十分相熟，不拘禮節了什麼事都得和我說，有時村裏別的孩子

來得更多和他們聚在一起，我體察着他們的種種熱情和行動的單純的表現，我是更加高興了。

小孩們的母親常常說「他們不和我爲了解慰他們的憂慮，確使我費了不少的氣力。先生太搗亂了嗎？」

五月三十日

最近我所說關於繪畫的話，用之於詩，有同樣的價值，只要我們必須真正認識着詩的美善，大膽地把他抒寫出來，並且從短言中表示出深邃的意味。我今天得見一種景物，如若實地寫作起來，便可以成爲世界上最美的田園之詩。但是爲什麼我必須提着詩呢，景物呢，和田園之林詩呢？我們豈終不能夠在自然中享受美趣，不假助於藝術嗎？

從這段引言，你若期望我有什麼高大崇闕的事實時，你就不幸地誤會了。這些敍術，僅屬於一個田野兒，因他能使我激發起極熱烈的興趣。照常我要直說我的經過；想你照常的又要以爲我誇大其辭了。這又是瓦爾海牟，——這些

奇事的發生，又是瓦爾海車。

菩提樹下，有一夥人團聚在那裏喝咖啡茶，這一些人不大使我歡喜，所以託詞迴避到後邊逡巡去了。

一位青年農人從鄰舍出來，走到我以前說過那犁鋤旁，在修理什麼。他的樣子令我歡喜，我便和他談話；問他的境狀，同他結成相識，和我平常對那班人的交際一樣，我馬上就親熱起來，認為他的知己。他是一位孤孀家的傭役，她對他極其寵愛。他說了很多關於女主人的事情，並且十分地稱讚着她，我便看出他已不顧一切傾心地愛上她了。他說：「她已不是年青了，她以往因被她的丈夫虐待，所以她不想再嫁人了。」我聽了這話，便很明顯的，知道她對他有不可言喻例的美媚，他也熱烈地願望着她，願望着她選擇他，消去她對於第一丈夫的暴行的回憶。我為要充分表現這位朋友愛戀的，真篤，和傾慕的深度來告你，所以我一句一句地反覆寫出。要是我來把他的姿態，聲音。和神聘的熱情以及一舉一動和一切愛悅的姿態；忠實地一一來描寫，實在沒有能力表

現，因為要怕誤解他和女主人的關係，或懷疑她行為的儀態，這尤其使我感動了。他所描述他的姿態和肢體的媚力，並沒有青春的風韻，竟使他對她顛倒傾心，這是不可形容的，除非有大詩人的天賦才能體會得出。我生平從沒有見過，想過，或意會過，有這樣旖旎的愛慕，熱烈的情感，和幾多的純潔合而為一的可能性。你不要責我呀！我和你說，這天真而誠篤的迴想是深深地印入我的心靈，這忠實而旖旎的影像不斷地纏住我。我的心靈被熱情燃燒着，炎熾了，沸騰了，在我的方寸之中。

我在最近的將來想去見見她；然而，仔細思來，還是不見的好罷！比較的好些，我還是從她愛人的眼底裏看她。因為我真的看見時或者她所表現我的面前的不如我現在所想像的一般，我何必定要破壞這樣美滿的影像呢？

六月十六日

我為什麼久不寫信給你呢？假如你這樣向我來問。當然你可以料到我
 康健，但是——簡單的說，我已得到一位把握着我心靈的朋友；我已找着

我不知道怎麼說的好。我結識這位極可愛的女性的情形，要給你一個有程序的報告，殊屬難事。我是一個幸福的滿足的人，怎奈不是一個好的歷史家哪。

一位天使呀！這是人人這樣稱道他的愛人；我要和你說一說她是如何完美，或者她為什麼是如此完美，然而我總覺得這是不可能的，總之，我一切的意識已被她俘虜住了。

智慧，似此充分而又單純，——操守如此的溫柔，而又如此的果斷，——心地似此的恬靜，而生活又似此的活潑。

這裡，我所說的都是些平凡而又抽象的意見，絲毫沒有表現出她的個性和特色。下次，再——但不，不待下次，我現在，馬上。就和你講這一切罷。要是不，那麼終不會說了；我因為從事寫這封信時，已經有三次擱筆了，招呼預備好馬，想騎着出去了。但是今晨我自誓，今天不去騎馬，然而日子長得那麼難耐，我時刻地跑到窗前看看太陽還有多高。

我簡直不能克服我自己，我是一定要到她那裏去的維廉，我。回轉來，進過晚餐之後，我就要寫信給你。見在她圍繞着她親愛的活潑而又美麗的一羣孩子，——八個弟妹——中見到她，這在我的心靈上是何等的歡樂呢。

我這樣寫下去，怕你自始至終莫明其妙，好，請你留意，我來按住我的煩心給你說個詳盡罷。

上次，我不是和你提過，我曾經結識了一位本地的法官S君，和他約我去，到他的別墅去訪他，或者說是到他的小天國裏吧，但是我踟躕着沒有前去，假如沒把發這蘊藏在這別墅中的寶藏。發現之前，我是永永不會前去的。此處的年青的朋友發起在村中開一次跳舞會，我便答應去參加了。在那次盛會裏我曾約了此間的一位平凡而却美貌的悅人的姑娘去對舞，并且決定坐着馬車，還約了夏綠蒂和我的舞伴及她的孀母，一同赴會，當我們的車子經過了公園向獵莊進行的時候，我的女伴和我說知了，我就會認識一位很美麗年青的女性。她的孀孀還插上一句道：「當心，別害相思病。」我說，「這怎麼說呢？」

她答道「因為她已經許了一位有錢的人，那人現在已經出門去了，去料理他的父親去世後的事務，不久就要承受一筆巨數的遺產。」這個消息我對之如耳邊風，並沒有興趣，我們到達莊門的時候，太陽已經下山了，天空的氣壓是陰沉而悶蒸，女伴們說怕就有暴風雨來，因為滿天的烏雲，一陣陣從地平線上蜜集起來了。我於是假充着是懂得天文似的說了許多話，以解除她們的愁惱，我自己也有些憂慮，怕我們的樂事會受了打擊。

我下了車，一個女僕便來應門，請我們稍待，說她的綠蒂小姐就要出來了。我走過了庭院，一所建築得好的房子走去，上了前面的石階沿，一開門，便有一幕我見所未見的最可愛的景象，呈現在我面前。客所中有六個小孩子從十一到四歲，正環繞着一位風姿美麗身材中等的姑娘，她穿着素潔的外服，飾着淡紅色的緞帶。正在那裏且跑且舞。她拿着一塊黑麵包，切成許多大小不同的薄片分給四圍的孩子，依照他們的年齡和食量來做比例的。她在分給時候，態度十分莊重而慈愛，這些小朋友們，一個個天真地，撐起了小手等

待着，拿到了便高聲地呼謝，有些馬上就跑開去用他們的晚餐，有些性情沉靜點的便慢慢地走向莊門口來瞧這生客，和那就要載着他們的夏綠蒂出去的這輛馬車。她說：「對不起得很，麻煩您上我這兒來，又累女賓們等候，但我因為要換衣服和料理些家事，竟把小弟妹們的晚飯忘掉了。他們除我以外，別人切的麵包，是不要的呀；」我說了此隨便的客套，但他整個的靈魂，是已被她的姿容聲音舉止所吸住了，等到她便跑進房去取回她的手套和扇子時，我才恢復我的原狀。這些孩子們都遠離些注視着我，我走近一個最小的，最可喜的身邊去，他望後退縮，夏綠蒂正在這時候走進來，說道：「露意絲呀，和這位哥哥握握手吧。」他願意地和我握手了，我不由自主地竭誠的吻着他。「哥哥嗎？」我和夏綠蒂說，當我扶着她走出來的時候：「你想我當得起這幸福和你們做親眷嗎？」她巧笑地答道：「啊，我的親誼極廣，在一班堂兄弟表兄弟們中，倘若你是個當不起的人，那我真要不樂意了，」臨走，她還囑咐她第二個妹妹十一歲的小姑娘蘇斐，好生看護孩子們，并等她騎馬回來的時候，替她道別一

聲。她又叮嚀小些的孩子們要聽蘇斐姐姐的話，如同聽她自己一樣，有些就跟着願意應允了，但有一個金髮的大約六歲光景的女孩兒，却示着不滿，說道：「可是大姐姐，蘇斐不是你，我們頂歡喜你呢。」兩個大的男孩竟爬上了馬車，經我的要求，她才允許帶他們到樹林邊去，但須他們要聽話有禮貌方准同去。

我們剛剛坐定，女伴們便互道寒暄起來，各互相品評着衣帽飾物，和她們所期望着的會中情形。這時夏綠蒂便叫車停住，放她的兩兄弟下去。他們還要再親一回她的手，頂大的一個帶着十五歲兒童的溫文氣概親着她，但另一個比較來得輕率一點。她還叫他們敍了禮，我們便趨車前進了。

那嬌嬌問夏綠蒂上次送去的書，讀完了沒有？「沒有，」夏綠蒂說，「我不愛讀這個，你可拿回去；更前的一本也不見得好。」我問明了書名，我是驚訝了，——我知道了她的在她所說的一切話中；我知道了她的聰慧和風格，看她每一句話髣髴都有新的美媚之力，——新的神靈的光采，——從她的臉上煥發出來；而且漸漸地發揚增進，因她覺着我是能了解她的。

她說：「我在先年小的時候，最愛看小說。除牠之外，什麼都提不起我等量的興兒，一遇假日，我便獨坐在一旁，用我整個的心靈和聚精會神地，分受麗洛挪的——歡愉和煩悶，我不否認這類的小說，現在對我仍有相當魔力。但現在我因沒有讀書的時間，所以非極合我意的書不讀。有一班作者，他們所寫的，能使我找出自己的生活狀況和我左右的朋友，好像我本人家庭的生活，使我極感興趣；那雖不是真的極樂世界，但總是一種不可言喻的幸福源泉。」

我竭力壓抑我因這些話而引起的情感衝動，當她忠實地美善地說出她對於威克斐牧師傳（註）和其他著作（書名我不贅述了）的意見時，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了，便把我所知道的意見，盡情說出，直到夏綠蒂向那兩位女伴說話時，我纔憶起她們，并察覺她們默坐在旁。嬌嬌頻頻注視我，帶有譏笑的態度，我確毫沒有注意到。

我們談到跳舞的興趣了。「假如狂熱於跳舞是一種過失，」夏綠蒂說：「我便自認是的犯法吧，因為實在沒有其他的娛樂使是更快意的。我一遇着煩

悶時，便走向批亞娜去，彈着我曾經舞蹈的曲譜來，那一切都好了。」

你是知道我的，在她談話間，我怎樣傾注地凝視着她的一雙明眸；我又怎樣地垂涎着她的溫馨的櫻唇，和鮮嫩嬌豔的雙頰；我怎樣心領神往地深入在她談話的風趣的意義之中，以致她所有的言辭。我是竟不曾聽得。再直截地說吧！我從馬車下來時，好似在夢寐中一般，我竟像迷惘在黯淡的世界裏了。我幾乎不曾聽着從輝煌的廳堂中。喧闐出來的音樂。

這兩位是嬌嬌和夏綠蒂的舞伴，安德蘭先生和NN；——（我不管這些姓名了。）——在車門之前迎候我們，他們各佔有他們的女友，我也跟隨着我的。

我們開始跳着「美侶愛的」舞。我挨次和那些女伴舞着；照例，舞侶中就是有最合式的也不能隨時自己停止。夏綠蒂和她的舞伴跳起一種英國的鄉村舞來了，輪到了他們和我們共跳這「飛哥」的一節。你想我是何等的快意啊！你應該看一看夏綠蒂的舞姿！她舞起來全部的心靈和精神都灌注在跳舞上，她的

姿態是和諧，優雅，豔麗的，髻髻跳舞就是一切。她別無知覺，別無感念，而且簡直在那千金一刻霎時間其他一件引起興趣的事物都消失了。

我求她作第二次的鄉村舞，她已先有約了，但允許我第三次，並且誠敬大方地和我說，她是最愛作「華爾斯」舞。「這是此地的習慣，」她說，「先前的舞伴須一塊兒作『華爾斯』舞；不過我的舞伴是一位平庸的『華爾斯』式的舞者，假如我要謝絕他，他一定會高興的。你的舞伴不喜愛『華爾斯』式，實在她也是一樣的不行；但是在鄉村舞中，我看你的『華爾斯』式舞的不錯，要是你願意和我來『華爾斯』請你去和我的舞伴提議，我也和你的舞伴去提議」彼此互調，結果我們都同意地決定了，我們爲了要使彼此的舞伴共同愉快。

我們開始舞了，初起只作互相擁抱的尋常嬌豔的動作取些愉快。她舞得何等的美麗，何等輕逸喲！「華爾斯」舞起始時，跳舞的人相抱環舞，在令人目眩神昏的迷宮裏，但這舞較難，不免有一點兒紛亂發生出來。但我們很機

智，保持着鎮靜，讓他們去亂跳，等到拙劣的舞侶們退出之後，我們便和另一對的舞伴，安德蘭和他的女友，聯合在一起，快活地舞了一場，我覺得從沒有比這次更輕逸的了。我覺得我已不在人境了，擁抱着最可愛的人兒，和她輕捷翩翩四處地飛舞着，我是旁若無人了；啊！維廉，我那時便發了誓，我所愛的，我所感覺着可戀愛的姑娘，除我以外，絕不應該和別人跳「華爾斯」舞，倘或我因此而自滅——你能諒解這點麼？

在廳中踱了幾個圈子，略定了我們的喘息。夏綠蒂坐下了，將我攜帶的且不易得着的一些橘子分吃了，她便感覺精神重振起來；但是她却一片一片的和藹地讓給她鄰座的一位女人，每給一片，使我心如刀割。

第三次的鄉村舞，我們是第二對。在我們舞動的時候——天呀！我快感極了，她出神地舞着，我挽着她的雙臂，還凝視着，那放射着明媚的光芒充滿了純潔天真的愉快的雙目，——我們走過一位婦人旁邊，她雖不很年青，但那面貌美媚的表示，我已為之注目了。她看着夏綠蒂微笑；帶着威脅意態，舉起一

個指頭，在一種故意的聲調，把「亞爾伯」的名字背叫了兩遍。

「誰是亞爾伯？」我對夏綠蒂說，「我這樣的問，不是無禮麼？」她要想回答時，我們因為跳舞中的一節便爾分開，等我們彼此掠過的時候，我說得她像有點兒沉思了。「我何必對你隱瞞呢？」當她和我握手預備跳舞的時候，她說「亞爾伯是位傑出的人，我和他已訂婚了。」那末，這個消息對我不發生什麼新奇之感的；（因為女友們在途中已經向我說過）但是這却是新奇的，我從未想到這件事就和我在短時間內所認識的拱為珍奇之寶的，她有聯帶的關係。糟了，我已慌亂了，方寸失主了，出乎舞步之外了，竟擾的全部混亂了，幸虧夏綠蒂用心地來糾正我，牽引推進我，使我回到正當的步伍，把整個的秩序恢復常態。

跳舞還沒有完，我先前在天空看見因炎熱發生的閃電光，漸漸地更加強烈了，雷聲雜作破壞了音樂的節奏。每當禍患和恐怖向我們愉樂的氛圍襲擊的時候，我們由此而起的印象。比較平時更為深切，一者因為這種景象全然相

反，使我們更尖銳地易於感動，一者因為我們的覺官在那時對於外來的一切更易感動，因此這種打擊，就更強烈化了。我認定這點就是這些女賓們自相驚擾的理由。一個頂機警的便坐在屋子的一隅，背靠着窗戶，雙手掩住耳朵；第二個跪在她的面前，面藏在她的膝間；第三個撲倒在她們的中間，竟然擁抱着她們哭得的熱淚橫流；有的主張趕快回去，其她的更莫知所措，失却了自主的鎮靜，無力抵制她們年青舞伴們的無禮他們調笑逗趣着，企圖從這些戰慄的美人的唇間，驅去對天默禱的咨嗟，移轉在他們身上。有些男賓們已跑下樓去，他們安閒地抽捲烟去了，其餘的都欣悅地容納了女主人的意見退入另一間屋子裏去，將窗子和窗簾都蔽上。我們剛進屋子，夏綠蒂已把椅子擺成了一個圓圈兒，她發起一種遊戲。同伴們依着她的邀約坐下了。

我看見有些友伴嘻皮着他們的笑臉，抬起身子，伸出了手，在預期好的勝利之物。「我們來頑數數目字吧，」夏綠蒂說，「注意，現在我從右到左，挨次數去，你們每人先後地數着，輪到他的數目，一定要快把數目叫出，誰停

滯了或數錯了，就該罰一記耳光，這樣數下去，我們一直要數到一千。」這個頑意兒，倒是很有趣的。她舉起手來環繞着過去。「一」第一人說；「二」第二人說；「三」第三人說，一直往下，她愈轉愈快的過去。有一個人弄錯了，馬上一記耳光；隨着的一個笑起來又是一記，這樣底下去，愈走愈快了。我自己也捱着兩記。我覺得那兩下，比別人更重一點，但心內却十分的舒暢。我們還未數到千滿場的狂笑和紛亂，使得這次遊戲就此終結，大夥兒的人，分立時開為許多的小組織了；暴雨已停止了，我隨夏綠蒂走向客廳中去。在進行中她說，「這場遊戲驅走了他們雷雨的一切驚懼。」我沒有答辭可說。她接着又說道，「我是和他們任何人一樣地害怕；但鼓着勇氣來振作他們的精神，我也忘掉了一切的恐懼了。」我們走到窗前。雷聲還遠遠地響着。大雨正傾注着；我們四周的空氣，非常鮮潔而且充滿着可愛的芬芳。夏綠蒂立定了，斜倚着她的玉臂；她的雙眸向着外面眺望，看看蒼空，復轉回來看着我；她眼眶中充盈着熱淚，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面說道，「克羅伯司妥克啞！」（註）我立刻記起了

在她心頭的那首壯麗的情詩；我感覺到我是沉入於被我情感的重量壓迫中了。我不能支撐了，便俯就着她的手，我流着歡愉的熱淚吻了她。我又抬起頭來，凝視着她的面孔。神聖的克羅伯司妥克啞！在你這眼光之中如果理會得你的頌揚稱讚來，呀！我何必還要聽着別人濫用你的名號呢！

六月十九日

上次的信寫到什麼地方中止，我已不復記憶了；我只記得我上牀的時候，已經是午夜後的兩點鐘，假使你我在一起的話，我就可以和你面談，不用寫信了，那我恐怕會留着你一直談到天亮的。

我記得關於我們從跳舞會回去時候途中的事情，沒向你敘述過，現在我也沒有時間和你再說。那天的朝陽真是壯麗極了。雨點兒浙浙地打在森林中以及四周，全部的鄉村都得着及時的膏潤。我們的友伴是睡着了。夏綠蒂問我是否也要想睡，叫我不要因她客氣。我凝視她，答道，「只要你的眼睛不告疲倦而睜開着，在我不會睡去的。」我們兩人都繼續醒着，一直到她家的門前。女

僕輕輕地開了門，回答她的詢問道：父親和孩子們都好，都還安息着。在我和她分別之前，要求她白天裏再見一次，她允許了，我便走了；從那時起，日月星辰儘管靜悄悄地循環着他們的道兒；我是不知晝不知夜了；整個的世界在我是烏有了。

六月二十一日

我過的日子是很幸福，正和上帝為他的聖徒預留的一樣，不論我將來的命運成個甚麼，我絕不能說我沒有享受過人生應享的愉快——最純潔的愉快。維廉，你知道我現在已經住在那裏了。那裏距離夏綠蒂家僅有一里格，我在那裏很快活，來領略人生命運能遭逢着的一切的幸福。

我把瓦爾海牟選做我徒步旅行的目的時，我沒有想像到，天國便在咫尺，在我從山上或對河的草原上散步的時候，我曾望見過那座認為我心靈上一切愉快的獵莊已不知多少次了！

我親愛的維廉，我在回想種種事情，想到人們為徘徊遨遊和發展而感覺的

一種熱望，以及內心的衝動，後來會使他們自行抑束，回歸他們褊狹的範圍，遵循習慣的規律，而且前進，不再因所經的環境怎樣而有不安。

我初到此地，從這山旁看那環繞着我的景物，可愛的山谷，感覺着非常奇妙！使我心醉神迷！對面是小小的樹林——坐在她的蔭翳之下多麼樂趣！那山崖之巔的風景多麼美麗！那更可愛的山脈，和山脚下絕妙的溪谷！我願能終身遨遊其間！唉……我的好友！距我的遠方！如同未來一片黯淡無垠的廣漠之野，映影在我的靈魂之前了！我們心靈的感覺！和我們視官的知覺，是一樣的模糊，我們情願捨棄了我們全部的存在，期求一種偉大燦爛的美滿的情緒，和福祉。以充溢我們。但是啊！當我們向前走去，達到我們的目的地時，那遠的「那裏，」就成爲先前的「這裏，」一切又變更了，和從前一般。我們依然在潦倒坎坷之中，我們的心靈，依然清想着在憂傷憔悴不可獲得的幸福。

於是乎這徬徨不安的遨遊者，又在時時渴望慕着他的故鄉，并在他自己的屋舍中，他妻子擁抱中，他兒女們的情愛中，以及他們生活需要的工作中，尋

求他曾在廣大的世界中遍求不得的幸福來。

每晨日出我便到瓦爾海牟去，在那兒的我自行的摘取園中豌豆，以備我的午餐，並且坐下來，剝去其的殼，又讀我們的荷馬集，還從廚房中尋出一隻鍋子，取了些牛油，混合起來放在火上，蓋好了蓋，就坐在一旁，時時把牠拌和起來；我便拿培尼羅普的著名的求婚者，（註）來譬喻自己，在屠宰着，烹調着，他們的豬牛。除此古代生活的特點以外，別無他物，足以使我充滿着更純潔的天真的幸福和情緒；那，謝謝上帝！我能無所虛飾，地摹做着織入我的生活之中。這在我是真真的愉快，我心裏能夠感覺着這種單純的天真樂趣和農人一般，他們不但自嘗他們自己耕植的食物的美味，並且追憶着他種種牠的佳日良辰灌溉牠的溫馨的夜晚，以及他在注意牠，每目滋長過程中的一切喜悅。

六月二十九日

前天有一位醫生從城中來此，拜訪法官。他看見我正在地板上和夏綠蒂的

弟妹們頑耍。有的在攀緣着我，有的和我作頑皮的戲耍；我捉住了他們呵他們的肉癢時，他們便都大聲地叫笑起來。這位醫生是個古板人，他在說話之先，總得扯了他衣襟的縐綳；我從他的神氣看來，他在想我的行為和品格，不像一個有知識的人，但我並不因此而自己取煩惱，我讓他自作聰明的談話着，我在替孩子們搭砌的紙屋，他們拆得快，我就搭得快。後來他回城去到處地嚷着說，「法官的孩子們都沒有禮貌，這簡直是維特正在禍害他們。」

我的親愛的維廉啊！在這世界上，最能感動我的。要算這些小孩們了，我注視着他們，在這些小朋友中，留意着他們將來總有一種不可或缺的，種種的道德和性質的泉源，從頑強中，我看出他們將來個性的堅決和忠實：從善變中，我看出他們的性情，將來足以渡過人生危險與愁煩，他們整個的天性單純而一無瑕疵於是我想起教訓人類的金石之言，「你是否不能成爲像他們之中的一人！」但是，好友，孩子們，是我們的同等者，那是我們應該視同模範的，但現在我們把他們當作臣服的人們了。他們不許有意志！那麼我們有沒有呢？

我們的特權究竟從何而來的呢？這是因為我們年長些老練些嗎？上帝！你在天上，你看見大孩子和小孩子們，沒有別的了。·你最歡悅的是那個，你的兒子（指基督）曾早已宣言過了。但是人們信仰他而不聽從他，——那也是一個老故事；他們照着他們自己的模樣。教訓他們的孩子。

再會，維廉，我不願再拿這問題來擾亂我自己了。

七月一日

因她的別離，感受到我的心靈，比滯留病榻的不幸人更加苦痛，我體驗個夏綠蒂所能給與病人的那種安慰了，他被人請到城中去，在某名婦人家住幾天，這位婦人已被醫生斷定生命無望，而很願望夏綠蒂在她臨終的時候，多見些面。上禮拜我同她去訪過一位S牧師，在山中一小村內，離此有一里格路。

我們約在四點鐘時到達的；夏綠蒂攜帶着她的小妹妹同去。我們走進牧師的院子，便見一位好老先生坐在門前的凳子上，院中有兩枝大胡桃樹高高地蔽蔭着。他見着夏綠蒂，鬚髮獲得了新的生命，連忙起身迎接，竟忘掉了他的手

杖，冒險地向她走來，她趕忙迎過去，讓他仍就坐下；自己就坐在他的旁邊，將她的父親轉達的話和他說了，又把這年老者所頂歡喜的一個齷齪而貌醜的小因抱起，並且吻了他。我願你當時能目見她對這老者的慇懃注意，——她怎樣因他耳聽不聰而提高她的嗓子，——她怎樣和他說那些絕對不期然而竟逝世的壯健青年；說及卡爾司泊溫泉的優點，如何地稱美，決定到夏天要前往避暑，并見他上次相見的時候更豐腴強健了。我在那時向他的夫人，行了禮。這老先生看來精神很好；而且他非常快活，因為我對這適意地蔽蔭在我們頭上的兩株胡桃樹，不禁稱歎了不少的美點，他便和我們講這樹的歷史，他講話不免有些吃力。他說起那老的一株：「我不知道是誰種植的，——有的說這一個牧師，有的說那一個；但是那小一點的，在我們背後的一株，是確和我的妻子同歲，今年十月滿整五十了。她的父親早上種植了牠，當天傍晚她就出世。我妻的父親，是我的前任。他喜愛這顆樹，我簡直不能言喻，在我也十分愛這樹子，記得我第一次來到這個院子裏來的那天，我的妻正坐在那株樹蔭底下的一塊木材

上做編織的活計，那時，我是一個窮學生，不覺離開現在已整整的二十七年了。夏綠蒂問起他的女兒，他說她已和許密德君赴草場督工去了。老者又繼續他的話語，并說到他的前任和他的姑娘，（指他自己的夫人）如何地愛重他。他起先是做個副牧師，後來便做了他的繼任了。這故事還沒講完畢，他的女兒，從那花園裏回了上面所說的那位許密德走回來了；她親熱地歡迎夏綠蒂，我覺得她的容顏還不錯，頗有誘惑性，她是一位生動活潑的，愉快詼諧的，體格健康而微帶黑色肌膚的女人，似在鄉村中短時期內生活過來頗能使人歡悅的；牠的愛人（因為許密德明顯地宛似這種身分）是一位溫文雅靜的人，他不肯和我們談話，雖然夏綠蒂常常引誘着他。但我極感不快，因為從他的神氣看出他的沉靜寡言，并非由於才能的缺乏，而實在由於任性與乖僻。後來這一點是十分明白了；當我們同菲尼德里茄和夏綠蒂在一起出外散步的時候，有時我也和她說話，這位本來很陰沉的先生的臉上，變得另外的黯淡，並且含有怒意，使得夏綠蒂不得不觸我的臂，示意我別和菲德里茄談話太多。更使我苦痛的，莫如

人們互相地攪擾，尤其是正當他們愉快的芳年之際，他們偏把僅有的寶貴青春良友消磨於一切無謂的口角與爭持之中，結果雖想着補救，但為時已晚了，這點不樂的想念佔住我的心頭；晚間我們回到牧師家裏，圍繞着用此麵包和牛乳，而談話的問題轉到人生的歡樂與苦悶時，我，竟不能抑制自己，便趁此機會，強烈地痛罵一番，乖僻的性情。我說，「我們很容易在沒有理由中，憤怨着我們的愉快日少而苦痛日多。假使我們的內心時常由衷地接受上帝給予我們的恩惠的話，那末苦痛來臨的時日，我們應該全力忍受着。」牧師的夫人辨答道，「任何人不能駕御他們的脾氣，因為和體質有着密切的關係；身體一受着痛苦，心緒自然就不甯了，」「這我可承認，」我接着又說「但是這種情狀，我們應當看作病態并且要研究，究竟有無醫治的方法。」「我很想知道這個醫法呢。」夏綠蒂說，「我想治法不是沒有的，但須靠自己啦；在我以為，並曾體驗過！凡遇使我煩惱，易於激怒的事情時，我便跑到花園裏去，啣哦着舞曲，跳起舞來，那末一會兒這便一切都好了。」我說：「這正合我的意思，」「我

付古怪的脾氣正和怠惰一般，這是天性使然；但是我們如果有勇氣用理智去克制一下，我們便覺得一切的事情，勃然有生氣，我們能從這勞動中間得到真正的快樂。」菲尼德里茄很注意地找話，這少年還持着反對說：「我們不能克服自己，且更不能克服自己的情感。我接着說，「那是人人都應避免的，但是自己不去嘗試，是沒有人知道自己究有多大力量，譬如人們病了，便要急切地去請醫生，服從最煩細的攝生法，吞服至苦的藥劑，來恢復他們的健康。」我看出這位好老先生頻頻地點着頭，全神貫注的在聽我們的談論，所以我便提高了嗓子，直截地對他陳述。我說「我們對於許多的罪惡講道說法，」雖曾聽過，「但我記得，對於壞的講道我是從未聽過的，」「那是城市裏的傳教者所說的，」他說了，「鄉村裏的人，是沒有壞脾氣的，不過有些時候，說說也許是很有益的，像對於我的妻和這位法官。」我們都笑了，他也很和藹地同笑了，直笑得咳嗽出來，才把我們的談話中止了好一會兒。後來休密德重行議論起來了，他說，「你道壞脾氣是一種罪惡，」「但我想你這個名詞未免用得太

過火了。」我便答道，一點兒不過火，「凡事有損自己並傷及鄰人的，應得這個名詞。」我們無力使相互間愉快這還不夠嗎——我們定要剝奪我們能自找着的種種相互間的幸福嗎？請你指出來，有這種勇氣，藏匿自己的壞脾氣？忍耐着自己全部的苦厄？不攪擾他人的安甯的？何況乖僻（壞脾氣）是發之於我們自己的無價值的一種內心的歪意識，——這種不滿足的意念，常從無知的虛榮心所激發的羨妒心互相關連的。我們看見人們的幸福愉快，而自己沒有的時候，我們便不能容忍這種情景了，「夏綠蒂望着我微笑，因他看我說話時的情感；菲尼德里茄目中的珠淚使我更興奮地繼續下去。我說，「這類人最可憐，把自己心頭上所生的不愉快，想用了力量來破壞人們心頭上應享種種愉快！世上一切的禮物和禮貌，都不能償還一個踐忍的魔王所破壞的種種愉快和幸福的損失。」我的心胸，在這時是充滿了許多已往所遭逢的回憶深深地緊壓着我的心靈，而且我的目眶充滿了眼淚。「我們都該天天背誦着；」我大聲的呼道，「我們對於任何朋友，除了他們增加他們的幸福和增進他們的愉快，自己和他

們共同享有之外，不該再做別事。如果他們的心靈，被愁懼的情感所困苦或因憂傷所碎裂時，在你的力量中能給予他們一種最輕微的慰藉的麼？」

「當最危險的疾病侵襲了你使之夭折的人兒，她憔悴疲弱得全無氣力地橫陳着，她的呆滯的雙目仰望着天，臨死的冷汗在她蒼白的顏額上迸出，你站在她的床前，像和判刑的罪人一樣，你的心中，深感着把你的全部的財產用罄，也不能救她於萬一；苦楚的紛念糾纏着你，願將你一切的力量，以救這將逝的靈魂在片刻的掙扎中，或者蘇醒了她，給她以暫且的安慰。」

從這一番說話，我那曾經遭遇過的同一境地的回憶充分有力地叢集在我的心裏，我使用手巾來掩了面孔，立時離開了那間屋子，後來由夏綠蒂叫我的聲音，這已是我們回家的時候了。方纔從這種回想中回復過來，她在途中責備着我，說我對於各種各樣的事太過認真了。這樣會使我遭受損傷的，說我應該自己愛惜，——是的，安琪兒呀！我為你，我願如此。

七月六日

她是依舊陪着她將死的女友，她依舊是活潑的美麗的人兒，她有殷勤可愛的態度，所注意到的所在，便會減少痛苦而發出幸福。她昨晚同她的小妹妹出去；我知道了，便跑去會她，我們就在一塊兒散步。大約走了一點半鐘的工夫，我們才回到城內。我們停留在我往常所最喜愛的泉水旁邊，如今那泉水對我更增加了一千倍的可愛和寶貴了。夏綠蒂坐在泉邊的低牆上，我們站在她的左右，我探望了四面，不禁回想到我的往日的心境孤寂的時候，又一一呈現在我的面前了。「親愛的泉水喲！」我說，「從那時候起，我便未曾再來到你清泉之旁享受過幽靜的休憩；我雖曾從你身旁走過，但很少注意到你。」我望下去，便見夏綠蒂的小妹妹，珍妮，小心地拿着一杯水走上來。我反身望着夏綠蒂，便感覺着她對於我的權威。在這時候珍妮拿着杯子上來了。他的姐姐瑪麗安想接取她手中的杯子。「不行！」這小女孩臉上帶着甜美的表示，說道，「夏綠蒂姐你該先喝一杯。」

爲了這小女孩說這話帶着一種情愛和真誠我便神醉了，我就抱起她，熱

誠地吻了她一下，以表示我的情感。她驚懼了，立刻哭了起來。「你太冒昧了，」夏綠蒂說；我感着不安了。「來，珍妮，」她續繼又說，便握着她的手，引導她重行下去。「不要緊的；快些在這清新的水裏洗個乾淨罷！」我站起來，望她們，看見這小女孩用她已濕的手擦着她的兩頰，十分的相信，從我討厭的鬍鬚所招致的齷齪，這神異的靈泉是可以洗濯淨盡的，等到夏綠蒂說：夠了，她還繼續用盡她的小氣力洗擦，好像擦多總比擦少的好，我和你說吧，維廉，我不曾有比這回再虔敬地蒞臨過一次洗禮；當夏綠蒂從泉邊上來的時候，我很願跪下，跪在她面前，和跪在東方國的預言者面前一般。

當天晚上我竟不能自禁地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一位朋友，因為他是位有知識的人，我相信他有相當的情感。然而我却碰了壁，他力持着己見，認為這是夏綠蒂的不是——我們不應該播弄小孩子，——這類事情，容易引起一切的錯誤和迷信，我們應該防止幼年人陷入這裏邊去。那時我便想起這個人在一禮拜以前剛纔受過浸洗禮，所以我便不願和他說下去了，但仍然力持着我自己信念的

正當。我們對待小孩們當和上帝對待我們一般，——在這種清白無罪的信念的勢力之下我們是最幸福的。

七月八日

人是何等的孩子氣呀！他是多麼渴望着一顧呀！人是何等孩子氣呀！我們曾到瓦爾海牟去；女人們是坐馬車去的，我們在步行的中途，我想到我在夏綠蒂的黑漆的雙瞳中，——我是一個傻子——但是請你恕我！請你去看她一下——她的雙眸；——我簡單說罷，（因為我想睡，眼睛睜不開了，）你看當女人們重行上馬車的時候，車門旁站着少年塞特斯它特和安特蘭及我，他們是浮滑而嬉戲的人們，大家正在一塊兒談笑戲謔着。我注視着夏綠蒂的眼睛；她的雙眼。把人們挨着駁擲遍了，但並不曾逆送到我，——到我，這呆木地靜立不動的，並且除她以外不見一物的我，我等待她，我的心向她默說了一千遍的「再會，」而她却不看我。馬車趕着走了，我的雙眼充滿着淚水。我注視着她；忽見夏綠蒂的無邊帽伸出在車窗之外，她向後回望——啊！是望我嗎？我的好

友，我迷惘着，但在這半信半疑中，找着慰藉了。也許她是在回望我。也許！祝你晚安！我是何等的孩子氣呀！

七月十日

你當然曉得的呀。我在人羣之中呈現着怎樣底癡呆，只要提到她的名字，尤其是有人明白地問着我怎樣底歡喜她。我怎樣底歡喜她！——我對於這句話深惡痛極到極點，要是一個人僅僅只歡喜夏綠蒂，而他並不將全部的心靈和感覺整個地為她所專注，這簡直是個什麼人呢！歡喜她！最近還有人問我怎樣底歡喜我西安。

七月十一日

M夫人病很沈重，我在替牠的康復祈禱，因為夏綠蒂和我有一種共通的苦痛。有時我在朋友的家中見着她，今天她和我說了件令人驚異的事情。老M是一個貪婪而吝嗇的人，他的可憐的夫人悲傷地感受他的困難和煩擾已非一日了，但這位夫人總忍耐地受看，能自解她的痛苦。幾天之前醫生已斷定她的病

是無望了，她便請她的丈夫回來，（夏綠蒂也在場）并和他陳說：「我須要告訴你一件事，在我死後，許會發生出麻煩和混亂來。我操持你的家政從開始直到是今是儘可能地省儉和經濟，但是你要容恕我，在這三十年來所做的欺騙你的事。在我們結婚之初，你給我一點少數的款子作為伙食費和別的零用。後來我們的收入逐漸增加了，財產也逐漸增加大了；但你不曾比例地增加每星期的支出；總之，你是知道的當我們的需要品很多的時候，你每星期拏七塊佛老令來要我供給各樣物事。我總不加爭論，接受了這點款子，但每星期不敷的數目，都由銀櫃裏取來填補？因為斷沒有人會疑心自己的主婦盜竊家中的金庫。然而我不曾浪費一文；現在我所以這樣同你說，是怕我死之後來繼續管理你的家政的她，你仍堅持着給我——你的前妻——家用的數目是足夠費用，以致困難叢生，並且你還常常說你的前妻是只用這些家用。」

我和夏綠蒂談及人們這種不可思議的自欺的行爲；安心地拏七塊佛老令去支付兩倍以上的開銷，這怎麼能夠不生猜疑。但是我曾認識有些人；他們不加

任何驚異地相信他們的家庭有先知者永不缺乏的油瓶。

七月十三日

不，我並沒有受愚：在她漆黑的雙瞳中，我領會着她對我和我的命運的一種真誠的興趣。是的，我感覺着，並且我可以相信我的心靈，牠和我說——我敢？——我敢說出這神聖的字樣嗎？——她愛我了！

她愛我了！這種意念，使我何等的自鳴得意！你當然能夠知道我的感想，我可以對你說，我是何等的尊貴我自己自從她愛了我！

這是臆斷嗎？還是實情的自覺呢？我不認識有那一個人，他能在夏綠蒂的心中排擠了我；但是當他談到她未婚夫的時候，她那樣的熱情那樣的鍾愛，這於我便感覺着好像和一個軍人被褫奪了他的榮譽和銜位，奪了他的寶劍一般。

七月十六日

我的內心何等的衝動，在有時無意之間我接觸着她的手，或者在桌子的底

下我的脚碰着她的脚的時候，我縮了回來猶如碰着火爐一般，但是一種神祕的力量，驅策我復行前去，於是我的感官一切都陷於迷蒙和昏亂了。她這一種天真的，無猜的心精神，這些輕微的親暱絕不知道會使我受怎樣的苦楚！有時我們在一起談話，她把手擱在我的上面，談得起勁了，更和我擠得近一點，她的芳馨的香達到我的嘴唇，——我便感覺着好似觸電一般，甚至會幾乎倒在地。並且，維廉，我在這一切的神祕之中——我假使知道——你是了解我的——不，不，我的心靈沒有那麼墮落的，——這是懦弱，懦弱極了——然而這不就是墮落的一種嗎？

她在我是視同神聖的。一切的情緒在她的面前都沉靜了；當我靠近了她的身傍時我的感覺，簡直不能形容，似我的魂靈在我的全身的每個神經中衝動着。有一種音調，她拏安琪兒似的技能在批亞娜上彈了出來，——這是如何的單純，而又如何的神妙！這是她的寵愛的歌聲，當她彈着第一節的時候，我那一切的苦痛，麻煩，以及憂悶便立刻消逝了。

關於古代音樂的魔力的議論，我沒有不相信的了。她的單純的一曲，是怎樣的使我魂銷！有時，我正預備着自殺，她唱了那首曲調，我所有的憂鬱和癡狂便立刻地消滅，我又自由自在的生存下去了。

七月十八日

維廉，在我們的心中要是沒有愛情，還成什麼世界？沒有光亮還成什麼幻燈呢？你們只消把燈點着了火，許多靈活的圖形，便閃耀在白牆之上；即使愛情只是一時的幻影，我們也是幸福的，我們都和小孩子們似的心蕩神怡地，樂享這些精妙的現像之變幻。今天我不能去看夏綠蒂。因為有種不能不親到的聚會阻止我。這怎麼辦呢？我打發我的用人到她家去，我可以至少見着今天曾經和她接近過的一人啊！我等着他的回來是何等的忍耐！我歡迎着他是何等的高興！我幾乎要把他摟在我的懷抱中，吻着他，假使我不是怕害臊的話。

有人說電光石，擺在日光中，便會吸收光線，放在黑暗的地方或在晚間會發亮一會的。我對於這用人便是比做電光石。夏綠蒂的眼光曾經看過他的顏面

上，他的頰，他的衣服，這種感念使我把他的一切祝作無價的珍重親愛，在這片刻之中縱有千金賺我也不願離開了他。我在他面前是何等的幸福呀！千萬請你別要笑我，維廉，那何妨做一種令我們愉快的幻像呢？

七月十九日

「今天我要去看她！」當我早上起來，我便高興地呼了出來，心頭懷着無限的愉快，看着光明壯麗的太陽的時候，——「今天我要去看她！」除此而外我沒有別的願望了；一切的一切都包含在這企念之中了。

七月二十日

你主張叫我同大使到又又去，我不能同意。我不喜歡做隨員，并且我們都曉得他是一個粗暴而又令人憎厭的人。你說我的母親願望我做點事體，不禁使我好笑起來了。我現在不是正做着事體嗎？不管我剝的是豌豆的殼，或者在數着蠶豆，實際上不是一樣的嗎？全世界的一切事情，都是無謂的。一個人若是毫無他自己的希冀和需要，完全尊重別人的意見，為追求黃金，名位，或其他

辛勞地而匆忙着是和傻子沒有不一樣的。

七月二十四日

你常常注意到我的繪畫工作，叫我不要怠惰了。從那時到最近，我與其承認我做得怎樣的少，不如說不做的好了。

我不曾比現在更幸福過；我的感覺，對於自然以至於最切近的一草一木不曾比現在更深切和了解過，但是我却不能表示出我自己；我的創造力是似此的薄弱，一切的事物好像都在我的面前浮泛和動搖。把握地我不能做出輪廓；但是我想假使我能得到些黏土和密蠟來做模特兒，或許會有較好的成就，如果這種想念能持久的話，我要試一試；只要捏造好了，我願着手做成模型。

夏綠蒂的肖像我已開始畫了三次，但每會使我自慚形穢。因為我從前是喜愛畫像，現在却提不起勁兒來了。我現已繪好她側面的草圖，我在因此而自滿。

七月二十五日

是的，親愛的夏綠蒂，我甚麼都願處理和安排而很出力，只要你給我命令——愈多愈好。但是我不得不要你一件事，你給我的這種珍愛的信件，請不要用沙皮紙，因這今天把你的來信急忙吻到我的嘴唇時，牙齒便生了不少的感覺。

七月二十六日

我曾經屢次起過決心不要那樣頻煩地去看她，但是誰能堅持得住這種決定呢？每天我都為誘惑所動，且曾約束自己，明天我真的不要再去了，但是等到明天到來，我却又尋出一些無可避免的事由來要去見她；在我能說出此事的理由之前，我已在她的身傍了。有時她在前一晚向我說，「你明天一定請來呀。」

——誰還能夠不去呢？——有時因為她託我一些事情，我覺得這是必須當面去回復她；或者是天氣清明我散步到瓦爾海牟，當我走到那裏，離她不過半里的路了。因為接近的氛圍的關係，我的心已在蕩動不甯了，不久便發見在她的身旁。我的祖母常和我們講一段磁石山的故事。當任何船舶走近牠時，船的

鉄骨立刻便被磁山吸引去了。失却了效用，鐵釘飛向山去，不幸的船員便在這拆裂凌亂的船板中覆滅了。

七月三十日

亞爾伯已回來了，我必須離開此間，假如他是地位頂高貴的人，而我在各方面都不及他，那我難於容忍的，眼看他享有這樣一位完美的人兒。「享有」罷了，維廉喲，她的未婚夫已在這裏！一位漂亮而傑出而可愛的人，人們對他，都很親切喜愛的。幸而當他回來的時候我不在場。不然會使得我的心碎裂的！他也很細心周到的；在我面前他沒有和夏綠蒂接過一次吻。他真令人欽佩，他對於夏綠蒂的這種敬意，我不得不愛重他。他對我很能表示尊重，但我猜想這是夏綠蒂的屬意，並不是起他自己的感情使然。因為女人們對於那些事是有一種巧妙的機智；所在如此的。她們雖不能始終地保持着兩個情敵的相互親善，但她們能運用這種工夫，便是她們的難能而可貴的事呢！

我不禁敬仰亞爾伯了。他那冷靜的性情正反露着我的躁急，那我不能自諱

的。他富有感情，並且他充分地感覺到夏綠蒂所對他的愛。他也沒有古怪脾氣，——你是知道的，壞脾氣是我最痛恨的一種罪過。

他以爲我是個有心性的人；我對於夏綠蒂的戀慕，以及對於她所表現的一切的興趣，增加了他的勝利，和他對她的情愛。我不願多問有否或因小小的嫉妒而揶揄她，因為我能知道我自己，要是我在他的地位上，我是能免掉這種感覺的。

他的事情，我不相干，我對於夏綠蒂的歡樂已經過去了。這叫做癡情，還是迷戀，我都不管名號有甚麼意義呢？我把事實來說罷！在亞爾伯未來之前，我現在所知道的，早已知道了的了。早知道我對她不能有所要求，我也從未有過什麼要求，換句話說，即使有充分愛戀可能的景物在面前，也不必渴望牠的享有享受。

我咬緊牙關，感覺着無限的侮辱和嘲弄，因為有人說，這已無可補救，勸我棄念。這種思想簡單的塞詞的支配讓我避免了罷！我在樹林中盤桓之後，回

到夏綠蒂那兒，我不能再前進了；因為亞爾伯正和她坐在花園中的涼亭之內，我已失了主意，動作和傻子一般，竟鬧了許多滑稽的事情。夏綠蒂今天向我說，「請你別再做出像前晚那樣的活劇。你那過分的高興，我可怕極了。」我和你說罷，從那時起，他去訪她的時候，我總走開，看見她獨自一人的時候，我便感覺愉快。

八月八日

請你別要誤會，親愛的維廉當我很深刻地評擊那些主張宿命論而認為無可避免的人，但並不是暗指你。我當然明瞭你的意見不能和我相同，事實上，你的話是很對。我僅有一點提出反對。在這世界上，一個人欲求適合於二者之中任擇其一的一種選擇是很難的，行為與意見變化，萬端正如鷹鈞鼻子與扁平鼻子的變形種種一般。

我能承認你全部的議論，然而你的「兩難論法。」不得不設法避免。

你的見地是如此：「你不是有獲得夏綠蒂的希望，就是全無，那麼，依前

者來說，就追求你的途徑，并捉進你的願望的成功。換言之，就後者說，就做一個男子，超脫這一種能使你衰弱和毀滅的苦痛的情愛。」我的好友，這是不錯的，而且說來很容易。

但是你能向一個被病病所纏綿而精神正衰弱得生氣毫無的不幸人，要求他立刻用匕首來了結他自己嗎？那侵蝕他精神的同一的疾病，不也同時把他實行拯救自己的勇氣剝奪掉了嗎？

你雖樂意用能同樣的譬喻來答復我：「誰不願與其疑懼因循而飽嘗人生的艱險，甯可斷臂以求速死呢？」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是對，我們丟開這些「比喻引證」吧！

罷了！維廉·總有時候，我會站起來解脫了一切，只要我知道什麼地方可去的時候，我便會飛開此地的！

同晚

我又已疏懶的日記，今天又在我面前展開了，我驚駭着我是何等地已經在

一步一步纏縛我自己了。我的立場，早已明白地看出，然而我過去的行動，却和小孩子一般！現在，我也明白看出將來的結果，但是我並沒有想着比較審慎的行動。

八月十日

我在此地定能過着最幸福的最愉快的生活，假使我不是一個傻子，我現所處的這許多快意的景況，可以確定是一種傑出人的幸福，而很不易聚在一起的啊！我是如此地感覺着——只有自己的心靈能使我們愉快。得邀容納於一個最美滿的家庭中，為家長所愛如同兒子，為小孩子們所愛如同父親，為夏綠蒂所——就是高貴的亞爾伯，他也從未有此許壞脾氣的表示來擾害我的幸福，用竭誠的情意對待我，除愛夏錄蒂之外，愛我之深，超越世界的一切。維廉，當我們在散步時，關於夏錄蒂的談話，你聽着定會愉快，世界上沒有事能比我們的關係更可笑的，然而想到這每每使我感動得流淚。

他有時和我談起她的偉大的母親，——在她的臨終時，怎樣把家務和兒女

付託給夏綠蒂，并把夏綠蒂付託給他，——從那時起一種新的精神怎樣便佔有了她，——夏綠蒂——怎樣注意他們的幸福她成了一位事實上的母親，——她怎樣的劬勞，沒有片刻時間不為他們的一些母愛所用，——然而她也不失她的愉快的興致，我傍着他走，在路旁採了些花，仔細地做成了一個花園，再投擲到我給過的第一個河裏去，凝視着牠們輕徐地漂浮而去。我不知道曾否向你說過亞爾伯要留在此地。他已經接受政府的委任，薪水很優的，我知道他在法院裏是很得人望。因他服務的認真而且似此準時的和守秩序的人，我很少遇着過。

八月十二日

的確，亞爾伯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昨天和他演了一場怪口角。我去向他告辭，因為我想在山裏消遣幾天，我現在正將這事寫着寄給你。當我正在他的房中走來走去的時候，我看到他的手槍。「借我幾枝手槍去旅行可好？」我說。「沒有不可以，」他答道，「只要你不嫌麻煩，請自己裝上子彈，因為牠

們掛在這裏只擺擺樣子的。」我取下一枝，他繼續說，「自從那次，我因極端的戒備，幾乎惹出亂子以來，這些家伙我多請教過了。」我很注意地聽這段故事。他說：「大約三個月以前，」我正住在一位鄉下朋友的家裏。我帶有一對手槍，沒有裝上子彈，我毫無掛慮地睡了。一個雨天的下午，我兀自坐着，甚感無聊，我不知道怎樣，突然起了一個想念——房屋許會被人襲擊——我們許會用着手槍——我們有把子彈裝好的必要。總之你能知道，我當時怎樣的幻想着，當我們沒有較好的事可做的時候。我便把手槍交給用人去擦乾淨并裝上子彈。他正和女用人作耍，試着槍想嚇她，那一嚇非同小可，子彈竟然發出去了——因為通條還在槍身裏邊，子彈衝出通條，直穿過她的右手，損傷了拇指。我只得自忍不是，爲了這，又賠貼了醫藥費用；所以自從那次起，把我的武器統不裝了彈藥。我的好朋友，深謀遠慮，又有何用？一切的危險。絕不能防備了。但是，——那麼，你得知道，我對任何人所不能忍的就是他來一個「但是」的時候，因爲一切的原則難免有牠的例外，這是不言而喻的。但

是他是如此周詳正確；如果他能想到他所說的是過分欠妥的，過分籠統的，或者僅一半的真實，他在未說之前，他絕不會停止形容變更，並減輕他的說法。在這種事件，亞爾伯是已深入於他的主觀；我不再往下聽去，我已沉陷在幻想之中了；再一種引人驚思的動作，把槍口對準我的頭額的右眼之上。「你這算什麼？」亞爾伯轉動了槍口說。「這是空槍，」我說。「就是空的，」他不能忍耐地答復道，「這又算什麼？我不能了解一個人，會蠢到要自殺，只是意念，已使我震駭了。」

「但是，」我說，「爲什麼竟有人一談到任何事情，便要說什麼癡狂哩，聰明哩，或者好哩，壞哩，這究竟的意義是什麼？你對於這種事的内容和動機曾仔細加以研究過麼？——你能解釋那引起這些事態並使牠們不可避免的原因嗎？假使你能如此，你下你的斷語的輕率，會比較地好一點。」

「但這是你會承認的，」亞爾伯說，「某些動作是犯罪的，不論牠是從何種動機發生出來。」我承諾了這一點，而且聳起我的兩肩。

「但是，好友，」我繼續說，「這裏也有些例外。竊盜的行為是要犯罪的，但一個人因為窮困到極點而犯着此罪，除想救濟他的全家以及他自己的餓死之外，並沒有其他的意欲，他是該受憐憫還是該受懲罰呢？如果有一個在正當怒氣中，把他的不貞的妻子和她的狡詐的姦夫結果性命的丈夫，或者有一個少女在她歡會的時間，失身於情愛的劇烈的快樂之中的少女，誰願擲第一塊石頭（註），就是冷酷的像我們的法律，對於這些案件也要加以憐憫并免除牠們的懲罰。」

「那是全然另一回事，」亞爾伯說，「因為一個人在情感劇烈衝動的時侯，一切考慮的能力已失掉了，只能當作酒醉者和瘋狂人一樣看待。」

「啊！你們這班學者，」我微笑着答道，「是總在呼喊着『放浪癡狂，酒醉！』你們道德家是如此的冷靜，而沒有同情心，你們憎惡酒醉的人，痛恨放浪，你們從旁走過，和利未人（註）一般，而且感謝着上帝和法立賽人一般，（註）因為你們不像他們中間的人。我也曾醉過酒，不止是一次，我的情感接近

着放肆；這是我所不自掩塞而承認的，因為我早已經驗了，凡是非常的人，做出豐功偉業的舉動時，常要被人詆毀，而當他如酒醉瘋狂一般。即使在個人生活中，也是如此，凡實行一種豪俠的慷慨的事業的人，沒有不被引起一種呼喊：『那行善者是瘋狂酒醉，』這不是予人以難堪害羞罷，你們，『你們聖賢呀！』

「這又是你的放肆了，」亞爾伯說，「你總喜誇大其詞的。在這個問題上，你無疑地是錯了，你把我們所談論的『自殺，』竟引比到許多偉大的舉動上去了，其實自殺是種懦弱耳。絕不可認為其他的一切。以速死比之堅忍地掙扎這苦痛的人生，當然是容易得多了。」

我是想要中止這種辯論了，因為像這種無聊的老生常談，討論着的時候，我是從內心的深處，竭誠地竟使我十分的難受，但是我依然鎮抑我自己，因為這種可惱的批評我在前先已聽慣了。所以我稍帶和平地答他道：「你說那是一種懦弱——請注意。別為表面的觀察所迷蒙。當一國的人民，轉側呻吟在暴君的專制淫威的壓迫之下，久而久之。會羣起而解除這種束縛，——你也能叫他

是懦弱嗎？一個人從大火中灌救燃燒着的房屋，覺得不但他的體力增加了一倍，而且忘掉了烈燄薰炙，如果輕易地像他平時的不興奮，是很難移動他的重負的；有時在侮辱憤怒之下，能追擊了數倍的仇敵，——這種人們也可叫做懦弱嗎？我的好友，假使抵抗就是力量，這抵抗力又如何能夠叫做懦弱呢？」

亞爾伯注視着我，說道，「請你原宥，但是你所援引的例子，對這問題究有何種關係。我却不明，」「也許」我答道，「因為我常常被人非難，說我的引證好似有些近乎詭辯。但是我們得考慮一下，我們能否將這個問題用另一種方向觀察；一個人——把尋常很愉快地支持的一種人生的擔負——竟決心解脫了去。這種人意志的狀態究竟是怎麼樣？——如果我們不這麼，對這個問題便不能公平的推論了。」

我接續說，「人類的天性」，「是有範圍的，只能受着相當程度的歡樂，悲悶，和痛苦，如果超越了這種限度，這就沒有辦法了，所以這問題不是人的是否強健或懦弱，而是人所忍受的痛苦的，究竟有否超越限度，不論這種痛苦

是道德的，或許是肉體的；依我的意見，叫自殺的人是懦怯者，和叫因患急性熱病而死的人是懦夫，是同樣的不通。」

「怪異的論辯！一切都是怪異的辯論！」亞爾伯叫喊了。

「不見得像你所想的那樣怪異罷！」我答道，「如果一個人的體質受着猛烈的侵擊而有所損害時，那末他全身的氣力同時也耗盡了，任你如何用盡方法，總不能恢復到原有的狀態，這我們便叫作致命的「死症」想你也承認的了。」

「那末，好友，我們該應用到精神方面來；試觀一個人在他個性的孤僻的狀態之中，思想着的意念如何地固結着他，外來的印象又如何地作用他，他的意念已固定了，直到最後有一種強烈的情感侵襲他，冷靜的思慮力，激起了他的毀滅為止。」

「這是無法可施的，一個精神健全而性情沈着的人，見了不幸人的狀態，便如何去忠告他，亦是無用的！正如同一個健康的人，不能灌注他的氣力和聰

明給他立在一旁的病榻上的病人一般。」

亞爾伯以為這話太廣泛了。我便向他提起不久以前投河自盡的一個女子，我又詳敘了她的史實。

她是一個好姑娘，她生長在家庭事務的狹隘範圍之中；每星期的工作是有規定的，她除掉於禮拜日稍稍打扮穿着好的衣服，和她的朋友伴着，出外散步，或者參加些時節日的跳舞，有時間或和鄰居們談話消遣，說些村中的誹謗和口角——以及瑣碎的事兒之外，不知有何愉樂的事。可是後來她那「先天的」熱情終被一種新的感覺所左右。這種感覺是因男子的一切諛媚所激發；她往昔的愉快漸漸變成沒趣了，到後來她遇着了——一個青年，她便覺對他有一種難以形容情感所吸引着了；在他的身上，她有一切希望繫着；竟忘掉了她周遭的世界；除他之外，目無所見，耳無所聽，心無所念，——只有他一個。只有他一個人佔有着她的一切。她不為虛榮心的無謂的縱溺所腐化，她的情愛直向着她的意中人堅決地推進；她希望成爲他的，並且預擬着她想在一

種永恆的締結之中，一以尋求她的一切的幸運和福祉。由他屢次的盟誓，保證了她的渴望；熱烈的擁抱和撫愛，增加了她所願望的情緒，更捉住了她的靈魂。她浮泛在朦朧她的幸福和預期的誘惑之中，她的情感興奮到了最高度。她終於張開了她的雙臂想把她一切渴望的意中人都擁抱，——而她的愛人却捨棄了她。呆木地，昏迷地，她立在懸崖之前，圍繞她的一切，都是黑暗。沒有預期，沒有希望，沒有安慰，——因為他雖見棄了她，她的感覺仍集中着他。她也看不見在她面前廣漠的世界，也想不到可以補苴她心靈空乏的人了；她只感覺着自己的寂寥，被世界遺棄了；她的魂靈為一種苦楚所迷亂和催逼，終於跳入深淵之內，把她一切痛苦，交付在死的寬大的擁抱中。亞爾伯，這就是千萬人的痛史呀！請你說，這不是身體的病患的一類嗎？她的體質沒法避免這種複雜情緒時，她的體力亦已耗盡，再也不能掙扎了，於是這可憐的魂靈只有付之一死。

可羞可恥，旁觀的人們見着這種事，會大聲疾呼地說：「蠢女子呀！她

該等待着；等到時間一到，這種印象；總會消失的，她的失望會變和緩的，定會有另一個愛人來安慰她。」又有人可以同樣底說，「蠢東西，該因熱病而死的蠢物！——爲何不等你力量恢復，把你的血液鎮靜？——那時一切都會好起來，而且會一直活着直到現在。」

這種正確的比例，亞爾伯還是不了解，他還提出些意見來辯論，堅固地指我所說的，只是個無理性的女子；但有理解的人，有遠大卓見和體驗的人，能了解種切，或許不至於死。「我的好友，」我呼道，「人類只是人類，當中心爲情感激憤了，感覺着自己爲狹隘的自然限制所拘束時，無論他的理智是如何的深邃，那是毫沒功用可言的那時，這或者更好些，——但我們將來再談吧。」我說着並且掣起了帽子。啊！我的心膈是充塞了，我們互不信服地散開了。在這世界中，人們互相了解，是何等的不易呀！

八月十五日

這是無可懷疑的了，在這世界上，任何事沒有像戀愛這樣的必不可少。

我知道夏綠蒂要拋却我，是免不掉有一場悲痛，這些小孩們的願望，只有一種就是要我明天再來看他們。今天下午夏綠蒂要我去校正她的彈琴。但是我未能做到，因為小孩們定要我和他們說故事；夏綠蒂有同樣的要求，使他們滿意。我服侍他們喝晚茶，他們對我和對夏綠蒂一樣的充分的滿意，我和他們講個頂好的故事，一個矮人伺候着的公主。我從這種練習自己也得到不少的進步，並且因為這些故事所發生的印象十分地驚異。我在下次的講述上，如其有時我發現了忘掉的某些事，這故事自然和以前不同了；但他們便馬上提醒我；所以現在我用一種同樣的不變的語調，努力真確地去敘述同一的趣事，絕對不加更改。這裏，我覺得一個著作家如何的毀壞了他的許多的作品，因為更改，即使改過的作品，在詩意的觀點上會得着改善。這印象已首先敏捷地容納着。只要我們信任了這些不可思議的事物，我們便有相當的定見；等到這些事物，已深入我們的記憶中，可憐還有人想努力底去塗抹他們。

八月十八日

有人說我們幸福的本源，亦可說是我們痛苦的泉源，這是真的如此的嗎？——我的心靈對於大自然的愛悅所生出的充滿而熱烈的情緒，在前曾鼓舞我以不斷如流的愉快，把一切的極樂的世界呈現在我的面前，到如今竟變成一種不可隱忍的煩惱之因——猶如困人的魔鬼常常追尋和纏擾着我。以往我從岩石上瞭望隔河的那些山峯和青綺秀麗的山谷，見着一切大自然在我的周圍開着花，發着芽——這些山從麓到頂有高大而茂密的樹林覆蔽着——這山谷蜿蜒盤繞，為最可愛的森林所蔭蔽着，那溫柔的河流在颯颯作聲的蘆叢中流瀉着，那暢盪的晚風所吹送着的遍天的美麗的烟雲，——倒映在水中，我又聽得四周的樹林裏有聲聲悅耳的，鳥語的歌唱，在夕陽最後的燦爛微笑之中，有千千萬萬的昆蟲羣集懽舞。斜陽的回光，把營營的甲蟲，從牠們青澀的臥榻之上喚起，同時四圍的和緩的喧嚷又使我注意。於地面，我看着青苔從乾燥的岩石上吮吸他滋養料，叢草繁茂地滋長在磽瘠的沙丘之上，——這一切，

大自然的心靈，對我表現着熱情的鼓舞，而且使我的心中塞滿了熱烈了，我感覺到我自己在那種充溢的豐滿之中得到神化的穎悟，而無窮世界的莊嚴燦爛的色相在我的心靈中，如何明白地呈現着。偉大的山脈環繞着我，深谷在我的脚下，瀑布急湍地衝倒在我面前；滔滔的川河在平地上流瀉，岩石與山壑，發出響亮的回聲，我看見無數的「力」，正在大地的深處運動着，並且增加着，甚至於無窮盡地在地面上天空下，有生生不息的萬千種的生物。有無數的萬千種的生物在四圍生活着，而人類却熙來攘往的聚息於他們的小屋之中。自謀安全的棲息，在他們的想像中，以為已是統治了這廣大的宇宙了。可憐的蠢物喲！因為你是細小便把一切事物都認為微渺了！從人所難於到達的大山。橫過無人涉跡着的沙漠，以及無盡的海洋邊垠，瀰漫着永恆創造者的精神；他曾給予生存的每個塵芥微末，都在他眼中得着眷顧，啊，那時候在我頭上翱翔的飛鳥，怎樣使我常常興起一種願望，就是飛徙到無涯的大水之邊，從無量數泡沫的杯中，飲取人生的快事；并竭我心靈的有限之力，僅一刹那之間以分享

那創造者的厚福，由他自身將一切萬物所成就的幸福，

好友，只要我回憶到那時候的情景，便能自慰了。回想那許多不可形容的情緒，并把牠們重現出來，這種情形使我的精神越發提高，超出牠本身之上，更令我感想着我現在的困惱加倍地緊張。

這好像是一幅簾幕垂掛在我的雙日之前；無窮人生的期望，在我面前有一座永恆開放的墳墓的深處。一切事物能夠維持他存在的全力的是少極了，一切都成過去；——有時候像暴風閃電一樣地迅捷向前打折了一切——我們的存在只是暫時的隨着急流前進，雖不為滔浪所沉淪，便為岩石所碎擊。沒有片刻不損毀你和你左右的一切——沒有一刻時候，你不是，一個破壞者。就是無心的散步，也要踐害了千萬可憐的昆蟲的生命；一舉步便損壞了蟲蟻們辛勞經營的構造物，而把一個小小的世界，擾成混亂。不；這不僅是人世間諾大的罕有的災難，如洪水浸蕩去了我們的鄉村，地震滅沒了我們的城市，那才使我感動。我的心靈消失於這種意念；破壞隱藏在宇宙內的任何部分之中。

天地從不造就一物，不自己毀滅自己和近牠的一切；所以我在環繞地球的空氣及一切活動力的之中，痛心徘徊在我的歧途之上，而所謂大自然在我看來只是一個殘酷的巨怪，常欲吞噬牠自己的骨肉。

八月二十一日

徒然的，我向她張開我那兩臂，當我早上從疲倦的睡眠中醒來。徒然的，我夜晚間我在牀上尋覓她，當那甜蜜夢寐欣悅地騙着我，在牧場上她近傍着我，我便把她的手握住，吻了無數次。有時我在半睡半醒之中，想着她偎在身傍的時，那種懽悅的情緒，淚珠兒便從我苦悶的心中潛流而下，及至喪失了一切的慰藉，我更為未來的憂愁而哭泣了。

八月二十二日

何等的不幸呀！維廉。我的活潑的精神已經退化成自滿的暴棄了。我不能安於怠惰，然而我又不能從事工作。我無思想；能力，我對於自然不復有所感覺，書籍也能使我憎厭。我們一旦自棄，便要整個地消失了！我很想並

且很願我能做一個勞動者；清晨醒來，我抱着一種期待，一種追求，一種希望，對於這破曉的一天。我常常欣羨亞爾伯，我看見他埋首伏案在公牘和文書的工作之中，我便私忖着，如果我處他的地位，我會快樂。這種感想印入我心已久。我曾擬寫信給你和部長，要求在使館中謀個位置，你說我會得到的，我自信能達目的。部長對我早就有器重的表示，并常勸我尋找一種工作。這只消一點的工夫便可解決的事。我又想起馬的寓言（註）這馬因厭倦了自由，便自我苦吃，甘願駕上鞍子和羈勒，供人馳騁，以致疲憊而死。我不知道怎樣取決，這種因變化而起的煩悶，莫不是在我各種生活的狀況中，隨處追隨我不安靜的靈魂的一種結果嗎？

八月二十八日

假使我這許多毛病得能痊愈，那一定會在此間治愈的。今天是我的誕辰，清早我便收到亞爾伯送來的一個小包。打開來便見一條絳紅的緞帶，那是夏綠蒂所佩帶着的，當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我已有好幾次請她給我。配襯着

的禮物，是兩冊精裝的威史坦（註）出版的小本荷馬集，為想免除我在旅行時攜帶愛涅司坦（註）的大版本的不方便，我對這書希望已久了。你看他們已怎樣預料着我的願望，他們對於友誼上的一切體貼入微怎樣地明白，較之大而貴重的禮物使受者所貶抑的要超勝不少，我對這綴帶吻了一千遍，那些不可再來的幸福的日子在每次呼息中記憶着，這使我充溢着熱烈的愉快了。維廉；我們的命運是這樣，但我並不因此怨尤：人生的花只是空泛的呀！消逝了好多，一點兒痕跡，也留不下，結果的好少呀！——並且果自己，成熟的又多麼罕見呀！然而有了花夠了！——我的好友，我們要是不難受地讓那實際成熟的，腐蝕衰敗，毀滅而不曾享受着，這不是怪異嗎？再會吧！這是一個歡欣的夏季。我常在夏綠蒂的果園內，爬上樹去把那最高枝上懸掛着的梨子。搖落下來，她站在下面，等牠們落下便檢起來。

八月三十日

我是多麼不幸的人呀！為何我如此自欺呢？這種狂暴的，無目的的，無結

果的戀愛究有什麼意思呢？我現在除向她之外無所祈禱。除她之外我的想像力中不見別物，圍繞我的一切事物，除對她有關係的以外，都無足重輕了。在這種迷戀的憧憬中我却得了許多的快樂時刻，直至我不得不離她而去的最後一剎那間。啊！維廉，我的心靈常常因此而自苦的，當我同她坐在一起，我把她的姿態，她的風度，和她的意識的安琪兒的表示，樂享了幾小時的工夫之後，我的感覺便漸漸地興奮到最高的限度，視覺變為朦朧，聽覺陷於無聞，好似有位刺客的手扼住了我的呼吸器，我的心便跳躍着，想尋求我苦痛感覺的解放。有時我常不知道我究竟存在否。在這些時候，如果我找不到任何的同情者，夏綠蒂又不許我享有她的哀矜的慰藉，在她的手上哭出我的悶抑的時候，我便感覺我不得不割捨她而走去了，走向田野之間，去浪遊攀登險峻的懸崖，或在人跡罕至的叢林中強行通過一條道路，於此我雖為荆棘叢莽所創傷中；我反覺得着一種慰藉！有時我因不勝疲憊和飢渴之苦而橫臥地上，有時在夜深人靜，明月當空時，我便在幽林中倚着古樹坐下，以休息我疲勞的肢體；有時我就在

這疲憊的舒展中睡眠到破曉。啊！維廉，隱士的穴居，幽棲，布衣，荆帶，比之和我所遭遇的會轉成爲奢侈與耽溺吧！再會！我看我這不幸的生活，除了墳墓之外沒有了局。

九月三日

我定要走了。謝謝你，維廉，你爲我決定了我動搖的意旨。我抱定離開她的心了。已有整個的兩星期，我定要走了。她已回城內去，現在她在一位朋友家裏。并且亞爾伯——是，我定要去了。

九月十日

啊，這是何等的一晚呀！維廉。我今後能克制一切了。我決不會再見她了。啊，我恨不能俯挽在你的頸上，帶着熱淚和狂喜，向你表示出一切攪擾我心靈的情緒！我坐在這裏喘着氣，努力鎮懾我自己。我等待天亮，東方日出的時候馬便會備好在門前了。

她正甯靜地睡着，不想到我們上次見面便是最後的一次。我是離她而自在

了。我鼓着勇氣，在兩小時的晤談中，不曾把我的意旨宣洩。啊！維廉，那是何等的一種晤談！

亞爾伯曾約我在晚飯後回到夏綠蒂的花園中來。我在栗樹下的層臺上，望着西墜的太陽，——這是我最後一次看牠越過了優美的山谷和靜默的河流而西下了。我和夏綠蒂在以往曾到過此地並看過那綺麗莊嚴的景物，而今——我在樹列的夾道上走來走去。那是我珍愛的樹列。在我未認得夏綠蒂以前，一種神祕的感情，常常吸引我到這裏；我們在相識的時候，對於此地我們有同樣的愛悅，這是何等令我們懽悅，這種奇異的，景色是和藝術家的想像力有同樣地奇異。

在這栗樹之間，更有一片廣大的景緻。記得我在從前信裏已經說過，幷也狀寫過那邊際上羣集高大的櫟樹，每當風在林中吹颺着，這夾道便漸漸的黑暗，直至盡頭深隱的所在，有一切的美媚，藏匿在神祕的靜寂中，我還記得第一次我在晴朗的中午，走入黝暗的僻地時候，有種憂鬱而奇異情緒籠罩着我。

我曾神祕地想道：這裏總有一天成爲幸福的或苦痛的背景的。

我掙扎在去留的相互交戰的思慮之中，已經有一小時光景，我聽着他們走上層臺來了。我跑去迎接他們；我握住她的手，吻她的時候便戰慄了。我們走到層臺的頂上，月亮正從蔥鬱的山後升上來。我們談了許多問題，不知不覺已到達這幽僻的場所。夏綠蒂走進去便坐下了。亞爾伯坐在她的旁邊；我也坐下，但我不安的情感使我不能忍受而久坐了。我站起來，立在她的面前。來去走着，重復坐下。我的狀態十分不安而苦惱地。夏綠蒂使我們注意到月光美麗的印象，一輪銀白的色彩，照遍了我們的面前和層臺，以及栗樹之外。這種綺麗的景色，使我們感着一種幽異之念，因我們所在地的四圍全是黑暗，我們沉默了，過了一會兒，夏綠蒂說：「我在月光中走着，每每記念到我那已死去的愛友，每每充塞了『死』與『未死』的意念。我們會再生，維特！」她帶着一種堅毅而激越的聲調繼續說，「但是我們大家還會認識嗎？——你怎麼想？你的意見怎樣？」

「夏綠蒂，」我握着她的手，眼淚盈眶地說道，「我們再會相見的——在這兒，或在那兒，我們還會遇着呢！」我不能再往下說了。維廉，爲什麼她在我慘別的意念充塞了心頭的時候，會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呢？

夏綠蒂繼續說，「并且，死去的人們能否知道我們，他們究竟能否知道我們現在是很好而且愉快嗎？他們會不會知道我們，記念他們的情愛呢？每當寂靜的夜晚，我母親的幽靈常在我四周徘徊；當我在我弟妹中間坐着的時候，他們傍繞着我，圍聚在一起，好像從前近傍着她一般！那時我便舉起我含淚的雙目向着天，但願她會來臨，并看出我是如何的實踐了，在她臨終時候的囑託，做她小孩子們的母親。我便帶着何等的熱情喊道，『恕我，我最親愛的母親請你恕我，假如我是沒有相當的代替了你的地位。啊！我已盡我所能的了：他們暖衣，飽食地，并且更受着愛撫得着教育。親愛的母親呀！但願你能見着我們的安甯與和睦，你會以極熱誠的感謝去鑽美上帝，你在臨終，曾爲我們的幸福，向他做過同樣熱烈的祈禱。』」她這樣地自己解說着，但是，啊，維廉，

誰能夠對她的述說有相當的辦法？生冷無熱情的文字，怎能表現出這種神聖的精神！亞爾伯婉轉地中止了她。「這使你感動太深了，我親愛的夏綠蒂呀！我知道你的精神在這種場合有興奮的愉悅，但我求你」——「啊，亞爾伯，」她說，「我知道你忘掉那天晚上我們三人圍坐在一張圓桌上，我的爸爸不在家，小孩們都睡覺了，你手中常拿一本書，但很少去讀：談起那高貴的人物，是比任何事物都得超越的——我那美麗精明，溫良，而又常辛劬的母親。唯有上帝能知道我，常在夜禱時洒着眼淚祈求上帝使我能夠代替母親撫育弟妹們。」

「夏綠蒂，」我叫着，那時我跪在她的面前，握着她的手灑落了千行淚珠在她手上。「上帝的祝福和你母親的精靈都臨照你。」「啊！我願你早就認識她！」她更緊握着我的手說道，「她原是值得你認識的人呀！」我想着，我幾乎會昏暈了：我從未受着過如此尊寵的稱讚。她又繼續說，「然而她竟註定在她的青春時便死去，那時她最小的孩子，不過六個月，她病得不久間，竟至悠然

的長逝了。——她最感難過的，就是這些小孩子們，尤其是最小的。在她臨終的剎那間，她吩咐我把小孩們帶到她的面前。我照辦了，年紀小點的還不知道眼前的喪失，年紀大的却都不勝其悲哀。他們圍立在榻前，她把疲弱的雙手向天舉起，為他們祈禱，又把他們挨着吻遍了，便叫他們走開，和我說：「你做他們的母親罷。」我的手給她握着，她說，「我的女兒，你的擔承多重，你有母的慈愛心和母的管理才，我在你感恩的淚流中看出你已懂得什麼是母的慈愛；向你的弟妹們表現出來，並且對你的父親要竭盡忠實和孝心，一如主婦；今後你便是你父親的安慰者了。」她問起父親，父親因為要隱藏他不可忍耐的悲哀，已退出去了——他已心碎了。

「亞爾伯！那時你也是在房裏的。她聽得有人走動，便問是誰，並且要你走近前來。待她看着我們兩人，便帶着一付安詳而欣慰的神氣，她表示深信的態度，——我們是會幸福的，相互的幸福。」亞爾伯俯挽着她的頸，吻着她，叫道，「我們現在是如此了，我們將來永永是如此的。」鎮靜的亞爾伯，這時已

被感動，我自己也興奮到不可形容了。

「慈祥辛勤的母親，竟別我們而去了，維特！偉大的上帝呀！我常常幻想着，我們和世界上認為最親愛的一切，一定要離別的吗？沒有人比這些孩子們感覺着更深切的；他們經過很久的時候哭泣悲傷，還常訴說一個黑人把他們親愛的媽媽帶走了。」

夏綠蒂立起來。這使我激奮了，但我依然坐着，握住她的手。「我們走吧，」她說，「時候已不早了。」她要縮回她的手；我更的握住她的手。「我們還會相見的，」我呼道，「我們還會相識，無論在何種變化之下，都會相識的，我走了。」我接着說「我決意的走了，但是假如我說『永遠地』走了，這我怕不能保持我的說詞。再會吧，夏綠蒂！再見亞爾伯；我們會再見的。」她帶着微笑地答覆我道：「是的，我想，就是明天。」

明天！我如何底感想着這句話！啊！她竟一點兒沒有想到，當她把手中縮回了去離開的時候。她們走出了樹列，我便倒臥在地上大哭了；我又跳起來，

跑上層臺，從那菩提樹蔭之下，看着她的白衣，漸漸地走向園門，不看見了。我展開了我的兩臂，而她也消失了。

第二篇

一七七一年十月二十日

昨天我們到達此地了。大使正患着小恙，所以這幾天我們不會出門。假使他能減少乖戾和悻怒，一切都會如意的了。我看得是太透澈了，命運註定了種種嚴重的艱苦給我；但是，我有的是勇氣呀！輕鬆的精神，可以容受任何的事物。輕鬆的精神呀！這一句話從我的筆下出來時，我微笑了。這一點兒「輕鬆心境」便會使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一個極幸福的人了。但是，別人的能力遠不及我，却極端滿足地在我面前炫耀，我難道還要對我的才能和天賦懷疑嗎？慈惠的上帝呀！我叨惠了你付我的一切的能力，你何不扣留我所有的幸福中的一部分，而給我一種自信和自滿的意識的代替呢？

但是你教我忍耐呀！忍耐，一切總會好起來；我鄭重對你說，我的好友，你的話不錯；自從我鎮日地和衆人們周旋往還，觀察到他們的所作所爲，和如何從事，我已覺得我自己很滿足了。因爲我們造化生就如此的，我們總好拿自己比別人，以別人比自己，所以我們的幸福和災殃，多依據圍繞我們的外物和他人的。因此比孤獨更危險的事；是沒有的；我們的想像力，激起新的飛騰於幻景的羽翼之上，常想有一列人物的圖形，而現出，我們自身好以其中最卑下者。一切的事物，比起他們的本質，似乎更偉大了；好像一切都超過了我們。這種意志的運用是很自然的；我常常感覺我們自己不完滿，并且覺察着別人有許多特色而我們是沒有的，更把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歸賦於他們，這樣我們便造成理想中的一個完全的，幸福的人——然而造成者，實在是我們自己。

但是，當我們不問什麼缺點，和失望，以及一切勢力，懇摯地着手於工作，并能堅毅不拔地努力前進，這樣，我們便覺得雖然有時不得不轉帆轉舵。但比起別人，利用風與潮水的助力，反會造成更多新的記錄；其實，這不能就

算滿意，除却和其他者并駕齊驅，或者在爭逐中追出了他們之外。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在此地已可以忍耐地住下了。我覺得在冗煩的事務中，我得有不少的利益，并且有一些人他們在我面前演出各種變化不同的娛樂。我和C爵士某已結交誼，我敬重他的心日進月增了。他是一位理智健全和識別偉大的人；他的見識雖然比別人豐富得多，但并不因此而有對人冷淡的態度，他常能引起愛慕和交換最熱誠的情感。有一次我和他去辦理一件事，他對我表示着有興味的。我們初次交談，便覺得我們能互相諒解，而且他能和我談論，與別人說話不同。他那坦白和開誠的態度，使我非常感動，我覺察着他的偉大的意志和我們同情。這是最真誠最純潔的快悅。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不出我之所料，大使於我有無限的煩麻。他是天下極頂的迂執的「阿土生」他作起事來，一步一步地，簡直如同老太婆一樣的瑣碎煩贅：他是一個不

能使人歡意的人，因為他對自己絕不滿足。我的辦理事務，依着規則且有精神；等到事已辦完，便將牠擱在一邊。但是他屢將我的文件退回，說道，「行是行的，」但請你再一看，因為「重看之下，總有可以改善的，或有更好的字句更較切當的冠詞換上。」那末，我真忍性不住子，情願見着鬼。沒有一個連接詞或一個副動詞可以省略的；他對我喜用的倒裝句。有着極度的反對，假使語句的句讀不用官書成法時，他便看不懂內容的意義。和這樣一個人合在一起做事，真是大可悲哀的了。

我同C伯爵的交結，對於這種不幸，却有相當的慰藉。他前天和我明白地說，他對於大使的迂緩和猶豫是很不樂意的，并說，像他那樣的人對己對人俱有障礙；「但是，」他又說，「我們也只好容忍着，像一個旅行者攀越高山樣；假使沒有這山，路程自然會更捷近而又好走的，但是既是有山在那裏了，旅行者也不得不攀登而過了。」

這位老先生察出了伯爵對我的愛好，這是使他不愜意的。他便一有機會便

在我面前表示輕視伯爵。我自然要反對他的，但事體只得更外弄僵了。昨天他製造了一番有關伯爵的「空氣」向我暗示。他說，「伯爵，」「是老於世故的人，也是個辦事的人才；氣派也很大方，寫作也很敏捷；但他和有一般文人無異，少有真實的學問。」他還做着臉色望着我，鬚髯是在問我有否感覺着這些。但是我對之沒有產生什麼同情；因為我向來輕視這種模樣의思想和行爲的人。我反對他，并且態度很激烈。我說，「伯爵，」「這個人，論他的品性和才能，是值得敬重的，我從沒看見過一個人的心懷比他更有用更豐富的學問——他是，精通各種問題，能多方運用，而且又能保持着對於日常事務的細微處的一切活潑。」這些話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於是我即起身告別，深恐他因我的忿懣而反予我以更大的刺激。

這一切都是你們的過錯，你們拏活動來鼓吹我，勸導我才上了這個羈絆。那種了蔬菜挑着五穀到市內去賣的農人假使不是比我更有用的工作，那末讓我在這已被束縛的划船上再做十年苦工罷。

啊！顯赫的可鄙和厭倦，我們在隨處可見得這一班蠢物，他們官慾薰心，到處鑽營着。這種可憐又可鄙的熱情是完全赤裸裸地表顯出來！譬如有一位女人在此，向他人不停地說她的家世和財產。那末陌生人都會當她是一個癡婦，她的腦筋中，已被階級觀念和財產的虛榮所渲染了；但是更可笑的——她不過是此處近鄰的一個縣長的書記的女兒。我真不懂，人類何以如此降尊自己。

我更加覺得日益拏自己去評斷他人的愚蠢了；我自己既有如許的麻煩，我的心靈在這不絕的困惱之中，我是很滿足，只要他們讓我有自由的特權，我也不願再去干涉他的自由。

最使我刺激的，就是不幸的產生官階差別的範圍。我也知道階級的差別是有相當的必要，並且對我自己亦有許多便利——但我不願這種制度的在，以致阻障我在世界可以享受的瞬息的快樂和幸福。

最近我認識一位B女士，是位在這虛偽的人生中能保持其天然而和悅態度

的人，兒我們初次談話，便很投機，在分別時，我要求她允許我去訪她。她在很親切的態度中允許了我，使我急切地等待這愉快時刻的來臨。她不是此地人，她寓居在叔母家中。這位老婦人的面相不甚悅人。我對她很表敬意，我大部分的談話是向她說的，沒半點鐘的光景，我便看透了她是她姪女後來所承諾的各節；她的叔母年事已高，而少財產，智識也甚淺缺，除掉先人的家世以外，沒有可以自滿，除掉高貴的出身以外，沒有保障，除她理想的高貴中俯視平民的頭頂之外，沒有什麼快樂，她在年青時是美麗的，她在早年已自誤了她的光陰，玩弄了許多可憐的青年們，到了中年，她才屈伏於一位退職軍官的溫柔之下，她在她的身體和小部分收入的酬報中，便和她消磨了所謂她的「銅年時代。」（註）他已死了，她便感覺孤孀的冷寂。伶仃地度着她的「鐵年，」（註）要是他姪女不美貌的話，她不會有人去理睬的。

一七七二年一月八日

人類真是種什麼事物。他們整個的靈魂被形式所佔有了，將他們智力和體

力的奮鬥，終年貢獻在追求寸步的進境，和獲得較高的位置上。要不是這種人，定會向其他方面去尋求職業；他們因為在種種小事上煩心，竟把重要的事務忽略了。前星期，在雪車遊戲中，因小有優勝的爭執，我們整個的愉悅全被破壞了。

一班蠢物，不能懂得真正的偉大，并不在位置的高下，因為位置第一的人，很少主動重要的部分。許多國王不是被大臣們操縱着嗎？——許多大臣不是又被祕書們操縱着嗎？這樣看來究竟誰是職位最高的呢？我以為是能識人的，且有充分的精神和才能，使用人的力量和熱情，以實行和完成他自己的計劃的人。

一月二十日

我的親愛的夏綠蒂，我不得不寫信給你了，因為我在此地鄉村旅店的一間小屋子內躲避暴風雨。當我寄居在惡劣的D市，——我處在陌生人中，——陌生人，尤其對於這種心理——我沒有時間想着要和你通信；但在這茅舍之內，

在休息時，在這寂寥中，有雪和冰霰打在我小窗的玻璃上，我第一個意念着的便是你，我纔進此間的瞬息工夫，你的模範兒便浮現在我的面前，一如我所記憶！啊，我的夏綠蒂，這神聖而溫柔的記憶呀！仁惠的上帝呀！我們在第一次結識時的這種幸福的片刻。重又回復出來了。

我最親愛的夏綠蒂，我在這混亂的漩渦中；我的神志是已全枯竭了，然而我的心靈是沒有片刻的滿足，我享受不着一霎時的幸福；一切都沒有了——什麼也沒有接觸着我。我就好像，站在木偶人戲的前面，我看見小木偶們在我眼前活動，我便自問這是否是一種視力的錯覺，我和這些木偶們在一起玩弄，或者甯說，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但有時當我摩觸着鄰人的手，我覺得這不是肉體的，我就震顫地忙把手縮轉來。在晚上我想要賞玩明晨的日出，但到那時仍在牀上；白天我要在月光下散步，然而到那時候我還在家裏。我不知道為何要起來，也不知道為何我要去睡覺。

使我的生存的要素已不有了；使我在深夜之中歡忻的，使我從早晨睡眠中

興起的，這種刺激力是永遠消失了。

我所得的只有此地的一位B女士。使我有興味。因為她能像你，我的親愛的夏綠蒂，假如我把她來比你的話。但是你許會說，「啊！他已學會拍馬了。」這多半是準確的。近來我已是很隨便了，因為我沒法不這樣。一些人們也都說沒有人比我更懂得奉承——或者虛偽，你要加上一句，因為這種技能總不移易地伴着另一種。現在我要和你說B女士了。她有活潑而豐富的熱情，不住地從她的碧眼中閃耀出來。使她煩惱的便是階級，使她心中一無如意之處，她願意離開這習俗的漩渦，我們常常在想像那鄉村景色中的一種隱居，生活的幸福；我們還談到你，我親愛的夏綠蒂，她對於你的身分表示敬服，但她的敬服，並非免強的而是自然的——她愛你，喜歡聽說關於你的事情。

啊，我願在你那一間幽雅而空氣和藹的小屋中坐在你的脚下，可愛的小孩們會圍繞着我們玩耍。要是他們太麻煩的時候，我會講些可怕的妖怪故事來鎮靜他們，使他們靜默地羣集在我的四周。

太陽是莊嚴中帶着燦爛地沉落了；他那最後的光輝正照耀在覆蔽郊野的雪上；暴風雨已經過了，我又不得不回到我的牢獄去了。再會！——亞爾伯同你在一起嗎？他對你怎樣？千乞恕我此問！

二月八日

過去一星期內，天氣是最不好了，但我認為是一種幸福，因為我從寄寓此地以來，天好出太陽的日子，總被不速之客們胡亂地消失過去。遇着下雨，落雪，降霜，暴風，我便自祝，在家裏總比在外邊的好，在外邊也總比家裏的好，我倒可以自安了。在清晨太陽出來，表示一個晴天的時候，我便要直喊起來道：「現在人們又得有一種的破壞天惠了；」他們破壞了一切——健康，名譽，幸福，安樂——他們多半由於無知，無識，無能，如果依他們自己的說法，說不定還有最好的意志。我有好多次要屈膝地在他們面前祈求着他們不要在破壞工作之上。用功夫了。

二月十七日

我怕大使不會再和我在一起共事了，他是實在令人難以忍受了。他辦理起事務來可笑得很，使我不得不反對，并照我自己的意見去做，那自然囉他以爲這些事都做得很壞。因此最近他向政府告我，部長給了我一次和婉的斥責——雖是婉和，然而究屬是申斥。此後，我便擬遞辭呈，那時便接到他一封信，我十分敬佩他信中所昭示的崇高，聰穎，和博大的精神，而屈服了。他竭誠地撫慰我的說情感不要太過度，盛讚我的責任心，感動力，和堅忍性以及種種充分的精神，這是我青年應有的銳氣，——對於這一種方興未艾的銳氣，他并不不要抑損牠，但要善用牠，使牠有適當的活動，且產生實際的效用。所以我現在又安心了一禮拜，不再自尋煩惱了。心氣的和平真是寶貴之物！我的好友，我願這些珍重的寶物不要輕易的消失！

二月二十日

我願上帝保佑你們，我的好友，倆！願你們有一切的幸福，是上帝拒絕我的那些幸福！

我真感謝你，亞爾伯，感謝你的欺瞞我，我企盼着你們結婚的消息，到結婚那天，我要鄭重恭敬地將夏綠蒂的肖像從壁上取下。并把牠和我所有別的信件藏在一起。現在你們已成婚了，她的照片依然留在這裏。好讓牠留着罷！爲什麼不可能呢？我知道我仍是你們社交中的一人，我曉得，夏綠蒂心中仍佔有我的—席，我佔着此中第二位置，我要保持着這位置，啊！假如她忘掉我我定會發瘋的，——亞爾伯！這個歡念真倒霉喲！再會，亞爾伯——再見，天上的安琪兒——再見夏綠蒂！

三月十五日

我剛遇到一種悲傷的事件，這要使我離開此地了。我不能忍耐！完了！這是無藥可救的，都是你們的不應該，是你們催逼我去就那不合宜於我的位置。現在我有理由對自己得住，我們也是！但是怕你們會又把這次的事情，答在我過激的性情，那末親愛的先生，我告你將這個事變紀錄，用真實的史家筆調敘述出來。

C伯爵的愛我并且器重我；這是人所共知的，我已向你說過一百遍了。昨天正是那班顯貴在晚間例行聚會的一天我也在。我從未知道這個聚會，也未想到我們下級人員是不應參預這種交際的好！我便同伯爵吃飯，飯後我們就踱步到大客廳中去，一塊兒走去地踱着，我同他說話，還有一位B上校也在一起，上校才到，聚會的時間已將近了。天曉得！我正無所思念，那時誰知道又來了一位尊客S夫人，同她的丈夫和他們的音粗身胖如鵝的女兒，纏腰平胸——昂着頭帶有傲慢的一副倨驕的神氣，他們從我身旁走過。我既然由衷地看不慣這一種人，我決定先走，等伯爵和他們的的閒談中止時，我便可告辭，這時我那可愛的B女士進來了。因為我一遇着她，真是心歡意悅，所以我便留着，坐在她的後面，和她談話，並沒有留心別的，過了一會。我覺得她鬢有些惶恐，並且在她安穩的態度中停止和我答講。我因此才憶起了。「天呀！——我對自己說，「她也同其他的人一樣嗎？」我感着悶煩，想要退出；但又留住，對她的行動予以原諒，理想她並非存心如此，并還希望得着她友誼的

認識。不一會，其餘的賓客都到了。有F男爵穿着法郎西士加冕時代的大禮服，（註）N大法官和他的聲夫人，衣服破舊的I君，他那古式的服裝，帶有明顯的摩登的補綴，——滿了全身。我和那些相識的人攀談，但他們的回答都很簡略，我只留心察看B女士，沒有注意到廳隅的女賓們在交頭接耳，囁囁私語，後來又漸漸地在男賓中擴大起來，S夫人毅然地向伯爵提出。（這都是B女士後來向我說的）後來伯爵竟向我走來，並招引到窗口邊。「你知道我們奇怪的慣例，」他說，「我感覺賓客們都不願你在這裏；——」我不待他說完，「我便請求原宥，」我呼道，「我該早就想着這點，我是疏忽，但是我知道您會恕我這一點。我就要走的，」我又加緊地說，「但在以前，但我的不好的習性把我阻留了，」我帶着微笑向他鞠躬告別了。他緊握了我的手，一切盡在不言中了。我立刻退出了這顯赫的盛會，躍上一輛馬車，趕向M地方去到山上，看太陽落山，並誦讀荷馬集中那章美麗的詩，烏里司受好客的牧人款待的一節這是實在是使我快悅的。

傍晚我回家吃晚飯。只有幾個人還在飯廳中；他們將桌布的一邊撩起，丟着「擲骰子。」性情和善的A君走進來；他脫下帽子，見了我，便向我走來和我低聲地說；「你剛才碰着一件不快意的事嗎？」「我嗎！」我呼道。「伯爵喚你退出盛會！」他說。「我說，會！鬼會！」我很願意退出的。「我很高興的，」他又說，「你這樣不經心，却使我很難受，因為他們已經四處轟傳的了。」這種環境於我漸感苦痛。每個人走進來，都要望一望我，就是為着那次的事變，我的心便更苦起來。

現在我恨不能拿短劍來戳入我的心胸；當我聽到自己受人哀憐，以及我的仇者的奏凱式，他們說這是自負的人的常事，他的頭自大地昂起來，并且裝着藐視禮節，以為是一種瑣屑無用之事。

無論怎麼樣的堅忍！請你說，有誰忍耐得住人們的譏笑，和誣陷，在他們已經佔了他的上風以後。當他們無意識的舉動，無所根據的時候，我們自然能夠忍受着無所用其不平之鳴。

三月十六日

一切的都一致對我。今天散步時我遇着B女士。我禁不住又要同她走在一起；等我們離開了她的同伴時，我便要向她詢及對我改變態度的原因「啊，維持！」她用一種親切的聲調說，「你是知道我的心的，你何以如此不了解我的痛苦？那一天我走進了客廳，我爲你何等的難受。我早就看明了一切——我要想和你說，怕有一百回了。我知道S夫人同T夫人，和他們的丈夫，有你在場時候，他們甯願退出會去；我知道伯爵不願拂意他們，現在因了此事，閑話已鬧得這樣多了。」「怎麼說！」我喊了，并且努力藏抑我內心的衝動，因爲昨天安德蘭所和我說起的一切，這時又都痛苦地想了起來。「啊！這已經使我有幾多的犧牲！」這可愛的姑娘說，她的雙目已充盈着眼淚。我幾乎再也不能自制，甘願跪倒在她的脚下。「請你說罷！」我嚷着。眼淚從她的雙頰流下，我神志十分地狂亂。她揩去了涕淚，一點也并不隱瞞。「你是認識我的叔母的。」她繼續說，——「她也在場的她看見此事是怎樣的見解！昨夜和今

早，維特，我受了一番教訓對關於我和你往來。我竟無法不聽見你被斥責和被鄙視，我不能——我不敢——多替你辯護。」

她說的一字一句，都好似利劍一樣刺我心頭。她未曾覺得，如果隱瞞了這一切，會對我何等的一種慈悲！此外，她又說這一切的無聊，會更廣泛的傳播出去，那些蓄心揭人隱秘的人，會如何的得意；他們對我此次因高傲而受的懲戒，會如何的快樂，和因對人缺乏敬意而受的屈辱，因此種種我固久已被他們所譴責了。維廉，聽了她敘說這一切於一種極端誠懇的同情的聲調中，使我的情感何等興奮，現在我仍在極端的不安狀態之中。我願意有我因此事而譏笑。我將憤而刺他，見着他的血，許會使我有可能的舒服些。我已經提着利刃要給這苦悶的心靈一點舒服怕有一百回了。聽見博物學者曾講過一只高貴的馬，他在長途中激奮與疲憊的時候，他便本能地用自己的牙齒啣破一根血管，以便呼吸調和些。我也時常這樣想，要放開一根血管獲得我永久的自由。

三月二十四日

我已向政府提出了我的辭呈，我希望得會核准，并求你恕我，事前沒有同你商量，這是無論如何我要離開此地。因為我知道你會有一番勸導，叫我留任，所以沒有——我求你將此訊婉達母親。我不能替自己做任何事；那末，我又如何能勝任幫助別人呢？這一定會使她傷感的，我那將來可以達到先做參贊後升公使的前程，會自己斷絕，不向前進轉往後退。議論吧！由你們的便，說起你們的理由就是要勸我留下——我是走了。但是我走的方向，我不能不給你們知道，我可以和你說，某親王現在此地。他極願與我同遊；聽得我有辭職之意，他已邀我到他的別墅中去同過那明媚的春天。我可以完全的自己主張；我們對一切問題，既能彼此都同意，所以我要一試自己的命運，同他一路去了。

四月十九日

謝謝你的兩封信。我所以遲延作答，因為我沒有接得政府的回復。仍在此間，故留着此信，我怕母親會向部長請求駁回我的辭意。但是我的辭呈現在已

得批准了。不消說，這次的批准，是何等的勉強啊，至於部長寫給我的信也不再說了，說了你會因此引起悲傷。親王送我金幣二十五元的餽贈；如此好意，實在使我感動淚下。因此新近曾向我母親請求的款子不需要了。

五月五日

明早我離開此地；我的故鄉，距離大道只六英里，我想再去看看，並且重溫我童年時代的幸福之夢。我父親逝世之後，母親便離棄了那可愛的住所，而移市內時的那道門口，我要再去看看，現在你們在悽慘的市內深居簡出。再會，好友；以後的經歷我會告知的。

五月九日

我要到我故鄉去旅行，抱着朝山進香者的一般虔誠，並且經歷了種種出乎希冀之外的感觸。走近又大而高的榆樹，離村只有十分之三里格，我便下了馬車，讓牠先去，以便我，獨自步行着，可以生動自由地領略我一切回憶中的愉快我站在那枝榆樹之下，就是我童年時代散步時的止境與目的地。昔日的景

物變換得不少了呀？當日，我在幸福的無知之中，仰慕着未知的世界，我希望從牠得着我心所願的各種歡忻與愉快；然而如今，已從廣漠的世界回頭，呵，好友，我已攜帶回來了幾多失望的希冀與失敗的計劃哪！

我眺覽着那在我面前蜿蜒起伏的高山，在當年牠們於我好多次做我願望的對象。我常在這兒憩坐良久凝望着牠們，熱烈地徘徊乎陰翳之下——徜徉乎澗谷之間，那是我遙望中的最可喜愛的景物。當我的假期已滿娛樂時間已過的時候，我是何等流連趨趨地離別這美媚的地方，趨趨！我走近村莊——舊時的別墅和庭園又在眼前；我憎惡這些新建的，以及此間所有的一切種種更換。我進入村莊；那以往的一切感覺重又出現了。好友，我不能詳述，或許我所感覺興趣的一切美媚事，物敘述起來，反會變為單純無味了。我曾擬向鄰近我們舊屋的市場上投宿，我走進去時，便看見我們幼年時受教於一位老女師的那所私塾的屋現已改為店鋪了。我想起當時在那禁錮中所受的煩悶，痛苦，涕淚以及心頭的抑鬱。我一步一趨沒有不出特殊的感觸，即使聖地的巡禮者，亦決遇不到如

許多的聖蹟，使他追憶善感，並且他的精神絕不會受着更豐富的感動。一件事可以做個例子。我沿着河走向農場去，這是我從前的常常散步的路，是我們童年時代常做削水片遊戲的地方，我走到這裏便停止了。我便又回想着，這河流的趨向，我以前如何的常常注視，以研討的熱誠追求牠，揣想了許多水流所經的地方；然而，我的想像力雖不久便竭，水依然由近漸遠地流去，我的幻想直至不可見的遠處的眺覽，才恍惚迷離而止。好友，的確似此幸運的，而又有涯的，原是我們先民的生活，他們的情感和他們的意念，不是和兒童一般的活潑嗎？當烏里司說到汪洋無際的大海，和廣漠無垠的大地時，他的字句是又真切又天籟又深刻感動而又神秘的。我們現已同小學生們一樣懂得地球是圓的了，這又有什麼重視呢？人在地面上，所需於地以求樂生的本就微幾，至於人的死後所需於土，更微渺無幾了。

現在我同親王在他的獵莊裏。同他在一起，倒很愉快。他為人誠實，毫無虛偽的。但他的周遭有些怪人，我對他們簡直莫明。所以他們不像歹僻的人，

然而他們也沒有正人君子的態度。有時他們也很夠誠實，然而我竟不能信服他們。又有使我難受的，是親王喜愛口誦耳聽的來議論，並且所抱的見地總和別人已經發表過的一樣。

他雖尊視我的學識與才能，却忽略了我的心靈，而我的心靈是我唯一的珍寶，唯有牠是一切의 泉源，是我們一切精力的，一切幸福的，一切禍患的泉源，我所知所能的一切，任何人都可以修養而得，然而我的心靈是我唯一觸有的。

五月二十五日

我曾有過一種計劃，在我的腦海裏，但未成就之前；我本不願和你說，現在已是失敗了，我也不妨向你說一說，我想去投軍，想去實行，已有許久。我隨親王永到此地，這是最大的原因，因為他是個有軍職的。有一次我們一同在散步，我便向他談起我的計劃，他却反對；要是不聽他的主張，那我就會變為實在的想妄者了。

六月十一日

不管你的說法怎樣動聽，我是不能再在此地久住了。爲什麼我再要留在此地呢？我已經夠厭倦了。親王待我的仁慈寬大，已好到無以復加了，但是我仍不安。總覺非久住之地。我們兩人之間，可認爲共同之點，一些也沒有。他是有理智的人，但是極其普通的，我和他交談所得的興趣，不比從書本所探得之爲愈。我在此大約還住一星期，以後我又要開始我的旅行生活了。從我在此最得意的工作，便是繪畫，親王對於藝術很有興趣，假如他不爲死板的成規與僅有的藝術的標準所拘束，他定會進步的。我最最忍耐不住的，有時和他談論，我用一種熱烈的想像發爲藝術和自然的表現時，他突然把學者的意見來辯論，并胡亂地引用些藝術上的術語。

六月十六日

我又做了一回遨遊世界的旅行家了，不，這只是個地球上的過客！然而你們又何嘗不是呢？

六月十八日

我要往那裏去呢？我向你說吧。我住在此地還得兩星期之久，以後我打算去參觀某地的礦區。可是，這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談，事實是我再去接近夏綠蒂，——沒有別的。我自己也在好笑我心中的主意，我竟服從了牠的（心中的）指揮罷了。

七月二十九日

不！不！這好極了，——一切都好了！我，她的丈夫！啊，上帝呀！你給我以生存，假使你已經替我備就這種幸福，我倒要一輩子向你頂禮摩拜了！然而我是不願怨天尤人的——恕我的眼淚吧；恕我這空妄的希求吧，她，——如果是我的妻！啊，這不過是僅有的意念，倘得擁抱着最親愛的人兒在我的懷裏！——親愛的維廉，我全身在戰顫了，只要一想到亞爾伯擁抱着她的柳腰的時候。

我難道不應該直說嗎？我為什麼不應該？她同我比同亞爾伯會更幸福

此呢！亞爾伯不是滿足那麼情愛的願望的人。他非常缺乏感覺性；他缺乏——他們倆的心靈并不同情地相印着！啊，好友！例如在讀一本可愛的書，我的心和夏綠蒂的心總相契合，更有好多次，因想像着個性的故事所顯露出我們的情緒，我便感到我們兩人實在是天生配偶的！然而，維廉，他在傾心地愛她；這種戀慕，究有什麼不值得呢？

我被一種不堪耐人的所訪問糾擾。我已將眼淚揩乾了，我的意念已鎮靜了。再會，我那頂好的朋友。

八月四日

世界上，不只是我是不幸的人！一切的人，都是爲了希冀而遭逢失望，爲着期望而受着欺罔！我曾去拜訪菩提樹下的那位賢婦人。（見前信）最大的男孩子跑出來迎我；他那歡欣的呼喚，把他的母親喊了出來，但她帶着很沉鬱的神態。她第一句的談語是「好苦呀！先生，我的小約翰已經死了。」約翰是她最小的孩子。我靜默然無言。「我的丈夫已經從瑞士回來，空着手，一文錢也

沒有，要不是那些慈善的人相助。他定要求乞而歸，他在路上又害着熱病。我一句話也不能置答，不過給了小孩子一些東西。她請我用些水菓；我允領了，我充滿着悲哀便離開了那裏。

八月二十一日

我的情緒一刻千變。有時人生所預期的幸福會展開在我面前；可惜，這僅是一刹那。有時我迷戀在睡夢中，我便不期而然的說道「假使亞爾伯是死了？那怎麼樣呢？——啊！她會——我會——，」這樣我追求着一種幻想，直至到了不可再想時，我又戰慄起來。我經過那初到夏綠蒂家的那一條路，走進村門，我的心靈沉淪於這已呈示的種種變化了。一切的一切，都是消逝了。一些情緒也沒有。心靈沒有一絲的衝動，我的觀感如同已逝世的王子，他的靈魂會回來，到他在盛世時代所建築的，修飾得極奢華壯麗的傳留給他的愛子的，那座莊嚴的宮殿；然而他只能發見光榮的已經消逝，昔日的美翰美奐已變為荒蕪廢墟而已。

九月三日

我有時竟莫明所以，爲什麼她要愛別一個人，爲什麼她最愛別一個人；因爲我在這世界上從未愛過別人，我愛她這樣地專一，這樣地傾心，在這世界上除了她。我是一個人也不認識的。

九月四日

的確如此！天時已呈現出秋的景象了，我和我的周圍也都成一片秋景了。木葉已凋，色呈萎黃了，鄰近的樹木葉子，是脫落了。你記得我剛到此地之後，給你的信上不是說過一個小農夫嗎？新近我到瓦爾海牟訪問過他。聽說他的生意已被停歇，現在是無人理睬了。昨天我往鄰村去，恰巧在路上碰見他。我和他交談，便把他的事告訴我。這使我十分地有興趣，我向你再說一遍，你一定容易於了解的。但是我爲什麼又要對你麻煩呢？我爲什麼不將我一切的煩悶悲苦，自己隱藏起來？我爲什麼要時常給你機會，使你來憐我罵我呢？但是，沒有什麼，這也是我的命運了。

起初，這小農夫答復我的問話時，帶有一種內心的憂鬱，有些害臊的表示；但後來我們便互相了解了，不但說話既減少了吞吐，而且已坦白地自承他的過錯，哀傷他的不幸。好友，我願能把他的言詞，詳細地敘述出來。他帶着一種歡欣的追憶，他說：『在我走開之後，對於女主人的情愛，日有增加，弄到後來簡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說什麼話，要做什麼事。吃也不能，喝也不能，睡也不能；感覺着好像窒悶地難受。於不由自主地違抗了一切的指揮，忘掉了一切的命令；好似被鬼魔迷着一般，最後，有一天，他曉得女主人走進了晚餐廳，便跟着她去，或者甯可說被她吸引了去。因為她對他的請求置之不理，於是他便用起強暴手段來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做出的，他呼着上帝，以求證實他的意思，對他是尊重的，並且他的熱望除了竭誠地希望和她結婚，在一塊兒度日之外沒有其他的期待。』他說到這裏，便又含糊其詞，好像有些事是難以爲情說出似的，但是結果，終於帶着羞愧地向我說出了。她予以一種親密，與她允許他的種種放肆。他在述說中停頓了兩三次，並且極熱烈地和我

說他並非有意要糟蹋她，因為他愛她的真實依然和向來一樣；而且這一段事實，從未有所洩漏，現在說來是專為讓我相信他決不是喪心病狂者而已。那末，好友，我又要啓用我那老調兒了，你知道這是我所常用的。如果我只能描狀出他以前和現在站在我面前的樣子，——只要我能將他的語句詳確地寫出來，你會感覺到他的命運，有不得不同情處。但是夠了。我的幸運和我的性情你是知道的，我對於那些不幸的人，尤其是對於這種不幸的人，易於引起我的同情，這是你所了解我的。

我把這信細讀了一遍，纔知道我把此事的結局遺漏寫了，這倒是容易補充的。因為她兄弟的從中破壞，女主人對他變為疏淡了；她的兄弟早就憎恨他，預備把他驅逐出去，因恐她再嫁之後，她所有的豐富的財產，被人奪去，會使他的兒女失所期望了。因為她是沒有兒女的。結果小農人被辭退了。這全部的事件惹起很多的誹語，以致女主人即使對他有意，也不敢讓他回去，從此他另僱了一個侍役，聽說這位兄弟對新雇工同樣地不滿意，她也或者要嫁他：

但是我的報告者和我鄭重地說明，他自己已決定，雖然經過如是的不幸但仍要留得生存的。

關於這件事，我沒有加以誇大的；又未加以粉飾；實在，我因為要使用我們慣用的文雅辭句，所以在敘述中，已經減少了損壞了牠的熱烈。

這種戀慕，這種忠實，這種熱情，絕不是詩意的虛構。這是千真萬確的，並且牠有最偉大的純潔的寓意，呈現在我們所視為粗魯而未受過教育的，人們的純潔心靈之中。

我們是受過教育的，不是導人入邪的。但是我祈求你仔細的讀一讀這故事，今天我的心氣平靜，因為我要寫這段敘述，在我的筆墨中，就可看出，不像往常那樣的凌亂而激憤。同時請你再想想，維廉！這就是你朋友的故事呀。我的命運已經是一樣了，將來也要一樣的；可是我和這可憐人比起來，我的勇氣和堅決，不及他的一半，如此想來我便躊躇了。

九月五日

亞爾伯因為有事往鄉下去了，夏綠蒂給他寫一封信，這信開首寫着「我最親最愛的人，您趕快回來吧；我懷着萬千的樂意在等候你。」一位朋友帶來一個口信，說他因有要事在身，馬上不能回來。夏綠蒂的信沒有發出，當晚這封信落在我手裏。我讀了發着微笑，她問我笑從何來。「啊！想像力是何等的一種天賦的寶物呀！」我喊着，「我在幻想着這是寫給我的！」她便躊躇了，好像不樂意。我是無言了。

九月六日

當下我第一次和夏綠蒂跳舞時所穿的這件青色上衣，我已決心犧牲而換脫了。因為實在不能再穿下去了。現在我已定做了一套新的，領襟和袖口，準同舊的一樣，並且新背心和褲子。也是同樣的。

然而這新的終不能使我發生趁心的意念。我不明白——，但是我想遲早該會喜愛牠一點。

九月十二日

她因去接她的丈夫，所以已有幾天不在家了。今天我去訪她；她出來迎接我，我極其溫柔欣慰地吻着她的手。

一隻金絲鳥從鏡台上飛來站在她的肩上。「這是一位新朋友，」她說，她把鳥兒棲息在她的手上，「這是送給小弟妹們的禮物。真是可愛！你看！我要喂牠的時候，牠便撲着翅膀，很輕巧美觀地來啄食，牠也會吻我——看嗟！」她尖掇着她的嘴，這鳥兒便很乖巧熱心地擁進她的溫馨芳唇，好像牠也感覺到享受着無上的豔福似地。

「牠也會吻你呢！」她說着，就把鳥兒送過來。小鳥的嘴兒從她的嘴裏轉移到我的嘴裏，這可喜可愛的感覺好似最甜蜜的豔情的先導。

我說牠的接吻好像在尋求食物似的，所以好像因這些不滿足的撫愛而失望似的。

她接着說，「但是牠是從我嘴裏啄食吃的呀，」她便引伸了含着食物的嘴唇去就牠，並且微笑着帶有無限的美媚，允許她共享一種天真爛漫的情愛。

我使回過了頭來。她不應該有此舉動！她不當以這種天真和幸福表情來激起我的幻想，也不應當把我已睡眠的認為人生是一無價值的心靈。再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然而又爲什麼不該呢？因爲她是知道我多麼地愛她，

九月十五日

維廉，這使我悲狂了，這人生中兼有真實價值的東西已經很少了，然而人們偏不能去欣賞。在IS——地方的那兩棵胡桃樹，說來你該記得，往日我去拜訪某老牧師的時候，曾和夏綠蒂休息在牠之下。那些蒼秀的樹叢！偶然的對牠們一看已足使我心頭常懷歡樂，牠們伸展着雄偉的枝幹，對於牧師住宅的庭院！何等地修飾點綴着，多少年以前手植這樹的老牧師，我們追憶起來，是同等地愉快有趣！教師們曾不斷地提起他的姓名。他是從祖父那裏得來的。他必定是位極賢德的人，我在那些古樹的陰翳之下，回想起他，不禁使我景慕了。昨天教師向我說起那些樹已經被砍倒的時候，兩眼還帶着淚珠呢！是的，砍倒在地下了！我暴怒了，我願將他殺死，那首先砍鋸這樹的怪物。我一定會如

是！假使我的庭院中有兩株這樣的樹，如果一株因枯老而死的時侯，我會真的悲哀地痛哭起來。但是還有一些慰藉——這是屬於人類的感情的——合村的人都對此起了不平之鳴，我希望這牧師的妻子，許會因村人餽贈的中止，而明白她在本地方的情感上受了何等的創痛。因為這樹就是她砍的，——是現任的牧師的妻子（我們的舊牧師已死了）一個瘦長多病的女人，她對於世界抱着輕視，不錯，正因為這世界整個地在鄙視她。這病女人假充着有學者，不自量力地研究聖經，贊助並主張耶教的新式改革，和道德的和批判，並對於拉瓦特爾（註）的狂熱便把她的兩肩聳起。於是她的健康已損壞了，她所享有世界上的任何樂趣。便妨礙無餘了。只要有這樣的一個東西便會把我們的胡桃樹砍伐了！我絕不能容忍這事。她的理由是說，什麼落葉使得她的庭院潮濕與污穢了，枝幹把他的光線阻礙了，果子熟時，小孩們要擲石頭去打落牠，這種種喧囂便觸動了她的神經，擾害了她的深思熟慮，尤其是當她正在考量侃尼考德（註）賽牟勒爾（註）和米查立司（註）等人的困難問題的時候。我知道這全教區的人

，尤其是老年人，都是很很不滿意，我便問，「爲什麼容許她這樣做呢？」他們的回答是「啊，先生，這裏的習慣只要是村長發了命令，我們這班可憐的農民再能說什麼？」但是有一件快事，牧師——是季常之流，他有一次想從他妻子的任性中獲得些利益——要想和村長均分這些樹。稅局得了報告，便叫他們拿去充公，因爲這樹木的所在地，稅局對之早有拍賣之議，現擬一并賣給最好的主顧。樹木依然橫置在那裏呢。假使我是統治者，我倒要處置他們這一班的人——牧師，村長和稅局。我若是統治者？在那種情狀之下，我不會注意生長在村內的樹木了。

十月十日

只要看見了她漆黑的眼睛，在我的心裏是感覺着幸福了。所最注意的是亞爾伯不似一個這樣幸福的像他——希望是——像我會已是，——假如——我并不喜用這些停頓符號，但是在這兒我不能用別的來表示我自己；這或許已是足夠地直言無諱的了。

十月十二日

我西安(註)在我心中已接替了荷馬。這些高尚名詩導引我所到的是怎樣的世界！徘徊於廣漠之野，圍繞於暴風之中，在朦朧月色之下，我們見着古人的精靈；自崇山之巔，涵濤之中，聽着幽怨的哀音自巖壑中發出，在墓草已宿的墳林之中有少女在悲傷哭泣，爲着她戰死疆場的情人而哀號歎息。我遇着銀髮皓首的詩人，流連在漫山深谷之中，追尋他先人的足跡，可憐呀！他只尋得他們的墳墓。於是傷感地仰望着沉淪在滄海駭浪中的慘淡的月色，古往的幻憶感動了勇士的心頭，——往日逼近的艱危激發起義勇，這一輪明月照耀過他們滿載戰利品奏凱而歸的戰船。在他的神態之中我了解他深切的悲傷，我看見他行將消逝的光榮竭其餘輝，沉向深墓之內，他沒精打彩地對着他所親愛的死者的幻影，吸入一種新的而且深感的愉快，他凝注着這不久便會掩沒他的黃土和深草，高呼道，「遊人會來的，曾目擊我的光榮的遊人會來的，并會來問詩人在那裏，——芬戈(註)的有名的兒子在那裏？他會走遍我的墓地，追尋

「我不着！」啊，好友，我願我立刻便能像一位高貴的武士，拔起我的劍，從一種人生艱險的痛苦憔悴中救起了王子，我的靈魂便任其追隨我親手解放的「半神」而去。

十月十九日

可憐呀！空虛——這可怖的空虛，我感覺在我的心胸中！有時我想，倘若我能夠有一次——只僅有一次把她壓在我的心上，這恐怖的空虛便會充滿了。

十月二十六日

是的，好友，我相信，我永遠地相信任何生物的存在是無足重輕的。有一位朋友剛來訪夏綠蒂我退入旁的屋子裏，并拿起一本書。但覺得不能讀下去，我便坐下來寫字。我聽她們的談話；她們談些尋常瑣屑的問題并談些市內的新聞。誰要結婚了。那一個病了，病很重呢，——她傷風；她的形容漸漸地消瘦了，她忽然的中風了。夏綠蒂說。「N的病也很不輕」那位女友說，「他的四肢

已經浮腫了，「我聽了她們的談話，我的生動的想象力，馬上會想到病人們的牀榻上去。我想像着他們不願死，正在向死神奮鬥，他們的周遭只是，痛苦恐怖，好友喲；可是這兩位女人談起這些的時候，好像談到路人的死亡一樣，並沒有多少分別。我向屋中回顧，——我看見室中掛着夏蒂綠的衣服安着亞爾伯的文件，以及我所常見的一切傢具，還有我正用着的墨水瓶，——我便想我究竟是這家裏的什麼人？——一切事物。我的朋輩尊敬我；我對他們也很謙和，我沒有他們心靈好像便不得快感，然而——假如我是死了，假如我離開了這團體，而回去了，他們到究會感覺嗎？——或者他們因喪失了我而他們生存中感覺着空虛嗎？是的，這就是人的弱點，有些地方，人自有生存的最大意識，存在世人的記憶中，或竟在鍾愛者的心靈中確留有最熱烈的最有力的印像，就在那同一地方他也一定會毀滅——消失——而且非常得快。

我想到人與人間的心情，能相互感應的是何等的少，我真要因此而碎裂我的心胸了。我所沒有的興趣，戀愛，愉悅，歡樂，和快慰；一切的幸福，別人

都不給我。我也不願將我心靈滋生着活潑的情緒，去為一個心中本來沒有這同樣溫情的人祝福。

十月二十七日晚

我所有的，如此之多，然而我對於她的情愛，把一切吞沒了我所有的，如此之多，然而我沒有她，什麼也都沒有了。

十月三十日

我已經有好幾百次想去擁抱她。天吶！這是何等的痛苦，如此的寶物，一再在我面前，呈現，然而我不敢接觸她一下！接觸原是人類自然的本能性。小孩子們見着任何物事，不是就去接觸的嗎？然而我呢？……

十一月三日

只有天會曉得我躺在牀上，總有一種願望，或者就說是希望，希望我可以從此不再醒來了！但是到了早晨，一睜開眼睛，又看見了太陽，這便是我的不幸了。假使我是任性所為的，我能夠因心願的不滿足而怨天，尤人，或者責之

於失敗的計劃，那末，我這苦痛難堪的重負許會減輕了一些，然而，可憐！我感覺着太悲慘了。我自己的是苦難的唯一根源，可不是嗎？實在，我的心胸，所以含有一切煩悶的泉源，就因為牠在前曾含有一切愉快的泉源。我不是曾經一度享受過這幸福的人嗎？隨在有樂園在他跟前，他整個的心靈曾向着全世界推展。如今這心靈已消逝了，沒有情緒能使她復活；我的眼淚已乾了，我的感官，已不再為易感的涕淚所影響而復起，使得我的理智衰敗而毀滅了。我痛苦已極，因為我已消失了生命的唯一樂趣，用來創造這圍繞着我的世界的生動而神聖的力，已不復見了。當我從窗際眺覽遠山，望見晨曦從山中破曉而出，照耀着依然被圍在靜寂無聲中的郊野，同時柔順的河流蜿蜒地盤繞於已在落葉的柳樹間；莊嚴偉大的大自然燦爛在我的面前，這瑰異的景色也無能為力使我已頹萎的心靈引出一滴歡樂之淚；在這片刻之中我便感覺好似一個懺悔者立在天父之前，冷酷地，呆木地，而且無所感動地。我即常常跪倒在地上，懇求上帝給我眼淚的造福，好像失望於久旱的農人，在祈禱上蒼的雨露來潤澤他們枯槁

的田禾。

但是覺得我們縱使如此的懇切祈求，上天也總不賜與我們以日光和時雨。啊，我追憶以往的日子，使我更加難過了，當日我何以能如此幸運的呢？因為我耐心地聽候上帝的神佑，而且帶有心靈感謝的誠意，領受他的賜與。

十一月八日

夏綠蒂十分溫善體貼地指責我的「不自節制。」近來我喝酒已比平常更多了。夏綠蒂說，「不要喝罷！」想着夏綠蒂吧！」我說，想着你！這還用說嗎？——難道我從來不想着你嗎？我不只是想；並且你已佔有了我的心靈了。就是前幾天你馬車上下的那地方，今天早晨我還去坐一會兒呢！」她馬上怕我再說下去。忙用別的題目阻止我。好友，我的精力，全已毀壞了；她要怎樣便可以把我怎樣。

十一月十五日

維廉，我謝你，謝你的真誠的同情，和善意的忠告，我請你放心。讓我盡

受我的苦罷。我雖不幸，但仍有力量足以撐持到底的，我尊崇宗教，——你是知道我的。我覺得牠能給予疲弱者以力量，苦痛者以慰藉；但是宗教對於一切的人是一律的嗎？你要知道，在這廣大的宇宙裏；你會看出有千萬人，宗教對他們從來不曾存在過，更有千萬人，宗教對他們是絕不會存在的，無論他們是否教徒；那末宗教定會對我存在嗎？上帝的兒子（耶穌）不是自己說過在他周遭的人，都是他的，是天父交給他的嗎？我曾給他了嗎？假使天父要自己留着，能如我心中所常想的，那末，又是怎樣呢？我求你不要誤解這意思。不要從我存心無過的字句中滋生什麼嘲笑的意思，我已披心瀝膽向你陳說，不然，我甯願緘默了；然而我不願對這種彼此十二分懂得的許多問題轉示畏縮。所謂人類的命運？只是受着定量的艱難，啜飲盡苦味之杯罷了。其他又有什麼呀？在人類的慣例之下，天帝的杯子，實在是太苦了，為什麼我要假作矜持，說牠是甘美的呢？我那全部的人生會在「存在」與「毀滅」之間戰慄；「過往的回憶，如像電光一閃，隨卽啓示「未來」的黑暗之深淵；一事一物都在我的四

圍消融；全部的世界也都與我幻滅；在那可怖的一霎時間，爲什麼我還要畏縮呢？「我的上帝喲！我的上帝喲！你爲什麼遺棄我呢？這不是（耶穌）的聲音嗎，他受盡壓迫，無法救助，在將要陷入無可避免的毀滅，力竭徒勞，於臨死時竟這樣悲歎，——」難道我還要羞於發出這同樣的聲調嗎？以他（耶穌）伸展上天似同一件衣服，尚且如此，我對於這具有恐怖性的光景難道不該戰慄嗎？

十一月二十一日

她不覺得，她也不知道，她正釀就了一種會使我們兩人同歸於滅亡的毒品；而我正痛快地將這致我毀滅的毒酒一飲而盡。那些和藹可親的表情是什麼意思？——她常常——常常——不，不是常常，有些時候注視我，——她帶着一種和顏悅色聽着我一種無意的情緒流露出來，正和我的不幸的表情，在她的神色中，含有憐惜。

昨天我臨別的時候，她拉住我的手，并說「再會，親愛的維特！」——這

是她第一次叫我「親愛的；」這種聲調，深深地印入我的心靈。我曾反覆了一百遍，並且昨夜，臨睡的時候，我自語了不少的話，忽然的說，「睡罷，親愛的維特！」連我自己也忍不住好笑起來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不能祈禱上帝，使我和他斷絕，因為我常感覺到好像屬於我的。我不能向上帝祈禱把她給我，因為她是別人的了。在這趨向中，我常轉將苦痛當作歡樂的遊戲，假使我有時戰勝了苦痛，我會作相反的祈禱。

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的難受她是覺得的。今天她對我一看，直刺入我的心坎我見她一個人，她是默不發言地凝視着我。我在她的身上不再見到美媚和天賦的熱情——那些從我看來是已幻滅了。但是她那格外動情的表示，引動了我的心，——完全表出了她最深切的溫熱的同情與憐惜的。我為什麼不跪倒在她的脚下呢？我為什麼不去擁抱她，而報她以千吻呢？她迴避了，她去彈「批霞娜」去了，她唱着低

微悅耳的歌聲，伴奏那和諧愉快的音調。她的兩片嘴唇，從沒有看見過似此地的可愛；這芳唇的張開好像專門吸取樂器中發出的和美麗聲調似的，只從她動人的櫻口中才能回應出天上的聲浪。啊！我的情感有誰表現得出呢！我已全然地服從了，跪下來并宣誓：「柔美的芳唇哟！天使在守護着你，我絕不再褻瀆你，不敢吻你了。」然而，好友，啊，我願——但我的心靈因此而恍惚迷離了——這種幸福我但願能夠一嘗然後再赴死以贖此罪孽。何等的罪孽？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每每向自己說，「只有你最不幸，一切別人是都幸福——沒有像你這樣磨折的！」那末我便讀了一節古代的詩，我好像了解我的心靈了。我得多多忍受。但在我之前的古人也曾像我這樣不幸過嗎？

十一月三十日

我的困憊絕不會再復原了！我無論走到那裏，好像總有注定的災難來困惱我。今天也是——啊！可憐的命運！可憐的人類！

午飯時分，我向河邊去散步，因為我的胃納不好。周圍的事物都呈淒涼；冷濕的東風從山上吹來，黑雲四布遮蔽了曠野。在遠處我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人，在巖崖中徘徊，好像在尋找花草。當我走近他的時候，他聽到我腳步聲，便掉過臉來，我看見他一種有趣的容貌，有沉靜的憂鬱中帶有熱烈而慈祥的表示，形成他面孔上主要的特點。他那長而黑的頭髮，分披在肩上。從他的衣服看來，好似下級社會裏的人，我想即使打攪了他工作，也不會見怪的吧，所以我便問他尋找什麼。他很傷感地歎息着，答道，我在尋找鮮花，可是遍找着。我帶着微笑和他說。「這不是花季了。」他一面走來，一面說，「啊，花多着呢：」「在我的園內有兩種玫瑰花兩種耐冬花；一種是我父親給我的；牠們滋長得同野草一般；這兩天我尋找牠們，總找不到，這裏有許多花，黃的，藍的，和紅的，龍胆草也開着很好看的花；但我一樣也找不着」我覺得他的有點古怪，所以用冷淡的神氣問他：「你要找花做什麼呀！」他的面上，現出一種奇異的微笑。他把手指嚙在嘴裏，似乎在希望我不要洩漏他的事，便向我說：

我已允許我的情人，替她紮一個花球。我說。「那很好，」他答道，「啊！她的東西多着呢；她是很富有的。」我接着說，「然而，」她喜愛你的花球。」他便喊着說。「啊，她還有珠寶和花冠呢！」我問她是誰。他說「但願州政府還了我的錢，我便不會成爲這樣的人了，說來可憐！有一時間，我是很幸福的，但那已過去了，我現在是——」他頭向着天。他的雙目潸然淚下了。我說。「你以往是曾經幸福過的嗎？」他回答道：「噢，我願現在仍然如此！那時候我真是愉快，滿足極了，和人所能有的一般，」有一位老太太向我們走來，喊道，「亨利，亨利！你在那兒，我們已經四處找你；快吃飯罷。」我向她走過去，問道。「這是你的兒子嗎？」她答，「是的，」是我可憐的不幸的兒子。啊！上帝給我的苦惱」我問他是不是久已這種樣子。她答，「他像這樣平靜的已有廿年。我感謝上天，現在他這樣的全愈了，他以往很瘋狂有一年的工夫，鎖在瘋人院裏。現在已不打人了，但談起來，總是皇帝皇后沒有別的。從前他本是一個很和善的青年；曾幫助我管過家，他也能寫字，後來突然的變得懊喪起

來，害了狂熱病，竟至昏迷成獸，到現在就是你所見的這樣子。先生：假使我只需要和你說，——「我打斷了她的話，問起他所矜持的一度的幸福究在什麼時候。」「可憐的孩子！」她帶着憐憫的微笑喊道，「他的意思是指他正在發狂的時候——那時候他還不絕地遺憾——他在瘋人院中什麼事都不知道了」我聽了這話，好似晴天霹靂，便攔一塊錢在她手中，趕緊走開去。

在我急遽地回市的時候，我喊道，「那時是你幸福！」「那時你是愉快，滿足極了，和人所能有的一般！」天神呀！這是人的命運嗎？他獲得唯一的幸福的時候，是在他理智未開之前，還是在他理智喪失了以後呢？不幸的人！然而我却豔慕你的命運！——我豔慕這種誘惑，你做了犧牲的誘惑。你為你的情人帶着歡愉，在冬季裏跑出去尋覓鮮花，但在你找不着的時候，便悲傷起來了，而且還不明白鮮花為何不開。但是，他帶着歡愉地，無希望地跑了出來，又走回去仍和我來時一般。你想你能成為何等樣的人，假如州政府還了你的錢。好幸福的人！你把你的不幸，歸於一種物質的阻障，你不知道，你不能想

到，在你迷亂的心中，病弱的腦部，寓有那不幸的源泉，世界上一切的君王都不能救濟你的。

該死的東西！病人為增進健康，到極遠的溫泉去旅行，殊不知這反而要加重他的病狀與更痛苦的死態，而竟有人嘲笑他，這真是一個沮喪的懺悔者，到聖墓上去參拜，以求良心的安甯和災難的減少，而竟有人欣喜雀躍地侮弄他，這真是該死的東西。每一艱難的履步踏在崎嶇不平和未經涉跡的道上，擦傷了他創痛的兩足，在他煩惱的靈魂裏，猶如注了一服鎮痛劑。久已疲勞的行程，每使他懊喪的心靈，得有一夕的慰藉，你們這班誇大的狂妄者。呀！你敢說這是狂熱嗎，狂熱！啊，上帝。啣！您看我的眼淚罷！你已給我們人類一分兒苦痛，我們只靠着您一些兒慰藉，信任，在你的慈愛之中，但是您還要造出些同胞來侵害我們，剝奪我們嗎？我們信賴藥草的靈驗，或信賴葡萄酒的力量，這正是對您的一種信仰，因為環繞我們的一切萬物都有您的解救和恢復我們的力量。在天父！您我現在不認識，——您以往曾充盈在我的靈魂，但您現在對我

躲藏了您的自己，不眷憐我了——叫我回去罷！不要再不開口了！您的緘默不言，不會使我渴望您的心靈能耐。有那一位父親，對於失望的兒子，忽然地回到他面前，抱着他的頸脖，并呼道，「父親！我現在回來了的時候會忿怒的嗎！」假如我曾經預期過我的行程，而在規定的時日以前回來，請您恕我罷！這世界是到處一樣的——一幕一幕的勞力辛苦之後，必有歡樂的報償；然而這一切於我有什麼用呢？我的幸福，只有您所在的地方；在您面前，受苦或享樂我是在所不計的。天父呀！您要驅逐掉這一個兒子嗎？

十二月一日

維廉，我前信中所說的那一個人——那個可羨的不幸者，——便是夏綠蒂父親的書記，他對她有一種熱情，只是懷抱着，隱藏着，未曾發現，但她父親歇掉了他的位置。他便瘋狂了。當你讀了這段簡單的敘述，請想一想，我聽了這種情形之後，是怎樣的一種印象。這是亞爾伯告訴的，他講時帶有安閑鎮靜的態度，或許你讀起來同他有一般的情況。

十二月四日

我求你注意着，這一切之於我已完了。我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今天我坐在夏綠蒂身傍。那時她在彈批霞娜，彈出斷續的悅耳的聲調，有無限地熱烈的表情！她的小妹妹坐在我的膝蓋上玩着洋囡囡。淚珠便湧上我的眼來，我低下頭去，凝視着她的結婚戒指——我的眼淚，便奔流出來了——她馬上就彈起了我所寵愛神聖的古調來了，從這曲調中我便感覺着一種安慰一種已往的追憶使我心靈快感，同時我也想起我一向所忍受着的一切憤懣與失望。我在這屋內踱着很快的脚步；那時我的心靈實在痛苦得不能抑壓而震動了，最後，我急急地跑到她面前呼喚道，「上天呀！請千萬不要再彈這個調兒罷。」她停止了，并凝視着我。帶有深入我心的一種笑，她說，「維特，你病是深了；你最愛的食物已會變為無味了。回去罷！我求你，回去安睡些兒罷。」我便離開她走了。

上帝！您見着我的苦痛嗎？您會解脫牠們！

十二月六日

她的影像，怎樣的時常縈繞在我左右，無論醒着睡着，她都充滿了我的心靈！只要我閉上眼睛——這裏——我那神經中樞的腦海裏，是我視覺神經的集合之所，她那黑漆的眼睛深已活潑明牟地呈現着了。在這裏——我不知道怎樣描寫纔好——即使我睜開了眼，她的雙瞳也會馬上現在我的前面，好似一處深淵張開在我之前，佔有了我一切的感覺。

這是何等樣的人？——他自負為半神的？他這時不是缺乏了他最需用的力量嗎？不論他在飛揚中歡樂中或在煩悶中沉墜，他的生涯不都是無法避免地束縛着嗎？正當他妄想着攫住「無窮」的時候，他不是感覺在着不得不回復他冷靜的，單調的存在的意識嗎？

編者致告讀者

這是一件極端遺憾的事，我們對於我們的朋友（維特）在最可注意的臨死的幾天之中，因缺少了他的親手的墨蹟，所以不得不中斷他遺書的敘次，用一種連進的敘述文以承乏之。

我覺得這是我的職責所在，從熟悉他歷史的人們嘴裏，薈集確切的材料。他的事蹟，並不複雜，是很簡單的；一般的報告，除掉一些不關重要的事項之外，都無出入，這是真確的，但是關於敘述中的各人的心理有異，故一般的意見和批評亦為不同。

我們現在唯有把我們勤求探訪作所得的事實。忠誠地記述出來，發表死者書信，就是他親手的片紙隻字，也須特別加以注意，尤其是探求這種非尋常人的真正而又準確切的意旨，便是一件難事。

悲傷與忿懣的情緒已在維特的心靈中已早根深蒂固。並將牠們的特徵漸漸

地佔有了他整個的人生。他意志的調和完全爲之破壞無餘，一種不斷的興奮和精神的刺激，把他天賦的力量消蝕殆盡，代之以最悲哀的印象，最後貽成一種困憊衰弱，但他想用比以往與別種艱困所奮鬥的更多力量來抵抗，於是更加痛苦。他心神的焦灼，致使他一切好的性格都陷於衰弱，不久便成爲一個憂鬱的人——在他的意念中，一切都是不愉快的，不適合的，他便愈加不幸了。這大概是亞爾伯的朋友的意見吧。此外，他們說亞爾伯的性情一無變化；他對於維特的尊重與敬佩是自始至終不變的，他對夏綠蒂的愛是無限的；他是以綠蒂之榮爲己之榮，并願任何人尊視她爲人類中之最高貴的。然而，他因爲要她避免嫌疑起見，或者是須臾之間就是最清白的行爲，他也不願和別人共享他的寶物，這也不能怪他呀！他們說，每當維特去的時候，亞爾伯常由妻子房中退了出來；這也并不是因憎厭或忌妒他的朋友而出此，不過感覺到他在面前時，維特對之，不無難堪罷了。

夏綠蒂的父親，因病不能出，他常遣馬車來，載她往隣近去遊覽。有一

日，氣候已交冬季，朔風凜冽，全村籠罩在銀雪之中。

維特於次日早晨便往訪夏綠蒂，預計如亞爾伯不在，可以伴她回家。（指母家）

這種晴麗的天氣，於他苦痛的心靈，并無印象可生。心頭為重負壓抑，被沉憂鬱所佔，除却種種痛苦的意念之外不知有若何的變化。排遣之力。

因為他現在的心境，處於絕不甯靜的狀態之中，所有人的行動狀況在他看來，只是一種苦痛和煩惱的不絕的泉源。自信他已將亞爾伯夫婦間的伉儷與幸福破壞了。可是當他因此而自行責難的時候，對於亞爾伯難免有一種隱秘的厭惡之見。

他的意念，是每易趨於這點。「是的，」他會帶着隱微的銜恨和自己反覆地說，「是的，我們的情愛究屬是建築在信任，誠懇，和隱靜而綿恆的貞誠至大的基礎之上！然而久而久之，除饜足與淡漠無情之外復有何取？對於瑣屑無聊之事，反較他美媚而可愛的夫人更為關切嗎？他對寶貴的幸福，知道更為尊

重嗎？他能夠重視他的夫人一如她所應有的重視嗎？他有了夫人，這是確實的——那我知道，一如我所知道其他一切的事，毫無二致。——我常慣作如是想，即是他要逼得我瘋癲，或暗殺我。他對我的交誼難道一無損傷嗎？難道我對夏綠蒂的戀愛，他不以為是，有侵他的權利嗎？我的關心綠蒂難道他不以為非難的隱憂嗎？我知道，而且實在地感覺他厭惡我——他願我不在面前——我在面前是使他隱恨的。」

他去看夏綠蒂時，常在中途停住，狐疑而立，似欲回頭而去，然而他終於前進了；他在如上所述的種種意念和自言自語中，終於不由自主地到達了臘莊。

某次，他一進屋子，便詢老人近狀並及夏綠蒂，他覺着莊中呈着非常的紛亂。最大的孩子向他說瓦爾海牟發生一件可怕的事變——一個農夫被暗殺了！但這話於他也沒有多少感應。到了房內，看見夏綠蒂正同其父討論此事，其父不顧病體定要往犯罪的場所去審問。殺人者未知是誰，——被害者是當日

早晨在他自己門口發見。一時激起種種猜疑；據云被害者係一個寡婦家之傭役，另有一人在他被雇之前任侍役，曾被寡婦家歇退。

維特聽了這話，便極興奮地呼道，「有這樣的事情嗎？我一定要到那兒去——我也片刻不能停留！」他馬上走向瓦爾海牟去；一切的事情都明顯地回到他的記憶——他毫無疑義了，那殺人者便是他時常說及的，且很重視的那個人。他要到放置屍身的所在，必須經過那有名的菩提樹，走到了他從前所愛遊的地點，猛然地追憶着往日的情景，而極其興奮了。往昔隣近兒童所常聚以禱要的那道門檻，染遍了鮮血；情愛與戀慕，是人性至高貴的情感，今竟變為暴行與暗殺了。四圍的大樹已枯衰凋謝；環繞着教堂的一列槿樹，已呈枯萎，墓碑半掩皓雪之中，從樹林罅隙裏隱然可見。

當他走近小酒店時，村人都已聚在近處。忽然起了一陣狂呼聲。羣向遠遠望去，只見一羣武裝的農民擁着一人走近前來，中有一般的人高聲叫道，殺人者已被擒獲了！維特尋聲一看，心中不再懷疑。這兇手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從

前極其戀慕那孤孀的侍役，不久以前他也曾碰着過他，（兇手）見他強抑着憤懣，故隱着失望，在四處流蕩，如我們前所敘述的。

「你爲什麼要做這樣的事，不幸的人呀？」維特向那犯走過去，而問道了。他轉過他的眼睛，默然地望着維特，隨後泰然地答道，「現在沒有人會娶她了，她也沒有人可嫁了。」人要把兇手監禁在酒店裏，維特便離開那地而走了。

維特受了這件驚駭事件的恐怖心情爲之刺激而動亂了。竟然中斷了他平日的憂鬱，愠怒與苦悶，和漠視一切的種種情感。對這兇手，極抱同情，且有一種不可形容的急遽願望，想於劫運臨頭中救起這位兇犯。（維特）認爲他（兇手）是大大的不幸，臆斷他的罪過是有可以原宥之處，并想他自己的情況實很近似，他自信以本人觀察的見地，來評判這件事體。並可說服任何人的主張。他就一心要替他辯護，着手做了一篇強有力的辯詞以備出庭，在他走回獵莊的中途，不禁高聲地演說了他決心在法官之前發表的意見。

他回到獵莊，走進房時看着亞爾伯已先在那裏，他心頭便有不快的起伏；但不久便又恢復了原狀，於是很熱烈地向法官（綠蒂之父）陳述他的意見。法官懷疑地頻搖着頭；維特雖以極度的熱誠，和堅決的情感，在他當事人的辯護立場上迫切陳詞，然而，我們是可以易於逆料的，法官不但不因為他的理由所感動。反而強止他的陳述，嚴重地和他辯難，並且因為他做了殺人者的辯護人竟然施與一種斥責。他并以大義申言：「如果按照這種先例，簡直是破壞任何法律皆可，而國家社會的公共安甯也要全行擾亂了。此外，他又說對於處理這種案件，負有極大的責任；所以各事都該遵循常軌，并照舊例做去。」

但維特仍不放棄他的主張，甚至懇求法官默許兇手的潛逃。自然，如是提議當然要拒絕了。亞爾伯也曾一部分參加此案的討論，而意見和法官一致。因此維特激怒了，當法官再三向他鄭重說明兇手不能赦宥之後，他便極憤懣地退去。

他因此事，而憤怒，他以傷感的程度，我們在他的文件中所獲得的零紙上

可以推測出來，這張零紙定於是時所寫，毫無疑義的了。

「可憐人！你不能赦宥了！我知道我們終於不能赦宥了！」

在此案中亞爾伯向法官所陳敘的意見，維特對之極爲動火。以爲其中有不少話，是對他本人而發的，故中心頗爲悲痛；雖然他曾至再考慮之後，「明知他們的見地是公正的」這并不能逃出他正確的理解之中，然而要他明白去承認，却是件大不可能而不願意的事。

維特有一張信箋是表示他對於亞爾伯的感想，是在他文件中搜獲的。

「我不斷地至再地說他是好人；是值得尊重的人，但是有什麼用呢？我的內心的已全被攪亂了——我對他不能作適當的批評了。」

一個寒雲片片濃霜將降的晚上，天氣像要融雪解凍，夏綠蒂與亞爾伯走着回家途次夏綠蒂時或四顧，似乎她因少了維特的友伴。在找尋的樣子。亞爾伯便說起維特，且非難他的種種偏見。亞爾伯暗指維特不幸的戀愛，并願他會可能地不再往來。「這點，是爲我們的好處，」他說，「我要求你叫他對於你的舉止應行變更，并少來訪你。這是好非難的社會呀？我知道我們已被人誹議着了。」夏綠蒂，沒有作答亞爾伯好像也洞悉了她的內心。從那一次起，他對維特二字絕不再提及。即使有時候綠蒂引起這個題目來，他總不願應談，或者便將談鋒轉移到他方。

維特欲營救不幸的罪人之舉，終歸於幻滅，此種企圖直是一種將熄又燃的焰火，閃爍那最後微弱的幽光。自此以後，他立即陷入於憂鬱與厭倦的狀態之中，直至最後，他得息兇手矢口自承無罪，要傳他去作證人之說，他更沉淪於

完全的替亂了。

於是他的精神又因種種以往不幸的追憶，而重困於煩惱。他在大使館所受的屈辱，以及隨後的一切痛楚，都在他的心靈迴旋重現了。他變為絕對的怠惰。他因精力的缺乏，對於構成日常人事的一切營求與從事均告絕望；他成了自己感情的犧牲者，更因擾害了他最可愛的女性的安甯，有一種不能自安的熱情，他便又成爲這不能自安的熱情的犧牲者。在這種單純機械的生活之中，他的歲月消逝了，他的力量無目的地無計劃地竭盡了，直至他到達悲傷的結局爲止。

他的精神怎樣煩悶，熱情怎樣豐富，以及他徬徨，掙扎，和人生的厭倦，等等有他遺留的幾封信，足供最好的證明，現在，我們附加在這裡吧。

十二月十二日

親愛的維廉！我已陷於一般不幸人的狀況。總好像有惡魔在追逐着。每有種東西使我痛苦——既不是憂慮，也不是希求，——是一種莫可形容的內心的紛亂，逼住我的心頭，妨礙我的呼吸！實在難過極了。

所以我在冰天雪地的冬季的深夜中，也要跑出去，察看那圍繞我的可怕的景物倒覺愉快得多。

昨晚我曾跑出去。冰雪突然融解了；聽說河水已漲起，瓦爾海牟的全部山谷都被圍在濫中了！午夜十二時一過，我便趕緊出去。好一片悽愴可怖的景色。很急流的怒浪在月光映照中，從山上滾滾而來，——田地，園圃，樹木，籬圍，一經涉及，便陷於混亂，廣大的山谷頓成汪洋，激盪於暴風之中！月光照耀着，煊染了黑雲時，流水呈現銀白而暗淡的彩色，急湍地向我捲漩而來，一種憂愉相混的情緒征服了我。我伸張着兩臂屹望着深淵，便大呼道，「投水呀！」好一會兒工夫，我的痛苦遺忘於這種銷魂的愉悅之中——把我一切的憂傷禍患，投這淵流的深處罷！然而我又感覺着好似我已深植於土之中，

不能提起步武去追尋我悲痛的結局！但是，我終結的時候還沒有到；我覺得還沒有。這啊，維廉，我怎樣的願意，捨棄我的生命，去追逐旋風，或者去雨急流，這種歡樂，難道不會有時被這解放的靈魂共享受一分的嗎？

我旋轉着悲傷的雙目，去看一個寵愛的地點，是我往日同夏綠蒂散步的時候常坐在那裏休息的一株柳樹之下。可憐！那地方已被泛濫的水淹沒了，就連園圃也很難找着。還有獵莊周圍的田地呢？我想！我們可愛的亭園遭着了無情的洪水的浩劫嗎？往日的陽光，仍向我映射過來，好似一個倖偏者的在夢幻中的家園，家畜，及以往的歡樂的幸福之光照着一般。然而我已不自咎責了。我有赴死的勇氣了！或許我有——但我仍坐在這兒，像一個不幸的老丐婦沿門求乞，要一把柴，求一些麵包，俾使她樂於辭謝的一種痛苦的「存在」苟延着幾天一樣。

十二月十五日

這是怎麼一回事？親愛的維廉。連我自己也害怕起來了！我對她的愛情，

不是最潔白，最神聖，最友愛的嗎？我的心靈何曾有過一次肉慾的玷染呢？——我也不願有什麼宣誓。但是現在有種種夢幻在前，人們已多麼真確地明白，誰能把如此矛盾的事實，歸之於不可戰勝的力量呢？昨夜——我對這種自承也在不寒而慄了——我把她擁抱在我的懷裏緊緊地摟着她；壓在我的心頭，遍吻了她無數次，她那可愛而溫馨的嘴唇在回吻的甜意中，私語着溫柔愛河的盟誓。我的視線紛凝在她甜蜜陶醉的兩眼中。天呀！我現在滿心追憶着這種片刻銷魂的狂歡，無窮的幸福，這是罪過的嗎？夏綠蒂！夏綠蒂！我一切都毀滅了！我的感覺已呈昏懵，我的記憶已失有多日作用，我的雙眼已浸潤於淚流中——不論何時何地，我都無毫髮之樂意，我是病了，然而我還是好好的——我毫無願望——我沒有希求——許會好一點兒時，我便要走了！

從以上的敘述觀察起來，一種辭世的決心已堅固地佔着維特的心靈。自從

夏綠蒂回來，這種意念即已成為他一切希冀與願望的終極目的；但是他決定這種步驟不應出之過急，應有一種鎮靜與沉毅并宜有最完密的深思熟慮。

他的徬徨和內心的交戰，可從以下的斷簡殘片中看出，這張斷片好像是寫給維廉的信。尚未寫完，所以日期也無從找出。

「她的容貌，她的命運，以及她對於我的憐憫，迄今仍有一種魔力，使我枯涸的腦系裏絞出眼淚。」

「揭開了帷幙，走到裏邊去，——一切就完了！還用什麼懷疑與猶豫呢？因為我們不知道在幙後的究竟是什麼——因為我們已是不再回頭——而且因為我們的意識所懸揣的一切只是黑暗與渾沌，我們除悼不堅定之外便沒有什麼。」

此後他的態度因意志沮喪的關係十分改變，他的決心，已堅確地下定而無可挽回了，下面有封寓意含糊的信是他寫給維廉的，也可做個證據。

十二月二十日

維廉，我很感謝你的愛護，你總常常給我忠告的解慰。是的，你是不錯；這是毫無疑義，我該走開之為妙。然而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計劃，叫馬上回到你的鄰近；至少我要在他處小作勾留，願寒霜快降之後就可有好路走的希望。我很歡喜，你來接我，但請你遲緩兩星期，並請等我另有一信來時出發。一個人不應該在成熟之前希冀收穫。而且兩星期的遲緩有一個很大的分別。請你向我母親要求，要求替她的兒子祈禱，並說，我在求她寬宥，因為我惹起她一切的不幸。這也是我的命運，我應該增進她幸福的人，反給她以痛苦。再會，我最親愛的朋友！願上天的將所有福祉都照臨你！祝你平安！

這時候夏綠蒂所激起的情感，無論對她的丈夫，或對她不幸的朋友，我們雖然了解她的品格，明瞭她的性質。但是我們總覺得不容易完全解釋出來。

這是確切無疑的，她已經有了決心，要竭盡她一切的能力，去離開約翰特；但是爲什麼她對於這種決定，又在躊躇呢？這是出於她對友誼上的愛憐，是忠實的情感，因爲她知道這樣一來，對於維特的印象是如何劇烈，——實在她也覺得全依自己的願望，叫他離開，她也不可能的。但是到這時候，又有幾項原因，逼得她不得不下決心。她的丈夫，關於他們的事情，一切都付之絕對的緘默；她也從來不拏這個做話題，這樣她感覺到非從自己的行爲來證明她對於丈夫的情感完全一致之外，別無他法了。

就是這一天——十二月二十日——耶穌聖誕節前的星期日，維特在寫信之後，晚間到夏綠蒂家，看見她一人在家。她正忙於預備東西，是聖誕日分給她弟妹們的小禮物。他向她談小孩們的高興，當他們驟然看見了聖誕樹上，裝飾着果子糖食，點着蠟燭，他們一定會驚喜欲狂的。「假使你能好好兒的話，

也會有你一分兒，」夏綠蒂心中正藏着萬分難受，但只得帶着微笑地說。「你說的『好好兒的』是什麼意思？我應做什麼才好？——我能做什麼？我觀愛的夏綠蒂！」他說。「她回答了，星期四晚上，」是聖誕前夕；小孩們都要到此地來，我父觀也要來，每人都有一分禮；——那晚你也來罷，但在那一天以前，請不要來。」維特的內心在燃燒了。「維特，我願你不要生氣，我們總是要分開的，我要求你好比討一個人情——使我一些安甯和清靜。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他掉過臉去，在房中踱來踱去，下意識地喃喃着，「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夏綠蒂看出這句話已拂了他的意思，使他劇烈地衝動，便竭力想拿別的問題來轉移他的意念，然而終竟無效！他呼道，「不，夏綠蒂！」「我決不會再見你了。」她答道，「維特！何以要這樣呢？我們可以——我們一定要再相見的，不過比較少些罷。噯，你為什麼生成這樣的性氣？對你親愛的也這樣燥急，這樣憤怒呢？」她去握住他的手，又說，「我求你心氣和平一點；以你的才能，你的學識，你的天賦，定會能有使你消遣的方法。請你做一

個偉男子，制勝這一種不幸的戀愛，像我這個不幸的人，除掉使你悲傷以外，不能給你什麼。」維特咬着嘴唇，悲憤滿懷地凝望着她。她繼續握住他的手。她說，「替我靜一點兒罷，維特！」「你不是在誘惑你自己嗎？——你不是在向毀滅的路上走嗎？你為什麼一定要愛我——愛我這已嫁了的人呢？我怕，我真怕，那終竟是不可能的事。你的願望如此地熱烈。但我不能使你所有滿臉不高興，」他怒目地注視她一番，便縮轉了他的手。叫道：「好了，這很好；可不是亞爾伯的示意嗎？——真是奧妙——真是一個奧妙的意見。」他說「這種意見，任何人會有的呀，在這世界上，難道沒有別個女性，能為你滿意，而且能使你幸福的嗎？清你暫耐！這樣一個人！我相信你一定會找得到她的。我久已為你想過，也為我們想過；我很着急，把你自己陷於一個極狹窄的範圍之中已經是很久了。請你克服自己罷！努力克服罷！請你去作個短期的旅行，散散你的心，這是於你有益的。請去找尋一個值得你戀愛的她；那時回到這兒來，聚在一起讓我們共享這真正的友誼的幸福罷！」

維特冷笑一陣地答道，「這篇說話！這篇說話倒可以應該刊布出來。做一切教師們的規範呢。我親愛的夏綠蒂，只要容許我再停一些時間，使一切都會好了。」她又說，「但是無論如何，維特，在聖誕節以前請不要再來。」他想要答覆，那時亞爾伯已走進來了。他們都淡然地互相招呼了一下，彼此間大家感着不安於是都在房中來去踱步。維特說了不關痛癢的話；亞爾伯也是一樣；他們的話語便彼此中止了。亞爾伯向他妻子問了些家常事，因為知道她還沒有做好，所以便說了她幾句。這在維特聽來便覺得有非常冷酷的意味。他想要走，但又沒有力量走；在這種杌捏不安的情況中。他一直挨到八點鐘，他心中的不安和憤滿，繼長增高着，直到把檯布鋪好預備吃晚餐時，他方拿起他的帽子和手杖要走。亞爾伯留他，但是，維特，以為他不過是一種敷衍，冷淡地道謝之後，便逕自走了。

維特回到寓所，從用人手裏取過燭來，一個人走到房內。大聲痛哭並極力向自己痛罵了半天，又興忽忽在書房中走着，最後便竟沒有脫衣服就倒臥在牀

上；他的用人到十一點鐘纔知道，大膽走進房去，問他要不要脫去靴子。維特并不阻攔他，不過吩咐他明日早上在他未歡鈴之前勿進房來。

第二天早晨，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給夏綠蒂寫了一封信，這信在他死後才從他玻璃書櫃內找出來，交給綠蒂的，我要把這封信插入斷簡殘片中，因為牠有許多地方好像是這樣斷續地寫的。

※

※

※

「綠蒂，一切都成過去，我已決心去死了！我寫這信時，態度很從容，心地很冷靜，沒有任何幻想的情緒，在我和你最後見面的第二日的清晨，當你見着這封信的時候，啊，我的賢良綠蒂呀！淒涼的墳墓將要長埋那不安者不幸者的僵硬的遺骸，我在生存的最後一刻，依然沒有一些愉樂感覺，除却和你聚談時所領受的偉大酣樂之外。我已過了一個恐怖之夜，也可說是一個欣幸之夜，因為這一夜，能給我以決心——能堅定我的意旨。我是決心去死了。當昨天從你割別的時候，我的情緒已陷於極度的紛擾與錯覺，似乎有物重壓我的心靈，

我之希望與愉悅永遠地消失了，一種令人砭骨的冷氣已佔領着我不幸的身心，我幾乎不能走到我的家中。——我走進房門便跪倒地下，上天給我揮灑涕淚的安慰，這是最末的一次了，萬千種的意志，萬千種的計劃，在我的心中紛起；到後來，一種最後的，堅確的，結局我的意念，強烈地佔上了我的心頭，——我唯有去死！於是我又無力地躺下睡了，到今晨——醒來之後，這清明晨間，同樣的決定是依然縈繞着我。我去死罷！這並不是失望——這是一種自覺，我已經飽嘗人生的痛味，——我已經達到我預定的終點，我應該為你而犧牲自己。啊！綠蒂，我有什麼不可明說呢？我們三人中總要死去一個——這應該就是維持。啊，愛人呀！我因熱情與激憤的刺激，心中常常隱藏着這一種恐怖的意念，竟不能自遏——想殺你的丈夫——殺你——殺我自己。最後自然是殺我自己！倘在晴朗涼適的夏夜，你上山去眺覽的時候，請將你的意念轉移到我；追憶着當日你們曾怎樣地常常望見我從山谷中走來聚會，——再請低首俯瞰教堂的庭園中的我那墳墓，在夕陽的霞影裏，請留心我那墳頭的深草，怎樣在晚

風之中飄蕩着，當我開始寫此信的時候；我心境很平靜的，然而寫到這裏我哭了，我哭得像小孩一般。」

上午將近十點鐘，維特呼用人來，一面穿衣服，和一面向（用人）說：「我想出去旅行幾天，吩咐把他的衣服整理好，以及其他東西，打好包裹，償清他的賬目，取回他借出去的書籍，并發給依靠他的窮人兩個月的錢，他們向來是每星期拿一回津貼的。」

他在臥房內用過早餐，便騎馬出門，去訪候法官，但因法官不在家。沒有遇見。他悲鬱傷感地在園中走着，情狀很不安然，已往最使他痛苦的一切意念。全已匯集在他的心頭。

這些小孩子們，使他更加難受了。他們跟着他，跳躍着歌舞着圍在他的面前身後，并向他說後天——明天——再有一天，他們就要到夏綠蒂姐姐家中

去拿聖誕節禮物了。又向他說些他們小小的想像力中所想像得出的種種奇事。

——他高聲說道「明天，——再明天，」——「再有一天！」——他便熱愛地吻了他們。他要想走——但一個年紀小一點的擋住他，并在他耳邊密談了一會兒。

說他的大哥已寫就了好些美麗的「賀年片」——這樣大！——一張給爸爸，一張給亞爾伯和綠蒂姐，還有一張給維特，大約都在新年的一大早便會送到了。

這些話非常感動了維特，他給每一個小孩子一些東西，騎上馬，並說他們的爸爸回來，給他請個安，他帶着滿眶的眼淚，趕着馬兒，走去了。

他回到家裏時，將近五點鐘，命用人生火，這火須得保持到深夜。叫他把書籍和觀彩裝在行篋的底下，衣服攤在上面。他後來好像就寫了給夏綠蒂最後一信中的附加的一段：

「你企盼不着我。你以為我已順從你，在耶穌聖誕節以前真的不來訪你了。啊，綠蒂，見面，今天吧！否則永不見面了。在聖誕節晚上你會拿着這封信在你手裏；你準會發抖，你會淚流滿紙。我要死，——我一定！啊，我的心

中感覺着多麼愉快，我竟有了決心了！

同時夏綠蒂的精神上也感到非常難受而日處於可憐的狀態之中。她和維特作最後一次談話之後，她覺得拒絕了他的訪問，會使她自己怎樣的難過，同時知道他不得不離開了她時，他也會多麼慘酷地難受！

在她和亞爾伯閒談之中，已於無意之間說及維特在聖誕夕前不會再來；不多時之後，亞爾伯因為有些事要辦理，須到鄰近的朋友家去，住宿一宵，於是便騎着馬去了。

現在夏綠蒂一個人獨坐在家裏。沒有其他的人在她旁邊，她便靜默地追想着她的一切。想她和她丈夫是永久地結合了，他的情愛與真誠她全都明白了，要對他傾心竭力地信仰，他好像是上天所特賜來的一位良人，能保證她的以及她弟妹們的幸福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想，維特對她已經是如此的親愛；為她所極器重的人了。從第一次見面之後，他們倆便有一種美滿的同情之意存在其間，他們持久的交誼，和時常的聚談，在她的心頭上已有着永不磨滅的印象。

凡她所引為興趣的每一意念，每一感想，向維特交換，她總憤如果他不在面前，她便覺生存上起有一種永不能充滿的空虛。她願望着，要是他可以變為兄弟時，那多麼夠幸福啊！——要是能夠指引他娶一個自己的朋友——那末他和亞爾伯的交情。也可以重復了。

她將所有的女友，逐一地評品了一遍，但在她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些不對的地方，覺得沒有一個人可以配上維特。

在这一切思想之中，她自然地，但是胡亂地，深感着，只有她自己來配維特，這才是合她深心的隱望。但她清白的溫柔的平時易於自解的心靈，從這意念中感受一種悲傷沉壓着，好像有人向她說，你已嫁了的人，不能——這幸福的前途已經形格勢禁了。她是不幸的——心中抑鬱，一片黯淡的愁雲障蔽了她精神上的幻象。

兀自坐到六點半鐘，她忽聽得維特上樓的腳步聲，她馬上辨出他的聲音，在問她是否在家。她的心兒奇異跳動得可以聽見，——我們可以說她於維特

來時，如此動心尚是第一次——在他進來的時候。她要否認在家，已來不及了，當她看見維特進來的時候，她帶有一種強自隱藏的激亂呼道，「你沒有守約。」維特答道：「我並沒有約過什麼，」她繼續說。「但是你至少應該為我遵守的，我求你這事，是為我們兩人的安好呀！」

她已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或是在做什麼；她模糊地派人去請幾個女友來，以便她可以不是獨自一人和維特在一起。他把帶來的幾本書放下，又問了其他別的；綠蒂急切地希望她的女友快來，但同時又有一種心願望她們還是不來的好。

過了一會兒，她又感覺着，那用人就留在隔壁屋內吧，一會兒她又把希望調過來。這時維特似乎不耐煩地在房中走來走去。她跑到「批霞娜」面前，便決定不再默想。她集中她的意念，安閒地坐在維特的旁邊，此時，維特已坐在他坐慣的沙發上了。

綠蒂問了，「你沒有帶什麼書來讀嗎？」——「沒有。」——她又說，「在

我那兒抽屜裏，你會找到你自己翻譯的幾首我相的歌曲，我還沒讀過呢，因為我歡喜聽你來讀；不過在前總沒有機會遂這個心願。」他微笑了，跑去取這譯稿，拿到手時，起了混身戰慄，便淚流滿眼地坐下去開始讀了：

我相的歌曲

黃昏的明星哟！你燦爛的光輝照

耀西方！

你在烟雲裊裊中拾起「初白」的

頭顱；

你莊嚴地步上高山之巔。

你在原野裏看見什麼？

狂飄息了，潺潺的急流來自遠

方；

怒號的浪濤，激衝在遠山的崖

上。

夜晚的蟲兒，鼓起他們的羽翼；

翁營之聲，發自夜野的草地。

燦爛的星輝哟，你究竟見着什

麼？

原來你在微笑着而逍遙。

波浪忻悅地來圍繞着你；

爲你可愛的鬢髮濯洗。

靜寞的光輝哟，別了吧！

我相的精靈哟，你那崇偉光輝煥

起！

我相之靈光已在熊熊映顯了。

照見我已逝的友朋。

他們羣聚在「羅拉」之上，

好似生前歡悅地相逢。

芬戈來了，儼似水天烟柱；

他的衆勇把他圍繞在他的周遭；

請看哪，一個個有名的樂工，

白髮的烏林，

端莊的拉魯，

奧爾賓的悅耳音韻！

美奴娜的如怒如慕！

朋友們，你們是怎樣的變遷，

自從塞爾摩盛宴之後？

那時呀，我們的激昂兢爽猶如春

風，

循着山邱而疾地飛揚，

微波作聲的春草，順柔地隨風轉

向。

美奴娜盛粧豔服而來，

淚滿盈眶，神態沮喪。

她那濃密的烏髮拂拂地飄揚，

在從山下狂吹郊野的疾風之下。

牠提起了曼妙的歌喉，

衆勇們心中都感淒涼。

她常見着沙爾加之墓，

又見那袒胸的考爾瑪幽雅寓所。

考爾瑪

已是更深夜靜了；

我孤零零地，

見棄在這狂風怒吼的山上。

風嘯從連山聽着。

湍流從巖崖而下。

沒有茅屋蔽我雨，

考爾瑪獨在山上獨唱。

薩爾加約會也來，

但深夜人靜萬籟俱寂了。

請聽考爾瑪的歌聲吧，

她獨自坐在山上。

狂風山上孤零零。

出來啣，月姊！從你的烟雲之

後。

夜裏的明星，及時顯現。

假我些光亮，引我到那兒，

我的愛人獵倦休憩的地方。

他的獵弓解放在他的一旁；

他的獵狗喘息地圍繞四方。

然而我定要獨自坐在這兒，

那激流湍漲的岩石之上。

溪流和暴風，

我聽不着我愛的聲響！

我的薩爾加怎麼你誤了約？

爲什麼約在這山上？

這兒是崖石，這兒是大樹！

這兒是彭湃的溪流！

你約黃昏我坐深夜等候。

啊！我的薩爾加究往何處去了？

伴着你我願違避了我的父親，

伴着你我願棄去了驕傲的兄弟。

我們的族類久已是仇讎，

但是我們兩人則否。

啊！薩爾加喲！

啊，風喲！你停一會兒！

河流喲！你靜一會兒！

好讓我的歌聲無遠勿聞！

好讓我的征人聽着歌聲！

薩爾加喲！叫你的就是拷爾瑪。

這兒是大樹，這兒是崖石！

薩爾加，我愛，我是在這兒！

爲怎麼你誤了你的約？

看啣！這皎潔的月兒上來了。

充溢的流河反映在山谷之間。

一片黯淡的岩石隱現在山巔，

我見他不着在山崖之上。

他的獵犬也不先來報告，

帶一些消息說他最近就到。

我定在這兒獨自地坐着。

誰躺在傍我的河灘之上？

是我的愛人嗎？還是我的兄弟

嗎！

啊，朋友們，請和我講吧！

拷爾瑪問了，他們竟一聲不響。

請和我講！我是孤獨的人兒！

我的心靈是恐怖地困惱。

啊，他們是已死了！

他們的寶刀染着鮮紅的血，戰鬥

剛完，

啊，我的兄弟！我的兄弟！

爲什麼，你已經把我的薩爾加

了？

爲什麼，啊，薩爾加，

你也把我的兄弟殺了？

我對你們都是親愛！

我要怎樣替你們贊美才好？

你是山上的好男兒。

他是陷陣衝鋒，的英雄！

請和我講！請聽我吧！

聽着我，我親愛的人們！

他們是寂靜無聲！

永遠地靜寂無聲！

他們的胸膛如地土一樣地冷。

啊，從山上的岩石，從迎風的絕

壁之巔，

請說啣，你死者的精靈！

請說啣，我不會害怕！

你們上那裏去長眠？

在那個山穴裏；我好去追尋？

狂風之上沒有一點兒微聲；

風嘯之中淹沒了一切回音。

我坐着自己悲傷；

我垂淚等候天亮！

逝者的友人啣，建築起墳墓吧。

等着拷爾瑪來了，不妨再掩墓

門。

我的人生如夢一般地飛逝着，

我爲什麼定要留在這世上？

在這兒我要和友人同臥，

傍着這響岩的河畔。

當夜來山上——當大風刮起，

我的靈魂會站在疾風之上，
哀悼我多少朋友之「死」。

獵人可從他的茅棚中聽見；

他可以聽見，並且愛聽我的聲

音！

因為我哭朋友的哀音定會動聽，

因為我的朋友是我所深知悅愛

的。

這樣的歌聲是美奴娜，

托爾曼的嫵媚的女兒。

我們的流淚為的考爾瑪，

我們的心靈備覺傷感！

烏林來了挾着他的豎琴，

奏着奧爾賓的妙音。

奧爾賓的歌喉是悅意爽心，

雷哀諾的魂靈是火光一線。

但他們已都長眠在九泉之下；

他們的歌聲，已不復奏到「薩爾

摩。」

烏林曾從獵場回轉一天，

在勇士們戰死以前。

他聽見他們競唱在山邱之上；

他們的歌調是柔婉而且幽怨。

他們在哀悼摩拉爾的戰死，

他是猛勇當先的第一戰士！

他的精神好似芬戈爾，（即芬戈）

他的寶劍有如阿司卡。

然而他竟戰死，

他的父親爲他悲傷，

他妹妹的眼睛淚水充盈。

美奴娜的眼睛淚水充盈，

她就是摩拉爾的妹子。

雷哀諾

風風雨雨霎時都已過去；

正午的天氣暢朗青明，

滿天的雲烟分撥在天空。

時隱時現的陽光飛過了青山。

在烏林的歌唱之前她便退去，

像一輪明月掛在西陸，

預知那沛然的雨來，

先將她美麗的头兒藏到雲裏。

我和烏林扶着這張豎琴，

哀悼的歌聲便一時並起。

溪流在山谷中的顏色鮮紅。

啊，溪流啾！

悅耳的是你潺潺的水聲，

更悅耳的是我聽着的歌音。

這是奧爾賓的妙音，
他是有名的歌者，

正為逝去的人們賦曲「招魂！」

鉤着的是他的「禿頭」，

腥紅的是雙眼的淚流。

奧爾賓

啊，雷哀諾！

我的眼淚，是為着死者人們而揮

流，——

我的歌聲，是為着逝去的人們吊

慰。

高高的你在這郊山之上，

奧爾賓，你有名歌者喲！

為什麼獨自在靜寂的山頭？

為什麼如怨如訴，

似深林的怒風，——似幽岸的滔

流？

山野的兒郎是你最美。

你要像摩拉爾一樣戰死；

哀悼者會來你墳頭吊唁。

這山邱會不再認識你；

你的弓會棄而不張地扔在屋裏。

啊，摩拉爾約！

你迅捷如山野的麋鹿，

你猛烈如着火的流星。

你怒憤似暴雨狂風。

你的劍光到處，好似曠野的閃

電。

你的聲音所播，猶如雨後的溪

流。

又好似遠山的霹靂。

人們都戰死在你神臂之下；

人們都消逝在你們暴怒的烈焰裏

，

但當你從戰場上回來，

你又那麼地和藹！

你的儀容好比雨霽的豔陽，

又好似夜闌靜寂的月亮；

心曠那麼地平靜，

似同風息浪平時的海洋。

而今呀！你那狹隘的窠窠！

你那黯淡的居處！

你那長僅三武的墳墓，

啊，你以前是何等偉大！

在青苔中，埋藏的墓碑，

這就是你唯一的紀念。

那株片葉無字的枯樹，

那隨風飄飄的茂草，

導引着獵者的視線，

這便是偉大的摩拉爾之墓。

摩拉爾啣！你真沮喪啣！

你沒有母親來哭你，

你沒有少女情深的熱淚。

生你的她已經死了，

摩格蘭的女兒也已早逝。

這是誰拄着他的拐杖？

這蒼顏白髮淚眼通紅的是誰呀？

他的一趨一步都好像在擅動？

啊，摩拉爾啣！

這便是你年邁的尊翁，

他除了你沒有別的愛兒。

他聽着你戰鬪的光榮，

他聽着仇敵敗退在你的手中。

他聽着「摩拉爾」的榮譽，

爲什麼他聽不見你的耗音？

哭啣，摩拉爾的老父！

哭啣，但你的兒子聽不見你哀

聲。

深沉的是死者的長眠，

暗澹的是遺骸的安枕。

他不會再聽着你的聲音——

他不會再被你喚醒。

什麼時候是墓中的早晨，

好把這睡眠人喚醒？

永別了，英勇的人兒喲！

可敬的沙場戰勝者喲！

然而沙場上不會再見着你了，

深林中不會再有你燦爛刀光的閃

耀了！

你沒有留個兒子。

但詩歌會永留你的英名。

你的精神會千秋不殞——

他們會永永聽見摩拉爾戰死的英

名。

大家的悲聲同時俱起，

號呼的是阿爾明的歎息。

記起了他「喪明之痛」，

痛他的兒子會幼年夭折。

卡爾馬是近傍這英雄，

聲震一時的高爾馬的領袖。

阿爾明為何號呼悲歎？

他這樣的問起。

悲哀的原因在那裏？

這歌聲和樂聲一齊都起，

使心靈得着和諧與快意。

好似輕霧一般地柔和，

從江湖昇騰，又奔瀉出山溪；

綠葉好花潤遍了露珠，

等太陽重回到他的光芒，

這烟霧便四散開去。

爲什麼你覺得淒苦？

啊，阿爾明喲！

四面環海的高爾馬的領主！

不錯，我實在是淒楚！

我傷心的故緣真多！

卡木爾喲！你不曾失過兒子；

你不曾殤過嬌美的女兒。

拷爾加一生勇猛，

安娜無雙嬌娃。

啊，卡木爾喲，

你家裏的樹兒枝繁叶茂，

但奧爾明是他族中最後的一人。

啊，杜爾娜喲！

你那幽暗的臥榻，

你在墓中的長眠！

你何時帶你的詩歌醒來？

你何時帶你的一切樂聲再起？

興起喲！秋風，

興起罷！吹遍了這曠野。

山上的溪流聲聲澎湃，

澗樹中的暴風呼呼怒號！

啊，月兒喲！

你從斷雲片片裏珊珊而來，

探露着你灰白的容光或隱或現；

激起我的心靈憶着那夜，

你的兒輩們一時俱死，

孔武的奧林達當夜殉難，

嬌美的杜爾娜殉愛而逝。

杜爾娜！我的女兒，

你是多麼美豔，

美豔如富拉山上的明月，

飛雪般的肌膚，

和風般的柔媚。

啊，奧林達！

你的獵弓多麼堅強，

你的戰矛多麼神速，

你的容貌似波濤上的烟霧，

你的劍盾如暴風中霞雲一片！

阿瑪爾，轟烈的戰士，

來追求杜爾娜的愛情。

他不久便得了允許，

他倆友誼的前途美滿可喜。

惱怒了意拉德，阿達爾的兒子，

他的兄弟曾經被阿瑪爾殺死。

他喬裝了一個船夫而來，

江上風平浪靜，負着一葉孤舟，

皓雪般的老手鬚髮，

多安詳的端莊容貌。

最美的姑娘約，他呼道，

阿爾明的可愛的女兒！

距離不遠的海中岩前，

有一株樹兒在他旁邊；

那果實鮮豔遠遠可見。

阿瑪爾在那裏等着姑娘，

我為他的愛人特來迎接。

她去了，——她喚着阿瑪爾的名

字。

可是一點兒應聲也沒有，

除了那岩底的回響。

阿瑪爾喲，我愛，我的愛喲！

為什麼你使我如此地痛苦？

聽喲，阿瑪氏之子，聽喲！

這是杜爾娜，她在叫喚着你！

意拉德，這奸賊，

他竟大笑着向海岸逃去。

她硬提起了她的嗓子。

叫着她的哥哥和她的老父，

奧林達喲！阿爾明喲！

啊，杜爾娜喲！

任便你如何喊叫，

沒有一個人救你！

她的聲音從海那邊送來。

奧林達，我的兒子，

正從山上下來，

忽忽地帶了他獵獲的物事。

他的箭在身旁鏗鏘作聲，

他手裏執着獵弓，

五隻獵犬都緊步地追隨。

他看見殘酷的意拉德正在灘頭；

便上前俘住拴在榭樹之上。

獸皮的帶子，緊緊地纏繞他的四

肢；

他受不住這束縛便呻吟不止。

奧林達駕着小船浮過海面，

要把杜爾娜接回岸上。

阿瑪爾懷着憤怒而來，

那灰色雕翎箭離弦飛去。

這便中了你的心部，

啊，奧林達，我的兒哟！

爲了意拉德這奸賊，你便身死！

飛槩就此停止了；

你在岩石上痛絕而死。

啊，杜爾娜哟！

你是何等的悲傷！

你哥哥的鮮血流在你的足旁！

小舟被海濤衝破了。

阿瑪爾就跳入海去，

拚着死命，

要救回他的杜爾娜姑娘。

忽然山上的狂風掀起了滔浪，

他不知去向了，他沉了，

我獨自在海濤衝擊的岩石之上，

聽着我女兒的訴說悲傷；

她的呼號多麼響亮，多麼迫切，

但她的老父有何法可想？

我整夜地站在海岸之上；

我看見她在朦朧的月色下。

我又整夜地聽着她的哭喊。

風兒急，雨兒密，

兩無情地緊打向山上。

在清晨呈現以前，

她呼喊的聲音已經微弱了；

這一片哀聲隱約地消失了，

好似傍晚的微風，吹打在岩石的

草裏。

因憂傷哭泣而力竭神疲，

她便撒手而去，

拋別你，阿爾明，孤零零地。

我那疆場馳騁的健兒死了，

我那女兒中的矜炫，又已消逝。

當暴風雨向山上吹來，

海北的波浪又奔騰而起，

我坐在喧嘩的灘頭，

只向着致命的岩石注目而視。

常藉月光的斜影，

看見我兒女們的精靈；
若隱若現地他們走着，

悲戚的會集中少長咸臨。

似泉湧一般的眼淚，從夏綠蒂眼中迸注出來，給她悶不欲生的心頭一點解慰，維特因此便中止了吟誦。他扔下書，握住她的手，悲傷地大哭。夏綠蒂倚靠着另一隻手，把頭埋藏在她的手巾裏；兩人的感動都是非常劇烈。他們感覺到他們命運，和我相詩中英雄的不幸盡情地相同，——他倆都共同感覺着這點，他們的熱淚便加倍地流起來。維特的頭伏在夏綠蒂的臂上；綠蒂有種特殊的感觸，便發抖了，想要走開，但是悲痛心和同情心如巨石壓在她的心頭。一會兒她回復了心神，便嗚咽啜泣地請維特離開她，——極懇切地求他順從她的要求。他也戰慄起來了，他的心靈是快要炸裂了；她重又拈了書，在一種斷續哽咽的聲中讀起來。

啊，春風啣！

你爲什麼要吹醒了我！

你把歌聲獻媚我，

你還呼道，

我要用天的雨露來滋潤你，

但我的「調零之時」已近，

暴風雨就在眼前，

要摧折得我的枝葉零落。

明朝會有過客來臨，

他一定會來，

他見過我的美麗；

他會四處找尋我在此原野，

然而他是不會找着我的。

這些辭句的魄力重壓了不幸的維特。他失望，已達樂點，他跪倒在夏綠蒂跟前，握緊了她的雙手，用來按着自己的眼睛，觸着自己的頭額。這時候綠蒂有種突如其來的感覺，襲擊着她的心頭，就是他尋死的預計。她的感覺昏亂了；抓了維特的兩手，按在自己的心胸上；並向前偎着他，帶着溫存而憐惜的樣子。他倆熱烈的雙頰，互相接觸着。他們不知任何的事物了，在他們的眼

中，世界已消逝了。他把她擁抱在胸懷中；緊緊地貼着他的心部并在她戰顫的兩片嘴唇上，接了無數的熱情之吻。「維特！」她在嬌柔無力的聲中呼着，撇轉過來，——「維特！」她便擎着她弱而無力的手要把維特推開。最後她用莊重而嚴肅的口氣，又呼着，「維特！」維特不抵抗了，便順勢離開了她的懷抱，又跪倒在她的面前。夏綠蒂帶有堅毅的態度立了起來；她心中充滿錯亂與悲傷在愛恨交并的聲中喊道，「這是最後的一次，維特！——你永不要再見我了！」於是她對不幸的愛人報以最後的一眼，便衝進鄰近的房裏去，隨即把門關上。維特張開兩臂，想要攔阻她，但沒有勇氣了，他仍然倒在地上，把頭靠着沙發，這樣，約有半點鐘的光景，直到他聽着了一陣聲響，他才回復了知覺。用人進來了。他就在房中走來走去，等到用人走後，剩了他一個人，他就跑到那鄰近的房門口，低聲說道，「綠蒂，綠蒂！只再與你一句話——一句最後的「再會！」」她沒有回音。他站住，再聽聽她，再央求她——但終是寂靜無聲。未了，他割捨而去，叫道，「再會了，夏綠蒂！再會了，永遠再會

了……」

維特跑到市門。因守護者已認得他，所以未經查詢，便放他過去了。這夜的天氣是很壞，不但黑暗多風，而且——雨雪交加。他到十一點鐘才回家。維特走進來時，用人已看見他頭上沒有帽子，但也不敢說什麼；在替他寬衣的時候，又發見他的衣服都已濕透了。後來他的帽子竟在山谷中的懸岩上尋着；這就令人費解，在這天昏地黑的風雨之夜，他如何能夠爬上山頂竟沒有喪失性命。

他就躺到牀上去，直睡到午夜以後。第二天早晨，他的用人，替他送咖啡進去，已見他在寫東西了。他是正續寫着我們要附在綠蒂信裏的這封信。

「在最後，在這最後的一次，我將睜開眼睛了。啊！可憐！我可愛的兩眼，不會再見天日了，已被那密集如幕的烟雲所遮沒了。是的『自然』喲！你已穿上喪服了；你的兒子，你的朋友，你的愛人已走近他的末日了！綠蒂喲！

這個意念，是無可比擬的，但近乎一種神祕的夢景，當我重複地自言地——這
是我的末日！末日！最末的一日！綠蒂哟！簡直沒有字能夠適當地表示出這種
意念！末日！——今日我站在這裏，還有我一切的氣力，——明早，我那冰冷
而僵硬的屍身，便要橫陳在地上了。死哟！死是什麼？我們說起『死』來總得
如在夢幻中一樣。我曾見過許多人的死，但是人類的性情是柔弱而有限制的，
我們對於自己的生存何時『始』與何時『終』總沒有明白的概念。在這一瞬間。
我是我自己的——或者甯可說是你的——你的——我的愛人！——致第二瞬
間，我們便離別了——斷絕了——或者是永遠的了！不，綠蒂，不，——我怎
麼能夠斷絕——你怎麼能夠毀滅呢？不錯，我們都存在，都不能毀滅。毀滅是
什麼？僅只一個字，一個無意義的音，那並沒有確定心靈上的印象。死哟，
綠蒂！墜在冷土之中，在黑暗的狹隘的墳墓之內！——我有一個女友，我在最
初年青時，曾傾心於她，——她死了。我送她的靈柩，當棺柩入土的時候，我
立在墓旁。我聽見繩索的軋軋聲，從棺底抽出。當第一鏟的泥土投進窀穴，

棺柩便回響出一種忡忡的深沉的聲音，以後便聲聲地微弱下去，等到棺木完全蓋住，我自己便也倒在地上了——我的心靈受了打擊，悲傷，震顛，破裂，——但我不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也不知道死是怎樣一回事。死！墳墓！我不明白這些名詞。

啊，怒我，請恕我！昨天！——昨天就算是我人生的末日罷！你，安琪兒！——第一次——在我的生存中是第一次，你愛我，我的心頭，感覺着無限的狂歡和熱烈。你愛，你愛我了！我的唇上從你芳嘴上受着的愛神之火在燃燒着。歡樂的溫存的新潮泛濫了我的心靈。恕我，啊，恕我罷。

「我知道你對我的親愛；我在你第一次的媚視中，和你第一次握手時，我知道你早在愛我了；然而我一不在你的面前，我一看見亞爾伯在你的身旁時，我又懷疑和恐懼起來了。」

「你還記得你送我的花兒嗎？在佳賓滿座的盛會上，你不能和我談話，你不能和我握手的那一晚嗎？那晚，我有半夜的工夫，跪在你的花前，我確認這

花便是你的『愛』的信物，但是這種印象，瞬息即逝。

「一切事物都已消逝了，然而我這生命的火焰，昨天在你的芳唇上燃燒着，今天仍在我的心中內熾呢！那是永世不會熄滅的。她在愛我！我曾擁抱過她的柳腰；我的兩唇曾在她的嘴上震顫過。她是我的！是的，夏綠蒂約！你永久是我的了！」

「他們說亞爾伯是你的丈夫，這有什麼希罕呢？丈夫！他在這個世界上是可以——並且在這個世界上，我要愛你，這樣便是罪惡？我要愛你——要從他擁抱中搶你過來。是的，這許是一種罪惡，我願受這種懲罰——但我已經享受過我罪惡中的美滿的歡愉了。我已經把復蘇我的心靈的靈液。吹入我心了！從此以後你是我的；是的，綠蒂，你是我的！啊！我在你之前去了。我向我的天父去求，我向你的天父去求，在他面前要傾吐我的悲哀，他會等你來時就給我的安慰。那時候我要飛來會你。我要取得你來，并在萬能的上帝面前，永留在你的擁抱之中，我和你天長地久。」

「我并不夢幻；我并不鑿語。我感覺我愈走近墳墓，我的神智愈清。我們會永遠存在；我們會互相見面；我會見着你的慈母，我會見着她，并把我的心事，向你表白。你的母親——她是你的肖像。」

時近十一點鐘，維特向用人問，亞爾伯回來沒有。他答道，「已回了，」因為他看見他騎着馬走過；維特隨即寫了一紙便條，并未加封。叫用人遞去，內容是：

「我要去旅行，請將你的手鎗借我一用。再會！」

那晚夏綠蒂差不多一夜沒有安睡。她一切的憂慮在她不能先見，無可避免之中實現了。她的血往常平靜的壓，現在沸騰了，無限的痛苦情緒使她潔白的芳心寸斷了。在她心胸中所感覺的，是由於維特熱情的擁抱而起情熾嗎？還是因維特的暴行無禮而生的內心的憤怒嗎？抑還是他在把目前的情況，和往日天

真瀾漫，清靜安謐，自在快樂，及自信心相比較而生的一種悲慘的情緒嗎？那種情景，她怎能夠向她的丈夫訴說呢？這是她無可隱瞞的，而又絕不願意直承的一種事情呀！何況他們兩人對此事久已互守緘默——難道她好自行向他揭穿這樣出人意料的一種奇秘之事嗎？她僅說維特的來訪，已怕使他煩惱和難受，如果她誠實地自白之後，定會更外增重。願他能用公正的態度看出她真正的光明，完全不持成見的判斷她——然而她心靈的最深處，難道好奢望他要一定了解的嗎？可是在先，她對於丈夫的信念，曾和水晶一樣的明淨地表示過，從來沒有絲毫的情緒隱瞞過，她如今還能夠欺騙他嗎？種種疑慮之使她焦憂苦思，惺惑不安，而她的心上依然牽掛在維特身上，維特因她而失戀，她也不能使自己捨棄維特，而又不得捨棄他，她也知道假使維特失掉了她，除絕望而外，定會什麼都沒有了。

夏綠蒂與亞爾伯之間，近來所存在的那種神秘的隔閡，綠蒂自己從來不甚了解，如今回想起來，使她逾恆地苦痛了。以他們如此賢慧溫良的夫婦，情況

已陷於如此的糾紛，在這緊要關頭，互相了解仍是絕對的不可能，甚至愈結愈深，而一種各自鎮靜的解釋，轉會保全了兩方的接直衝突。他們絕不說明相互間的意見，只各以為是的想像所及，互相付之於緘默不言而已。假使能早些建樹一種相互間的信任，使他們夫婦關係更相密切，情愛與憐惜的原諒，交相活躍，在他兩人的心中，那末或者還可以挽救我們的朋友。（維特），不致為時太晚呢！

但是還有一種特殊的情況，我們不可不加以注意。就是維特之厭世觀念，早在他的書信中可以看出這種辭謝人世的切望，他從未有過絲毫的矯飾和遮隱。他和亞爾伯常常論爭着這個問題，就是他與夏綠蒂之間也常常擊這個問題來做談話資料。亞爾伯對於自殺的行為和意義，是極端反對的，他十分憤怒，認為這是帶有恐嚇的嚴重性，頗有懷疑之處，欲使維特了解他的見解已非一次且加嘲笑，並且使夏綠蒂贊同他懷疑的感想。綠蒂以一種嚴重的觀點，去觀察這悲慘的問題之時，雖然心靈的感覺或者因此歸於平靜，但她從來沒有把這靈

時間所生的那種憂慮苦悶，向她丈夫說出。

亞爾伯回家來時夏綠蒂忸怩不安地迎接他。他自己也不很高興，他的公事還未完畢，並且他所接洽的那位鄰地的官員，是位拘執褊窄的人物。其他許多事體也使他激怒少興。

他問，在他出門時間內，家中有沒有什麼事故？夏綠蒂急忙地回答，說維持前晚曾經來此。他又問起他的信件，有些須要答覆，郵包放在他的書房裏。他便走出，夏綠蒂又自一人地在房內。

現在見她所愛慕敬重的丈夫，內心又生出一種新的印象。想起他的氣度，他的賢良親切和他的情愛來，已使她的激氣漸歸平靜了；感到好似有種神秘的指引，使她跟隨着他；她便和往常一般地拏着她的活計走向書房裏去做。他很忙地拆閱信件，好像有些內容是不滿意的。她問幾個問題；他簡單地給個回答，便又坐下去寫東西了。

他們在這種情況中過了幾小時的辰光，夏綠蒂的感想，愈覺得憂鬱起來。

她覺得在任何情況之下，要向她丈夫說明她心頭的隱私之感，極爲困難：她的憂鬱更形增重，她愈益強自掩飾，她的涕淚便愈益暗自吞酸，而傷感自益激增。

維特的用人的到來，使她感受到非常的忮捏不安。亞爾伯把維特的紙條，讀後，便冷冷地遞給他的妻子，同時說，「手槍交給他罷，他又轉望着用人說。我祝他旅途平安。」夏綠蒂聽到這些話，耳中好像晴天霹靂，她神志昏糊地站起來，不曉得做什麼。她憂傷地徐向牆壁走去，用她發抖的手把手槍取下，遲緩地抹去灰塵，假如沒有亞爾伯的不耐煩地望眼催促，她的動作，會更躊躇耽延哩。她便將這致命的凶器交給那用人，不能說出半個字來，那用人走後，她便收拾好活計，馬上回到自己的房裏，心中的恐怖的預覺，惶惑到不堪言喻。她預料到一切不幸的禍兆。她感到有立即跪倒在丈夫面前，和他說出前夜經過的一切必要——向他自承過失，並說明她所預覺的顧慮；但又看出這種步驟，不會生效力的，因爲她要叫亞爾伯特地去解慰維特，是終於辦不到的。

飯預備好了，恰巧有位女友，有事來此，且須立時回去，她便竭力留下吃了午飯；他們談笑之中，綠蒂始初強自言笑，入後漸歸安然了。

當用人借回手槍，維特聽說是夏綠蒂親手交給的，就驚喜欲狂地接下來。他吃了些麵包，喝了些酒，叫用人去吃飯，便又坐下來寫道：

「手槍是你親手交的，——而且是你抹去灰塵的。我把牠吻了一千遍——因為是你接觸過的，親手交的，呀！天賜我的好計劃——綠蒂呀！你替我預備這致命的傢伙。在你手中接受我的「死」，這是我的心願，我的心願是已遂了。我問了用人。你給他手槍時已經發抖，但你沒有和我說一聲『再會。』不幸，我真不幸——沒有一個人祝福我！你怎能夠，向在你永遠是我的那個時辰，就把你的心靈問我閉了呢？啊，綠蒂！無論多少世紀不能磨消這種印象——我不信你會把一個如此熱烈地愛你的人有所厭憎！」

飯後，維特叫用人，收拾好包裹，撕毀許多紙帙，並出去付還一些零星欠賬。不久便又回來，但隨即又冒雨出去，在侯爵的園中散步片刻，便又在村裏遠走了一會兒。到傍晚他又回來寫東西。

「維廉，我已在這最後一次去見了原野高山，樹林，以及穹蒼回來。告別了！你喲，我母喲，請恕我！維廉請安慰我母！上天福庇你！我已把一切的事安排好了！告別了！我們會再會見的，我們會比向來更快樂的在我們的天國裏。」

「亞爾伯，我真對你不起得很，但你要恕我。我已把你清靜的家庭擾亂了。我已播弄得你夫婦間不信任了。啊！告別了！我願了結這一切的不幸！我死了可以使你們幸福！亞爾伯，亞爾伯喲！願你使那安琪兒幸福吧，上天的福惠，會永臨照你倆。」

他晚上又去整理了不少時候的文件；撕的撕，燒的燒，很不在少；其餘的把他封好寄給維廉，其中有些是雜感和箴言，有些我曾讀過。在十點鐘他吩咐生火，並給他取過一瓶酒來，後來就叫用人退去，用人和其餘屋裏人的住處，都遠隔在這房子的另一部分。用人和衣而睡，俾便明早可以隨時伺候主人動身，因為主人曾對他說驛站的馬，在六點鐘以前會來的。

「十一點鐘過了，夜闌人靜，萬籟俱寂的周遭，我的心靈是鎮定了。我謝你，上帝喲！我謝你給我最後一瞬間的精力與勇氣。

我最親愛的綠蒂！我走到窗前，這疾風急吹着的飛雲裏，見了那在穹空永恆照耀的星辰！不，那些星辰不會墜落的，天人喲！萬能上帝的手扶持你與我！我曾在衆星中最後一次望着可愛的大熊星座；這是最喜愛的星，因為我每當晚上，從你家門口回歸時，一出門口，這個星座總常常照耀着我。我在那

時見着牠，是何等的歡樂！我曾常常舉起手來，向牠祈求證明我的幸福之事！就是現在還依然這——啊！緣蒂，不得不追念着你呀！但是，這又是什麼？爲什麼不能使得你的影像招致在我的面前？你不是環繞在我的周遭嗎？我不是已像小孩子一般，凡你所接觸過的一切零星物件，都奪了來，視同寶貴，奉爲神聖嗎？

「你的可觀可愛的畫像是我極其寶貴的，我還給你，並且求你保存着牠。（維特曾爲緣蒂畫像）凡在我出入家門之際，總要和牠接過一次吻，我才歡心，所以上面留有萬千的印迹。

「我曾寫了一紙短簡懇求你父親保護我的屍體。在教堂庭院中，前面可望着田野的一隅，那裏有兩株菩提樹的，我願意葬在那裏。你的父親定會可以，並且願意，爲他的朋友常樣辦理。請你爲我求他。但是也許虔敬的基督教徒不願意，把像我這樣可憐的不幸人的屍身同他們葬在一起。那末就讓我葬到幽遠的山谷間或者通路的近傍，在那裏會有祭司和利未人經過我的墳墓，會替我祝

福，撒瑪利亞人會替我的命運流下眼淚。

「看喲！夏綠蒂，我現已舉起這可怕的致命的酖杯來，我要從這杯中作最後一次——『死』——的痛飲！我不猶豫，是你手送給我的杯子；我不發抖一切的一切現在都已終結了；我生存的心願與希望都已滿足了。我已堅毅地拿着我冰冷的，不畏縮的手敲這死神之門！

「啊，綠蒂喲！我願享受爲你而死的幸福！我是何等的歡樂，爲你犧牲了自己！而且假使我能夠恢復你心頭的和平與喜悅，我會何等的決心，何等的愉快，而視死如歸呢！然而，能爲他的朋友而流自己的血，并於流血之後而能使平生所愛的人增加千百倍新生之幸福的，僅只有限的少數人吧，

「綠蒂！我的心願，把我隨身穿的衣服入葬；因爲這身衣服經你接觸過，業已聖化的了。我已經向你父親請求允許我的要求。我的靈魂飄翔在我的墳墓之上了。不要搜索我的衣袋。我第一次見你環繞着一羣小孩子的時候，這條淡紅色綠縐。你掛在你的胸口的，——啊，替我吻小弟妹們一千遍，并向他們訴

說我這不幸的朋友的命運罷。啊！親愛的孩子們！我想着就好像看見你們在我四圍頑耍，我曾經何等熱烈地戀着你，綠蒂！自從我見你的第一小時，我曾經覺得何等不可能，要離開了你！不能忘你！你條絲帶一定要和我同葬；這是你送我生日的禮物。這一切是何等紛亂喲！我當時不曾想着我會走這條路。但是安心罷！我願你安心！

「手槍裝好了——鐘敲十二點了。我說『心願如是，』綠蒂，綠蒂！告別了，永別了！」

鄰人曾看見火光一閃，並聞有槍聲，但因為隨後一切都平靜無事，便也不再注意了。

在早晨六點鐘，用人擎着洋燭走進來，看見他的主人躺在地上，在血泊中亂滾，手槍扔在一旁。他便叫他，（維特）抱他起來，但沒有聲息。只是喉間有痰吼聲，性命還沒有完全滅絕。用人便跑去請醫生，並順便就去找亞爾伯。

夏綠蒂聽見叫門的鈴聲；她便混身發抖了。忙把她的丈夫叫醒，他們兩人就都起來。那個用人以哭喪着臉，眼淚直滾吞聲飲泣地說了這驚人的息。夏綠蒂的神智立即喪失倒在亞爾伯的脚下。

當醫生來的時候，維特還躺在地上，他的脈搏跳躍着，但他的肢體已冷了。顯然是無望了。槍彈從額部進去，在右眼之上，已穿入腦中。他右臂上的一條靜脈已暴露出來；血已在流着，他依然斷續地呼吸着。

從椅子上流下來的血看起來，他先前開鎗時是坐在玻璃櫃旁邊，後來才倒在地板上。人看見他的時候是仰臥着，靠近窗口。衣履是很整齊。

同居，鄰舍，以及全市的人，一時都陷於騷動的情狀之中。亞爾伯來了。人們已把維特放在牀上，他的頭部已包好，死灰色已泛在他的面上。他的肢體僵直了；但依然喘息，一時很強烈地，後來就漸漸地微弱——他的「死」只在剎那間的等待中。

昨夜他只喝了一杯酒。「意美利亞加羅提」一書（註）攤開在書桌上。

亞爾伯的哀痛和夏綠蒂的悲傷，可以不用說了。

老法官聽着這個消息趕緊來了；他老淚橫流，十分痛惜地擁抱着他將死的朋友。他最大的幾個兒子跟着他跑來。他們默然無言，非常悲痛地跪在維特牀邊，吻了他的雙手和面孔。維特平時所最喜愛的最大的一個，貼近着他，直到他斷了氣，還是不走，後來被別人拉着走開的。在正午十二點鐘，維特竟與世長逝了。法官亦在場，他并作種種準備，使喪葬各事，一無妨礙；晚間十一點鐘，他就吩咐將維特的遺骸埋葬在他自己選擇的地方。

法官和他的兒子們都來送葬。亞爾伯不能夠和他們一道去；恐怕夏綠蒂有生命的關係。維特的棺柩是由工人抬去的。沒有牧師到場。

註解

第一編

五月四日

麗諾拉姑娘——此係指哥德在斯託拉斯堡所識法國歌舞師之長女。

五月十二日

麥露新拉——見法國傳說，伯爵 Lusignan 見一個女子名 Melusina 於泉畔，向之求婚，女約每禮拜五必沐浴一次，不許窺視，後伯爵破約贖之，女之下身乃為魚形。英文 (Baring Goulo: Curious Myths of Middle Ages)

五月十七日

巴杜 Charles Batteaux (1713-1780) 法國的美術家。

烏德 Antony Wood (1632-1695) 英國的考古學家。

戴壁爾 Roger De Piles (1709-?) 法國的畫家。

溫克門 Johann Joachim Winkelmann (1717-1769) 德國考古學家兼藝術批評

家。

蘇爾碩 Johann Georg Sultzer (1720—1776) 瑞士 哲學家，有 Allgemeine Theorie der Benennung Kuenste (美術原理總論) 此處即係指此。

海因 Christian Gottlob Heyne (1729—1812) 德國 考古學者。

五月二十五日

荷馬 Homer 紀元前十二世紀的希臘詩人。

五月二十七日

克羅 Kreuzer 德奧 古銅幣。

六月十六日

麗洛娜 Leonora 失戀的女兒。

威克斐牧師傳 Oliver Goldsmith: The Vicar of Wakefield。

克洛伯司土克 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 德國 詩人，與哥德

同時而先於哥德。哥德幼年，頗受其影響。詩多宗教情緒。

六月二十一日

培尼羅甫——Penelope 的求婚者，見荷馬的 *Odyssey* 詩中，*Ulysses* 妻子 Penelope 當她丈夫在外浪遊時，被許多求婚者所被圍，但她始終不失節，直至她的丈夫回家。

七月十日

我西安 *Ossian*——蘇格蘭之古歌者，著有 *Fingal* 和 *Tamara* 二詩，傳誦人口。本書有我相歌曲即其詩中一章。

七月十一日

佛老令 *Florins*——當時德國通用貨幣。

先知者永不缺乏的油瓶——見舊約列王紀上第十七章。

八月十二日

擲第一塊石頭——見約翰福音第八章。

利未人——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法利賽人——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八月二十二日

馬的寓言——見羅馬詩人荷魯 Horax (65—8 B.C.) 所著 *Epistles* 簡集內。

八月二十八日

威史坦——書店名。

愛涅司坦——書店名。

第二編

十二月二十四日

銅年時代——中年時代。

鐵年——老年。

二月十五日

法郎西士加冕時代——法郎西士一世加冕時起的。

九月十五日

拉瓦特爾 Johann Kaspar Lavater (1741—1801) 瑞士素烈虛 (Zuerich) 的牧師，是哥德的老友。

侃尼考德 Benjamin Kennicott (1718—1783) 希伯來語言學者，英國牛津大學 教授。

賽牟勒爾 J. S. Semler (1725—1791) 神學家。

米查立司 J. D. Michaelis (1711—1791) 研究聖經者。

十月十二日

我西安——見前。一稱我相。

芬戈 Engel 我西安之父。

編者致告讀者

意美利亞加羅提 Emilia Galiti 德國新文豪雷興 G. E. Lessing (1726—1781)

在一七七二年所著之歌劇。當時新文豪與哥德齊名者，除雷興外，有 Halle

Ramler, Wieland, Lessing, Gleim。